

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廿二日

學生文藝叢刊第九集



丁巳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陳伯儂君
徐鴻育君

嚴天縱君
劉順初君

唐紹基君
吳明旭君

王永鎮君
姚蓉元君

王昌銀君
沈挽狂君

壬午

祝詞

江蘇第三中學 程建新

我親愛的學生文藝叢刊呀！
你出世的時候，
同寧馨兒一樣；
所以未來的你，
定然有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
我祝你底壽命，
要同地球一塊兒的存在。
你的光明，
可和萬古不滅的日光
一樣底亮。

題學生文藝叢刊

南昌豫章中學 蔡哲夫

〔一〕
甚麼我都不愛，
惟有您；

甚麼我都不思，
也只有您。

您若不按期而來，
我即如嬰兒失奶！
我的眼是向西望着，
專等着您來；
我之肉體雖在南昌，
我的心靈却繞着您。

〔二〕
您在我眼中，
並非白紙印黑字；
却是現代青年人的血淚結晶。

〔三〕
祝您發展吧，
這是我朝夕的盼望！
願您常蒙福吧，
我是日日如是地禱祝！



學生文藝叢刊第九集目錄

卷首

投稿諸君肖像

文學之部

文甲

論文偶記 黃正銘

保護名譽當如保護財產論

陳祥

荊軻論 王鼎若

原學 潘月夏

說今日之學生 陳樹城

算學之應用 任吉仁

目錄

南郭先生論 沈堯香

師範生之職志 朱有斐

儉與吝之解釋 歐澤

推十合一為士說 齊效曾

田單破燕論 沈堯香

言志 梅慶寬

師範生應以教育為終身之職

業說 黎系業

秦始皇遣徐市人海求不死藥

論 林拔

論同居分居之利弊 吳深洪

一





鄭莊公呼母爲姜氏論 季桐

性善說 王宗城

訓儉文 劉古球

辦平糶不如辦工廠議 嚴仁亮

擬組織國文學會緣起 趙梓昌

讀曾文正公家書 葉國章

讀徐霞客傳 章道秀

書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後

陳祥

讀唐順之與安子介書書後

樞家毅

讀東坡擷菜詩書後 范森

讀呂不韋列傳 金賢宗

童蒙香草詩跋 顧善之

萱堂侍讀圖題辭序 陳祥

重修黃土嶺路廊募捐序

胡日仁

擬黃菊與荷花書 喬永江

勸友人戒菸酒書 張承祖

謝湘友送竹器手札 徐楨

約友人持螯賞菊小啓 魏松齡

不倒翁傳 姚薇元

某力士小傳 薛甲田

木蘭小傳 高鈍庵

戴彰龍公事略 汪儒榭

小桃源記 程祖頤





梅花山館記 曹 真

醉經閣記 姜韻芳

雲間第一樓記 高夢弼

菱塘垂釣記 范 森

重修王心齋先生祠記 錢樹玉

春日讀書記 段培秀

孟銘 商 尹

硯銘 商 尹

墨銘 商 尹

筆銘 商 尹

題淮陰侯釣壘 嚴家瓚

鍾進士畫像贊 王興漢

祭同學王大興文 陳 祥

目 錄

秋季始業自勉詞 朱建勛

文乙

大家都應該注意的一段話

余耕夫

做學生的怎樣去修養 吳申冠

怎樣使我的學問進步 許鳳英

我們在暑假期間應該做底事

楊文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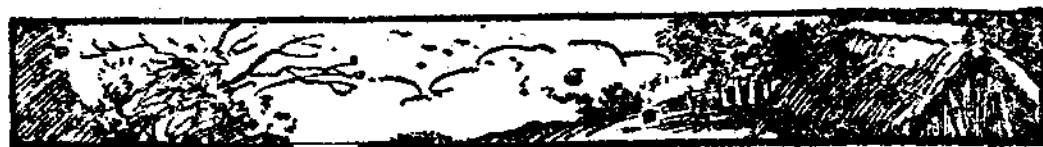
我們怎樣做兒子呢？ 程 樂

遺產制度的罪惡 曹文棟

提倡家庭教育的我見 陳 沈

平民教育談 邵圓敏

論自修 趙明誠



詩甲

雜感四首 于榕章

醫瘡吟 于麟章

剋肉吟 于麟章

首夏夜坐 王恂齋

快雨 李正冕

夜雪卽寄何玉庵 徐驥

古風一章敬輓丹徒吳煥全烈

士 葉秀山

春晴曲 陳祥

落葉詞 李朝冕

大水嘆 陳子德

冬日農家樂 姜寅

感時 李鴻生

白雲寺二首 何秀實

松 何秀實

初夏晚遊口占 王永鏞

感懷 王永鏞

秋夜登晴川閣有感 熊子貞

擬沈佺期雜詩 吳亞屏

秋夜懷人 曹景瑜

送德稱二哥從張孝若專使考

察實業歐西 徐驥

頌江漢中摺扇山水畫 童達政

新柳四首 湯光器

柳橋 湯光器





目錄

春雪二首 湯光馨
 花徑 湯光馨
 花影 湯光馨
 九日 宋元生
 小西湖卽景 田文秋
 望海樓懷古 田文秋
 松棚 胡靜菴
 蒲扇 胡靜菴
 簾影 王怡親
 棋聲 王怡親
 蚓笛 陳大中
 竹林 程福仁
 梳冰 程福仁

蒲扇 程福仁
 湘簾 程福仁
 白桃花 胡日仁
 初夏村居雜詠 王同德
 望秋 傅仁
 聽秋 傅仁
 寒假別同學 沈拯
 白雁 徐欲東
 白燕 徐欲東
 七月二十二夜風雨大作偶成
 二絕 程承暄
 古意 奇廣唱
 雨夜 王一鳴



落花二首 姜公長

送厚甫兄之戴箬市 姜公長

泛棹晏溪 楊蓮

春日雜詩十二首 楊蓮

昭君 王怡親

題龔氏夢園 賈蓮秀

張巡廟 顧祥麟

夜坐有感 朱星乙

過舊宅有感二首 黎子秋

寄衣曲四首 黎子秋

花埭春遊四首 何秀實

詩乙

棠花 查禪林

嬰孩喫黃湯 朱友諒

題畫 米春沛

悲哀的心 曾錫侯

都沒有了 程祖洛

淚 鄭仲謨

春雨 吳雪強

春日的夢境 魯濟武

松溪 陳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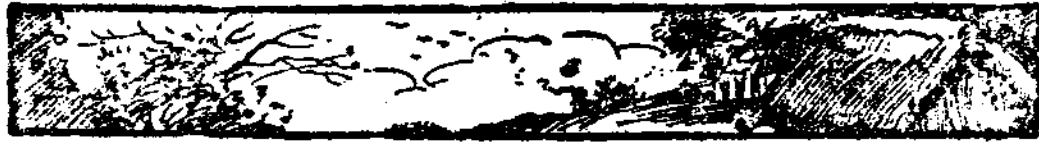
小詩 陳子德

寒夜 胡世傑

報紙 姜公長

狂風 姜公長

獸 成斐亭



太陽 沙長庚

夜思 沙長庚

布穀鳥 沙長庚

號聲 葉綠素

雀 葉綠素

春朝登桃山亭 劉潤生

月 劉順初

戰敗後的黃昏 朱秉鈞

哭H C姊 周長緝

寄袁海洲 王輝真

夕陽斜照碧霞池 王有聲

春郊 華英芳

故鄉分別時的印象 持乾

目錄

還伊的信 曹雪松

箭和歌 潘咨公

雜感 關桂馨

夜月 楊宗禹

天亮 陳達充

夜間 湯光馨

寶塔 馮光庭

沙漠上的印迹 吳銘甫

詞

誤佳期 沈挽狂

望漢月 沈挽狂

清平樂 周文亮

浣溪紗 周文亮

七





浪淘沙 陳元慶

蝶戀花 邵景康

臨江仙 邵景康

金縷曲 陳祥

明月生南浦 胡少白

南鄉子 胡少白

憶江南 胡少白

菩薩蠻 胡少白

小說

沈淪 王逸山

痛定思痛 魏貽燕

開會的速記 程樂

死 謝凝淚

弱者 隋樹森

一箇數學教師 袁逢千

失戀者 郭魁武

「憑有」吧！ 張承祖

一個小說家 郭仲文

金錢毒 吳聖祥

劇本

寒風凜烈的一夜(悲劇)

周春霖

一件美術品(劇趣) 徐行後

藝術之部

書法

篆書 談錫祺





目
次

楷書 張菊暉

行書 王華福

楷書 潘蘊輝

行書 張琦珍

行書 梅章甲

行書 楊鼎鴻

行書 陳日理

行書 周飲露

圖畫

草蟲(一) 顧祥麟

草蟲(二) 顧祥麟

翎毛(一) 潘榮業

翎毛(二) 陸美健

人物 楊昌業

水彩寫生 薛申田

靜物(一) 王敬生

靜物(二) 吳越

篆刻

靜學廬印存(一) 朱劍心

靜學廬印存(二) 朱劍心

音樂

勤 陳啓光

樸 陳啓光

閨情 郭仲文

落花 王怡親

手工

九



時鐘(其一) 劉建安

時鐘(其二) 劉建安

筆筒(其一) 劉建安

筆筒(其二) 劉建安

花瓶(其一) 劉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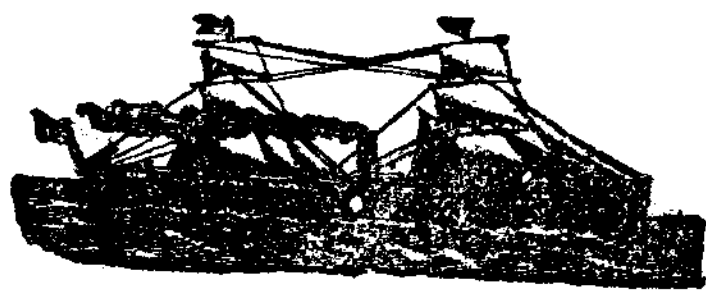
花瓶(其二) 劉建安

遊 戲

科學遊戲

瓶水變色 鄭頌平

紙鍋煮蛋 鄭頌平





論文偶記

浙江第四中學 黃正銘

文章本以載道也。洎乎後世，遂僅爲揚厲國華之用矣。是故格調高雅，精神酣暢，斯文之品貴也。行氣蓄勢，水到成渠，積厚流光，言必有中，斯文之能事也。理微其微，機入其巧，斯文之用神也。雖其窮要運化，靡涯而其基，乃在積字。蓋文以代言，取有神理，抗墜之間，軒輕立殊，取舍之乖，判落秦越。故古人爲文，選之精，稿含英，咀華外樸，內茂肆而論之，則攷工古雅，旨左精微，論語雋永，孟子雄渾，詩經豔麗，南華詭奇，龍門飛逸，闢臺蒼勁，是在乎人之善法而已。綴字成句，運用乃神，格取乎高，調求其逸，經緯錯綜，匪蘊勿宜，要亦長短互救，奇偶相間，跌宕生姿，含蓄取勢，莽莽古直，羅羅清疎，斯爲得之。積句以成章，斷章以取義，脈絡必貫，條理必秩，呼則有應，開而必合，若網在綱，如繭在緒，馬跡蛛絲，草蛇灰線，位置得體，斯可貴矣。通篇之結構，既完，文章之神情，遂狀。或類赳赳武夫，則氣概壯也；或類亭亭美女，則

風韻勝也。然苟部署不當。起伏異節。則赴赴美女。笄而冠。亭亭武夫。鬚眉而轡矣。形象強醜。云胡適觀哉。夫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於一身。二者有限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彼文士之珥筆。攢思窮年。兀兀者。亦以文章千古事。而得失在寸心耳。且佩之則芬芳。視之則錦繡。聽之則金石。味之則甘腴。是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文之道。誠足尙矣。

保護名譽當如保護財產論

惠南 中學 陳 祥

戰國時之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中有馮驩者。爲之棄債而市義。棄債是棄財產也。市義是市名譽也。然則名譽之重於財產。不待辨而自明矣。奈何世之人。所跬步不忘者。則求田也。問舍也。鄉鄰之稱貸。謀所以抵制戚友之覬覦。宜如何杜絕。平生精力。畢付於是。試一叩其所以然。則未有不曰。此吾身家性命所繫者。此而不存。難乎立於天壤間矣。嗚呼。彼之斤斤於此者。誠由至性所流。而不知顏淵以貧而愈彰。盜跖雖富而奚取。吾以爲能移此保護之精神於名譽上。一注意也。斯卽懸馨與嘆。而流芳自若。庶乎千載後。尙有道及其姓氏者。不然。直不知名譽與財產之輕重也。

荆軻論

南通 師範 王鼎若

荆軻非勇士也。當其時。燕丹爲之爵上爵。舍上舍。食異食。妻美妻。相遇之隆。可謂至矣。軻果勇者。宜無

所願慮無所遲回密其事而行之矣而軻方且泰然悠悠無行意日任太子之造請觀膝行流涕之狀不少動其心勇士之急人之急者固如是乎其言曰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所以留待吾客與俱夫秦誠不測矣既以刺客自任豈復畏其強畏其強則千萬人不爲多慮其不測則隻身不爲寡軻其欲多多與秦較勝負決雌雄耶沉於勇者當不若是所謂勇者壯其氣一其神神之所之成敗弗計也氣之所凝鼎鑊弗畏也未有圖其事而先計及於成敗舍其身而反畏其不測者迨至去而之秦奉千金之資幸而王可親袖可把胸可搥詔不得下兵不得上劍不得拔千載一時之機也勇者於此政豈不蓋粉哉呂政死扶蘇立必能以寬易暴復延一代之脈燕社不至遼屋者匕首功也賢人君子不生瘞者匕首功也炳炳琅琅之詩書禮樂不至灰燼者匕首功也豈不快哉乃處此良機不能一決及左股既斷而數擗以匕首已亦疎矣彼易水之悲鳴情詞已見心既怯則氣渙氣渙則神散不然斬衣三躍讓之仇何以報也股既斷而復詭言曰欲生劫之夫以秦之強暴生劫又胡可恃謂其效曹沫之劫桓公歸魯侵地耶則齊魯非秦燕之勢信義非暴虐之比縱生劫之能制其死命保其不背盟而敗約乎雖身被八創曾何足惜適以趣燕之亡速丹之斃而督亢之圖反爲滅燕之餌矣謂勇士之敗人事一至此哉然則軻不往燕可不亡乎曰諸國見滅燕卽隨之是俟其自亡吾無責焉耳噫軻卽死亦何以

見。樊。於。期。於。地。下。也。

原學

泰縣代用 潘月良
淮東中學

說文學覺悟也。蓋就教者而言之謂之覺。就學者而言之謂之悟。吾嘗因名而思義焉。我國當春秋之世。學風最盛。若黃老。若申韓。若管商。若楊墨。若莊列。學派多歧。大道乃亡。此所爲痛朱公之哭也。然則學貴精一。不貴分歧。有明證矣。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之云者。精之至也。一之至也。精一之理。蘊於吾心。心本空空。有靈明焉。當其未覺。心本渾然。及其澈悟。印象欲然。是心也。何心也。曰。道心也。大學之所謂明德。孟子之所謂良知。皆是也。吾於叔重之釋學。而推原其義。如是。吾於是。乃見道焉。

說今日之學生

遼陽縣高小 陳樹城

學生者。將來擔負救國之責任。其前途誠有無窮之屬望也。試觀吾國現勢之危迫。民生之彫敝。幾乎非學生不能救之。然其所以能挽回國勢以報國家者。惟在今日預備之耳。設或因循自誤。虛擲光陰。忽忽悠悠。如夢如癡。畢業之後。依然如故。學術不精。夫何救國之可言哉。學生乎。學生乎。其亦思將來之責任重大。擔負非輕。以孜孜不倦而勉爲學問完備之學生乎。

算學之應用

寧海正學 任吉仁
高等小學

科○學○之○應○用○多○矣○而○算○學○爲○尤○大○候○天○者○用○以○測○日○月○之○蝕○風○雨○之○期○亥○步○者○用○以○測○山○岳○之○高○河○海○之○廣○行○軍○者○用○以○測○敵○人○之○距○離○而○施○放○炮○彈○航○海○者○用○以○測○港○灣○之○險○要○而○安○放○羅○針○他○若○工○程○之○鉅○細○經○費○之○多○寡○子○母○之○虧○贏○舉○非○算○不○足○預○計○操○規○執○管○天○地○不○能○遁○其○形○握○算○持○籌○市○井○無○所○遺○其○利○算○誠○巧○矣○用○何○如○哉○

南郭先生論

東臺甲 沈堯咨
種師範

凌○霄○施○於○樹○上○非○不○得○其○勢○也○然○一○旦○大○風○起○樹○摧○倒○則○凌○霄○因○之○而○爲○委○地○樵○矣○物○固○然○人○亦○奚○獨○不○然○蓋○吾○人○處○安○順○之○時○因○人○成○事○若○可○偷○生○一○旦○值○意○外○之○變○掩○飾○無○計○呼○籲○無○門○未○有○不○束○手○待○斃○者○不○觀○夫○昔○之○南○郭○先○生○乎○當○夫○齊○王○嗜○聞○竽○凡○善○吹○者○無○不○祿○之○南○郭○先○生○不○能○吹○乃○以○三○百○人○合○吹○故○而○濫○與○其○列○非○不○津○津○得○意○也○無○何○王○卒○新○王○立○使○一○一○吹○之○而○南○郭○先○生○失○所○憑○藉○遂○棄○竽○而○逃○夫○竽○而○合○吹○固○南○郭○先○生○之○幸○也○而○分○吹○焉○豈○先○生○所○及○料○哉○殊○不○知○天○下○事○可○以○欺○一○人○不○可○以○欺○人○人○可○以○欺○一○時○不○可○以○欺○時○時○故○南○郭○先○生○之○卒○不○能○售○其○欺○也○亦○勢○所○宜○然○也○雖○然○先○生○要○未○可○厚○非○也○其○逃○也○其○見○機○而○作○也○是○猶○可○取○焉○吾○故○始○以○先○生○爲○無○恥○之○人○終○以○先○生○爲○見○機○之○士○

也。

師範生之職志

南匯 朱有斐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治國者。不問國之安危。察其教育之普及與否而已。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教育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矣。通于此說者。其知所以謀強國之道乎。觀夫歐西各國之強盛。而能稱雄于世界者。由教育之普及耳。我國之衰頹孱弱。一蹶不振者。亦由教育之不普及耳。是故教育者。一國之興亡繫焉。雖然。謀教育之普及。果誰賴乎。曰。師範生也。何則。蓋今日之師範生。即將來之教師也。夫國家之強弱。全視乎人才之多寡。而人才之養成。端賴教師之陶冶。若人身然。國家其全體也。教師其主腦也。若草木然。國家其全部也。教師其根本也。人無主腦。則百體不能動作。草木無根本。則枝幹安所生長。是故苟無教師。則人才何由盛。智識何由開。道德何以進。而欲新國之強也得乎。且夫兒童之初生也。蠢蠢無知。衣也。食也。胥賴于人。及少長。則爲父兄者。送之學校。經教師之訓練。以灌輸之。陶冶之。孟圓水圓。孟方水方。兒童之能成材與否。全視模範之良否爲衡。夫兒童者。國之本也。若貽誤兒童。是戕賊國本也。爲教師者。可不慎歟。故爲教師者。宜循循善誘。俾才者益才。而不才者亦才。培養國本。以期發皇而鞏固。國本既固。則雖欲國之不強。其可得

乎。然則師範生之職志。豈不重且大哉。凡爲師範生者其勉諸。

儉與吝之解釋

宣興私立
養源高小 歐澤

人不可無財。欲有財必由儉始。彼不知儉者。一飯十金。一衣百金。一室千金。奈何不至於貧且匱也。夫一衣之費。可豐而儉。一食之費。可精而粗。一室之費。可美而樸。則其財常有餘。而用度無不足矣。倘遇有公益之事。則出資助之。遇有荒歉之時。則以財賑之。駱統賑饑。查道濟衆。爲後人傳說。以爲美談。儉者可以爲法矣。而吝者不然。家有資財。吝嗇不用。非不能辦公益。賑荒歉。反欲剝削於貧民。而一錢不用。終成怨府。及其久也。或爲盜賊之劫奪。或爲子孫所蕩廢。則何如稍用其財之爲愈也。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勸人以儉。非勸人以吝也。爲學者其知之哉。

推十合一爲士說

奉天省立
第四師範 齊效曾

余讀文字源流至會意篇。見有推十合一爲士之句。夫而後乃知造字者之於士。用意深且大也。夫數始於一。終於十。蓋十者博也。即指普通而言。一者約也。即指專門而言。由博返約。故可爲士。否則聞一不能知十。推十不能合一。遂失造字之本意。而無爲士之資格也。邇來歐美學生。凡由普通學校。卒業於專門及大學者。方錫以學士博士之名。沿其流而溯其源。何莫非推十合一之旨也乎。乃今之爲士

者。不求其本而逐其末。若者卒業於大學或專門。若者留學於異國之某校。言其履歷高而且大。論其智識低而且淺。對於學問。則茫然不知。以此無學無識之徒。而恃之以改治國家。興造學校。故致事事落後。無善狀之可言。而猶以士名加其身。或自負爲士。何其覲顏也耶。推此諸弊。皆以其失士之本。旨故不足以爲士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以爲士乎。必也品行端方。堪爲人法。研究學業。務須竭盡心力。以完成其不逮。按推十合一爲士之旨。由漸而入。先普通而後專門。探科學之萬能。得中西之一貫。由博返約。資深得多。夫然後出而用世。自能勝任愉快。有左右逢源之樂矣。吾輩同學。其各勉進耐勞。以免失造字者之深意。而各盡其爲士之天職也可。

田單破燕論

東臺縣立甲種師範講習所 沈堯咨

大凡國之將亡而不亡。將滅而不滅者。非人力之所能爲也。天也。若田單之破燕復齊。論者莫不奇其謀而多其功。吾獨以爲齊之不亡。非單之力也。天也。何則。樂毅率五國之師伐齊。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所未下者。僅莒與卽墨耳。使樂毅挾諸侯之威。乘破竹之勢。以一師圍莒。以一師圍卽墨。拉朽摧枯。固不崇朝而下矣。如是單雖有知謀。亦何所用哉。乃昭王不祿。惠王嗣位。樂毅奔趙。騎劫代將。則天不助。燕而使單得乘間以破之也。夫樂毅用兵。髣髴孫吳。故幾於滅齊。惜惠王誤信反間。使碌碌之騎劫。

代之斯時。雖無田單。燕亦必敗。蹈瑕抵隙。單之操必勝。權也不亦宜乎。夫單之所以先能行其反間者。昭王已死故也。使昭王不死。單何得行其反間。騎劫何得代將。燕亦何得遽破也哉。吾故曰。天也不然。單果能以二城破燕。豈不能以七十餘城而保齊之全境也乎。語曰。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噫嘻。此齊之所以幾於亡而不即亡者也。

言志

遼陽縣浪子山高小梅慶寬

昔班定遠為人傭書。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余聞此言而神為之悚。而膽為之壯。何則。蓋人生於世。宜使名播當時。聲施後世。切不可碌碌一世。默默無聞也。乃余為學生。豈敢妄自期許。然亦不甘與草木同朽。故自此以後。亦惟努力用功。發憤圖強。俾畢業後。得升入中學。將來不為無業之民。此小子之志願也。嗚呼。吾儕學生。生逢濁世。苟不自強。其志自淬。其業力求。自強不亦負教師之訓誨及家庭之希望也耶。

師範生應以教育為終身之職業說

湖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黎系業

教者何。教誨也。育者何。訓育也。教育之事。所以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司教育者。則師也。無師則後生無求學之途。斯文有將喪之歎矣。中世人恥相師。下世人恥為師。其恥相師。則視其人而不視。

其學其恥爲師則薄其祿而遂薄其職不知四民之中士爲其首衆士之出師居其功書曰作之君作之師師之職亦何小哉師範者造師之校也師範生者爲師之材也範生以爲師用師司教育故師範生畢業之後應以教育爲終身之職業無如人以教育清淡奔競仕途者多不肯終身爲之不知讀書以求學明理非以取達官顯秩政教旣分以師司教官司政司教則啓迪後人立德立言司政則公僕耳何貴之有孔孟大聖在當世何嘗非師是師之與官清濁迥異彼庸夫俗子以讀書所以求官者豈士儒之本志哉師旣清高尊崇而教育之功匪淺又何樂不爲師且師範生之學問何自來乎得之於師也得之於師祕而不傳無乃負師教人之心師以傳道受傳而不傳之人又豈師之心哉是不從事教育無以副師之望也况師範非他校可比優待學生不徵學費何以有是特點以心在養成師材用司教育也國家公款民膏民脂不有以報於心何安用何以報則將來畢業以教育爲職庶可無負於國家所以設師範造士之意與教師勤於訓誨之心然則師範生烏可不以教育爲終身之職業哉

秦始皇遣徐市入海求不死藥論

浙江黃巖林拔
扶雅中校

天下有不朽之名無不朽之形名存卽人存雖形骸已朽猶未死也否則修名未立名亡卽人亡雖形相歸然死已久矣古聖王知其然惟立德立功立言以留後世卓然不朽之名而已至於暫聚之形則

講。求。衛。生。全。受。全。歸。曷。嘗。刻。意。經。營。哉。秦。始。皇。遣。徐。市。入。海。求。不。死。藥。可。謂。至。愚。而。大。惑。矣。夫。人。生。上。壽。不。過。百。年。始。皇。未。之。聞。耶。藥。能。治。病。不。能。治。人。不。死。始。皇。未。之。知。耶。即。古。稱。黃。帝。不。死。而。橋。山。之。冢。不。依。然。在。耶。自。唐。虞。至。秦。其。履。至。尊。而。有。天。下。者。亦。不。少。矣。雖。仁。暴。各。有。不。同。要。未。聞。有。欲。長。生。者。有。求。不。死。藥。者。何。始。皇。獨。昧。昧。也。始。皇。既。欲。長。生。不。死。則。當。求。所。以。長。生。不。死。之。方。輕。徭。息。民。省。刑。薄。賦。去。邪。用。賢。尊。儒。重。道。以。固。國。本。以。結。民。心。使。天。下。後。世。歌。功。頌。德。不。少。衰。若。然。則。王。侯。螻。蟻。始。皇。縱。不。免。隨。例。之。銷。沉。而。芳。名。烈。烈。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即。謂。始。皇。至。今。猶。在。可。也。此。真。長。生。之。訣。此。真。不。死。之。藥。乎。始。皇。不。知。出。此。而。遣。徐。市。求。之。遣。徐。市。入。海。以。求。之。何。其。謬。也。噫。

論同居分居之利弊

學海正學 吳深洪
高小校

三代以上。風俗尙厚。利在同居。三代以下。風俗漸衰。利在分居。同居與分居亦視其時勢何如耳。當今之時。處今之勢。而欲強而同之。勢必不能矣。况乎同居則見財相爭。見事相諉。儉者不復儉。勤者不復勤。勢不能以終日反不如分居者使之各自支持之爲愈也。由是言之。則同居之弊。何如分居之利乎。有兄弟者。尙其思之。

鄭莊公呼母爲姜氏論

江蘇省代用 季 桐
淮東中學校

吾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曰君夫人。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鄭之姜氏。武公之妻。莊公之母也。則姜氏之名不特他國之人不能呼。舉國之人不能呼。而亦武公在日所不能呼也。况莊公乎。夫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而言。莊公豈不知之。知之而固犯之者。遷叔段之怒。而怒武姜也。按春秋之義。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莊公繼武公之業。而得爲君者。以其母爲武公之夫人也。武姜得爲國君之母者。以其子爲鄭伯也。大呼姜氏。以生我之母。而路人目之。是莊公不僅不知有母。並不知有父矣。如謂叔段不以莊公爲兄。莊公卽不以武姜爲母。則舜爲天子。於頑父瞽叟。助殺己之象。亦可不以父母待之矣。有是理乎。昔齊頃公韓夫人而見郤至。夫人笑於房。厥後齊敗於晉。致有蕭同叔子之辱。夫鄰國不知有國君之母。所以雪一笑之恥。猶可言也。莊公不知有母。殆以其請京之舉乎。然請之者武姜。而許之者莊公。武姜鍾愛私情。猶可恕。莊公陷弟不義。無可逃心。欲殺弟。固養其亂。弟亂已成。歸罪其母。莊公亦狡矣哉。要之莊公。繻葛之戰。射王中肩。旣不知有王。又何怪其不知有母。獨怪左氏秉筆作史。大書特書曰。鄭伯克段于鄆。又其旨曰。段不弟。故不言弟。嗚呼。叔段之不弟。旣不能逃左氏之筆。而莊公之不子。獨能免斧鉞之誅乎。甚矣哉。左氏之偏也。

性善說

古之論性者多矣。或曰性善。或曰性惡。如孟子曰：性無有不善。荀子曰：性善者偽也。楊子謂性爲善惡。混。韓子謂性有上中下三品。諸說紛紛。莫衷一是。吾則以爲：人性本善者也。不過受世俗所染。乃有爲惡者耳。試觀孩提之童。卽知愛其親。稍長。卽知敬其長。此不待教而純出於本性。從可見人性之本善也。蓋性猶燈也。籠以透明無塵之罩。則光自現於外。及爲物所蔽。始黑黯而惡行生矣。彼至惡之人。卽其罩之有物蔽之也。夫至惡之人。莫如盜賊。然乍見孺子入井。則爲盜賊者亦未必不出而救之。此卽其本來之性偶一透光于外者也。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蓋將死而本性見矣。吾故曰：人之性本善者也。

訓儉文

南京中學 劉古球

聞之茅茨不剪。唐堯所以頌如天也。宮室必卑。夏禹所以稱無間也。至若瑤臺瓊室。結綺臨春。竊鉅麗之觀。極遊娛之盛。非不足以取快一時。然未幾斷址頽垣。盡成陳迹。徒令後之人流連慨歎。以爲昔何其盛。今何其衰。良由窮奢極欲耳。由是觀之。儉之一字。謂非盡人所當法哉。乃觀於今。則不然。官紳府署。華屋金釘。僕隸輿臺。高車駟馬。而且崇高其宮室。燦爛其衣服。調鼎鼐。以充腸。召優伶。以悅目。誇多者。以奇珍。自飾鬪富者。以異物。相誇。極其驕恣。豪侈。及平日之所享受。幾不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

丘之下必有浚谷矣。若而人者，豈復知儉爲何物乎？傳曰：儉，德之共也。禮曰：國奢則示以儉。書曰：克勤於邦，克儉於家。魯論曰：與其奢也，甯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使非深知不儉之害，何以儉？德諄諄焉，以儉爲訓哉！况乎商周以後，元明以前，賢聖之君，無一不以儉約爲心，整躬率物，觀於漢文帝惜露臺費，晉武帝焚雉頭裘，晉文帝衣不重裘，唐肅宗服經三浣，宋藝祖戒翠繡之飾，明太祖碎寶玩之奇之數主者，夫豈不知美麗紛華之可樂，而故甘爲淡泊也哉！蓋深知不儉之中，爲害甚大，君不儉則國弱，民貧，臣不儉則財殫，力竭，士庶人不儉則食不以時，用不以禮，牀頭金盡，仰屋興嗟，必至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嗟乎！不儉之害，若是彼世之惡節儉，尚浮華衣，必錦繡，居必華廈，食必太牢，出必乘車，甚至飫肥鮮，醉醇醴，溺器則飾以七寶，下箸則日費萬錢者，可不惕然思返哉！

辦平糶不如辦工廠議

浦口扶輪小學 嚴仁亮

嗚呼！年歲之豐歉，非人所能預料也。不幸而遇歉年，則富者存，貧者亡，此恆事也。貧民既無立錫之地，復無錙銖之金，衣食不足，以致老弱轉乎溝壑，兄弟妻子離散，則凡耳聞與目見之者，能無有動於心耶？於是爲地方士紳者，捐資以辦平糶焉。夫辦平糶善舉也，本仁慈之心，施仁慈之德，無非使貧民得有所濟，不致有死亡之患耳。乃有附羶逐臭之徒，鼠竊狗偷之輩，借平糶之名，遂思染指，且米中麤之

以糠灌之以水。使貧民不得沾實惠。任事者又復沓沓焉。泄泄焉。對於局中之事。不甚關心。故雖捐集巨資。貧民仍不能得其所也。且平糶非久長之事也。若連年荒歉。能連年辦平糶乎。不如以辦平糶之資。興辦工廠之爲愈也。夫辦工廠之法。招集無量數之貧民。一廠工作。造成種種物品。辦工廠者。既獲重利。貧民復有技能。可以自謀生活。豈非兩全者耶。是辦平糶僅能救一時之急。辦工廠則可濟永久之貧。此其彰明較著者也。或曰。辦工廠必須巨資。我國若是之貧。何有巨資以辦工廠耶。予曰。不然。若無巨資。辦大工廠。可先辦小工廠。各量其力以捐資。由一小工廠而至數十小工廠。一縣如此。推而至於各縣。一省如此。推而至於各省。工廠愈多。出品愈多。既可保存一國之利權。工廠愈多。游民愈少。更可保全一國之治安。其利溥哉。其利溥哉。如競競焉以辦平糶爲惠貧民之大善舉。是亦焦頭爛額之見耳。

擬組織國文學會緣起

安徽鳳陽東三區高小校 趙梓昌

蓋聞本自道生國以學立國而無學大道斯隱學之不講真義奚明溯我國學術發源乎黃帝昌明乎成周秦燔六藝尙流一線之延漢黜百家宛似千鈞之繫迨夫魏晉雅尙清談以致神州陸沈銅駝棘荆唐洗浮靡之弊威振北方宋闡性理之精效收季世他若東林講學風雨鷄鳴半壁河山義旗相望

蓋文學之盛衰繫於世運之隆替也。方今世道式微，人心不古，古籍等諸芻狗，斯文淪於草芥，不揣庸陋，擬發起國文學會，非敢強人以從，同聊挽狂瀾於既倒，我道不孤，國粹因保存而益顯，他山有助，斯文以闡發而愈精，同學諸君有樂此者，望施施來焉。

讀曾文正公家書

全椒縣 立中學 葉國章

曾文正公家書一書，其筆非奇特，其辭非新鮮，特敷陳事實，了了明白，不索解而可知，以故世人多用爲家書之模範，噫，是豈足以盡之哉！余於今歲長夏，展讀一過，覺其片辭隻句，悉從大經濟大學識中鑄出，苟以之脩身齊家，卽無不身脩家齊，推而治國平天下，亦無不平治，毫無泛言浪句，不關痛癢之言，攝乎其間，蓋亦曾公一生勳業文章所從來處發而喻於言者也。讀是書者，於其報國竭忠處，卽當以爲立志之準標，於其處父子昆弟友朋往還之際，卽當奉爲淑身之要則，於其用兵變化謹慎之處，卽當領悉軍事上之學識，就中指點兒曹讀書致力處，尤足爲吾輩求學之良好途徑。是雖曰家書，實非一家之私言，乃嘉言也，格言也，能行其言者，則爲曾文正第二，不難苟其造詣之不足，亦足爲一國一鄉之善士矣。彼其視爲家書範本之一種者，猶小視之乎？是書者也。

讀徐霞客傳

寧海正 學高小 童遵秀

嗚呼。徐霞客之母。非巾幗中之丈夫哉。霞客在家。躬耕養親。母勉之曰。志在四方。男兒事也。豈令兒以潘中雉轅下駒坐困爲其雄邁之氣。概可想矣。語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未已。霞客母。其亦女中烈士歟。昔齊姜醉遣重耳。後世稱之。吾以爲齊姜之遣其夫。與霞客母之遣其子。均以四方之志相勉。不愛閨房之樂。不戀膝下之歡。皆所謂巾幗而鬚眉者。可以並傳於後世矣。

書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後

私立東陳祥
甯中學

余每聞才士之不遇而困阨於里閭。老死無聞者。未嘗不爲之扼腕歎息。若梅聖俞者。歐陽子論之已詳。故不復云。然聖俞以工詩而窮。而歐陽子獨謂其窮。而後工。余有疑焉。夫造物忌才。凡人之工於文。豐於學。贍於辭者。皆足以致窮。而豈獨詩也哉。余家以高曾祖父以來。累世以工於文。辭名於時。而卒不遇。雖在縉紳之列。其窮困如故。所工益多。而窮益甚。是何故歟。果窮而愈工。抑工而愈窮耶。夫窮者爲世俗所諱。往往不顯居其名。而不工於文。則先聖之道莫由而知。文固所以載道也。知乎古則不合於世。知乎道則不同乎俗。此工於文者之所以窮也。夫人之生也。莫不知爲善。及其長也。其黠者則察衆人好惡而趨避焉。有以窮困爲恥者。於是違乎古而合乎世。離乎道而同乎俗。人心之不古。好尚之不齊。而苟焉無志者。遂波靡而不返。吁。可痛也。非固窮之君子。孰能守道安窮。以多文爲富。而不隨俗。

爲轉移乎。歐陽子謂聖俞不遇薦而卒爲窮者之詩。終其身不得爲雅頌之音。而徒發於蟲魚物類。草木鳥獸之迹。似有深惜之意。余謂聖俞固甘爲窮者之士。而不願受人之薦也。不然以聖俞之才。使有慕於世俗之榮利。偷合取容。竊位苟祿。以自便其身。圖豈其難哉。噫。士之因窮而改節者。殆聖俞之罪人也夫。

讀唐順之與安子介書書後

東臺縣立
甲種師範 楊家穀

余讀唐順之與安子介書。不禁有所感焉。順之謂布被誠至質且陋。然以之廁於錦繡綾綺。有如韋簫士鼓山澤老人也。旨哉言乎。豈順之不知送嫁之物歟。抑吝嗇歟。曰非也。獻芹之美。不在於禮物之隆。減進食之義。惟切於實用。乃可貴。曾謂順之之賢。乃野人漂母之不若乎。蓋君子之所重者。禮儀也。而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人情之所貴者。投報也。而李白嘗言泰山爲輕。故順之以常用之布相贈。實不足爲陋。不獨不陋。且有古樸之風焉。清高之氣焉。足以爲後人模範也。今者社會風俗。日趨繁華。往往競爲形式之表示。而不爲內容之講究。增華加厲。舍本求末。吁。彼哉彼哉。夫何足道。且女子之所貴者。閨行也。人生於世。婚嫁爲必有之事。今而習尙奢靡。銷金綴翠。相誇求其操井臼。主中饋者。難矣。豈不與世道有關乎。故順之此舉。固不僅以示子介也。彼桓少君之嫁鮑宣。其父以宣清貧。嫁奩甚盛。而少君

從宣之志。一切不取。以此觀之。少君豈不愚耶。曰。否。否。彼少君誠能守古訓者。勤則不匱。逸則亡。身少君之從宣者。以此順之。之所以勵子介之女者。亦以此。夫生而爲人。有衣衣矣。有食食矣。而不知勞其心力。尙不免爲天地間之一蠹。況敢好逸而惡勞。習奢而忘儉乎。

讀東坡擷菜詩書後

東臺母
里師範
范 森

暇讀坡公詩集。及擷菜一絕。知坡公嶺海歸來。遍嘗世味。閉門卻仕。藜藿同甘。固以異於劉先主之種菜養晦也。雖然。當坡公謫歸之日。宵小盈轉。吾知一箸萬金。食前方丈。有如何會之驕奢者。恐不乏其人。故黃山谷當時有題畫菜之言曰。士大夫不可無此味。小民不可有此色。然則斯時之鐘鳴而鼎食者。果能令天下之民各安其所歟。噫。坡公之作詩。無有所慨而云然乎。

讀呂不韋列傳

上海民
立中學
金賢宋

呂氏之相秦也。使其客人人著所聞。曰。呂氏春秋。今案其書。備天下萬物。凡儒墨陰陽家農家兵家道家無不述。蓋是時天下兵爭。學者靡聘。凡有能藉以明吾業者。吾往焉可也。是以孟嘗信陵之門。恆濟數千人。實未足奇。彼呂相之門。亦何愧有關東齊魯之儒在也。夫呂誠釣奇之士。生平好文學。則其有此也。亦宜矣。太史公乃以其爲陽翟賈人而輕之。今有人明明盜賊之行。而能佩虎符坐皋比者。又

何若也。

童蒙香草詩跋

東菴母 顧善之
里師範

余辦嗜論史詠物之詩。每得一編。愛不忍釋。近又得南塘葦人童蒙香草詩一卷。及復誦之。百讀而不厭。蓋其論史之公。詠物之肖。足以比擬古人。後之童蒙。求之於是。編拾其香草足矣。何必遠求屈子哉。癸亥冬。靜敬齋主人跋。

萱堂侍讀圖題辭序

惠南 陳 祥
中學

古之賢人君子。成大功。立大名。使後之人仰之如泰山。瞻之如北斗。望之如景星。慶雲重之如祥麟。威鳳者。類得諸母教者。為多。亞聖如孟子。尚已。其他若雋不疑。母之。昂子為循吏。范滂母之。教子成名。陶侃母之。使子結勝己。崔元暉母之。戒子以廉慎。劉安世母之。願子作諍臣。史籍所陳。淑德芳徽。後先相望。而能躬親教子讀書者。莫如歐陽永叔母鄭氏。近世則洪稚存有機聲燈影圖之作。與歐陽母後先媲美。嗚呼。盛矣。葉君秀山。余之同學友也。客歲長夏。出萱堂侍讀圖請題。乃得備悉其家世。蓋亦有得於母教者。其母氏黃。固儒家女。少通書史。初歸時。其先德大父母。父母具存。上侍重闈。旁接族黨。無違禮已。而相繼殂謝。迭遭三喪。家旋毀於盜。俄遂罄居寡鵠。悲鳴。斃。孀獨上事。垂白之舅。下則撫此。

貌。孤。以。養。以。教。口。授。孝。經。論。語。諸。書。具。說。大。義。孤。燈。熒。然。中。設。長。几。諸。孤。列。坐。其。側。書。聲。琅。琅。迭。相。應。和。習。以。爲。常。寒。暑。無。間。而。葉。君。昆。季。卒。克。自。振。拔。有。所。成。就。其。得。於。母。教。者。於。斯。可。觀。今。葉。君。念。母。氏。之。劬。勞。繪。圖。徵。題。人。莫。不。重。其。母。之。賢。且。嘉。葉。君。之。孝。爭。爲。歌。詩。以。彰。其。美。題。者。徧。大。江。南。北。旁。及。浙。西。卷。軸。紛。陳。積。之。盈。篋。今。秋。將。壽。諸。梨。棗。乞。余。弁。言。其。首。余。三。齡。失。恃。抱。蓼。莪。之。悲。覽。之。益。增。惜。但。願。於。交。誼。不。可。無。言。因。歷。舉。古。人。之。有。得。於。母。教。者。以。爲。葉。君。勗。願。益。勉。之。有。爲。者。亦。若。是。今。豈。必。異。於。古。所。云。乎。夫。如。是。則。斯。圖。之。成。不。特。寄。春。暉。寸。草。之。思。將。體。殷。殷。期。望。之。心。不。忘。慈。訓。而。思。所。以。克。副。之。者。其。必。有。在。民。國。十。二。年。十。月。浦。東。陳。祥。并。書。

重修黃土嶺路廊募捐序

寧海正學
高級小校 胡日仁

詩。大。雅。民。勞。篇。一。則。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再。則。曰。民。亦。勞。止。汔。可。小。息。古。人。一。再。歌。咏。無。非。爲。民。休。息。計。耳。路。廊。者。吾。民。休。息。之。所。甯。邑。南。關。外。離。城。三。里。許。地。名。黃。土。嶺。南。達。台。溫。北。通。甯。紹。爲。往。來。之。孔。道。驟。逢。風。雨。休。息。無。從。某。等。先。人。有。見。於。此。就。地。募。捐。建。造。路。廊。七。楹。內。爲。憩。雲。菴。奉。有。伽。藍。像。菴。之。右。附。設。茶。堂。并。置。田。產。以。歲。所。入。爲。烹。茶。之。資。法。至。良。意。至。美。也。迄。今。年。遠。代。湮。棟。折。樑。摧。兼。之。夏。秋。間。風。伯。逞。威。雨。師。肆。虐。而。南。首。彭。蠡。又。復。崩。圯。殆。盡。倘。不。急。爲。修。葺。誠。有。如。韓。昌。黎。所。言。莫。爲。之。後。

雖盛弗傳者矣。惟工資甚鉅。非獨力所能支。仰祈植福仁人。好義長者。慷慨仗助。踴躍樂輸。俾將傾之大廈。煥然重新。不特勞者得息。卽渴者亦得飲。可停南轅。可息北轍。功德無量。永垂不朽云。

擬黃菊與荷花書

南匯師範
講習所

喬永江

荷君雅鑒。僕伏處東籬。慕君久矣。夫僕之與君。性不諧俗。各具孤標。而君也處濁不污。亭亭淨植。僕則傲霜卓立。矯矯不羣。緬懷君子。洵是同心。倘得訂交。快樂奚似。乃僕秋君夏生。不同時。慕蘭徒殷。識荆無自。秋風悵望。黯然魂銷。當君生時。幸值昇平。彼趨炎之輩。熱中勢利。亦既如蟻附羶。如蠅逐臭。而紛紛莫已矣。而君獨泌水樂。饑淡泊明志。昔賢所謂衆醉獨醒者。非耶。曾幾何時。足下朝去。時局夕變。滄桑歷劫。滿眼瘡痍。秋風一至。萬卉俱彫。而向之煦煦媚世者。均不知其飄零何往。設以足下見之。當作若何感想也。僕生也晚。才雖不敏。未嘗不以振衰起廢爲己任。願茫茫宇宙。同道無人大廈將傾。支非一木。言念及此。恨不得請願花神。令君長駐人間。使淒風苦雨之天。一變而爲酣綠醉紅之景。事與願違。輒喚奈何。熱忱如君。其必有以教我乎。肅此卽請芳安。弟菊白。

勸友人戒菸酒書

河南省立
十一中校
張承祖

君足下。相別多時。爲念無已。近有人自貴處來。聞君頗嗜紙煙醇酒。弟以爲未可也。夫紙煙來自外

邦內含毒汁。最足傷人腦力。無識之人。便以爲應酬上之文明物品。殊不知既損有用之金錢。復足以耗神耗血。其爲害固不可勝言矣。酒雖爲吾國物產。然築以之而滅宗。紂以之而喪身。夏禹惡之。武王戒之。考諸載籍。一一可見。况酒之刺激性最大。能使人神經昏亂。心理變態。或醉後而狂笑怒罵。如癡如癩。或因醉而作奸犯科。以至傾家敗產。酒之害固讓於紙煙耶。雖然吸煙飲酒。耗精神。蕩家產。此對於一己。特害之小者也。而多費金錢。少作事業。致食衆生。寡於國家。有貧窮之患。精神萎靡。性情狂蕩。禍及後世。貽子孫以不健全之憂。此誠害之大者也。君高明之人。奈何竟爲其所染。愚直之言。君其察之。某白。

謝湘友送竹器手札

江蘇東臺
母里師範 徐 楨

洞庭波冷。湘水風寒。每念芝標。輒深葭慕。根魚晉之久。闊幸鷗使之遙。臨思及故人贈之珍品。承賜筆筒一對。玲瓏精美。紫色斑斕。詢南國之奇工。文房之佳製也。從此管城得飲東之方。下走悟虛納之益。良物之賜。感慰何如。手此敬謝。不宣。

約友人持螯賞菊小啓

東臺母里
師範附小 翟松齡

重陽已過。滿城之愁雨。新晴玉露。頻催老圃之秋。光漸冷。東籬處士。不忍拂弟培植之情。已驟然露其

笑。鑿。矣。適。有。無。腸。公。子。自。江。游。來。玄。裳。紫。綬。滿。腹。琳。琅。漱。玉。唾。珠。儼。然。佳。品。乃。啓。家。釀。乞。鄰。醯。搗。老。薑。以。款。之。并。邀。吾。兄。同。與。斯。燕。屆。時。把。公。子。之。臂。面。處。士。而。坐。尊。疊。頻。空。唱。和。相。屬。風。人。雅。致。莫。勝。於。斯。矣。用。特。開。軒。相。迓。卽。希。稅。駕。而。來。毋。令。明。日。黃。花。笑。人。寂。寞。也。

不倒翁傳

甯通省立
第七中學
姚薇元

不。倒。翁。支。那。產。年。逾。古。稀。蒼。顏。白。髮。身。短。小。人。以。其。貌。之。寢。也。每。擲。揄。之。而。翁。終。嚴。重。自。守。以。直。報。怨。未。嘗。一。動。其。聲。色。也。性。好。靜。終。日。默。坐。如。牟。尼。說。者。謂。卽。佛。氏。之。裔。云。擅。奇。技。一。日。有。好。事。者。欲。激。翁。之。怒。投。翁。於。水。浪。痕。起。處。翁。挺。立。其。上。如。踐。康。衢。觀。者。歎。服。相。與。嘖。嘖。謂。非。得。運。動。家。之。游。泳。術。或。神。仙。家。之。輕。身。法。曷。克。臻。此。顧。翁。亦。無。喜。色。俄。而。投。之。者。復。援。以。手。翁。既。起。亦。無。怨。言。某。兒。見。之。延。之。歸。習。既。久。遂。與。狎。譏。嘲。玩。弄。翁。皆。任。所。欲。爲。甚。或。以。手。抑。之。令。其。屈。伏。几。席。間。恣。爲。笑。樂。翁。但。怡。然。而。臥。不。之。較。俟。其。釋。手。卽。一。躍。而。起。直。立。如。初。於。是。不。倒。之。名。乃。大。著。

薇。元。曰。余。髫。齡。時。由。孔。方。兄。介。紹。得。與。翁。識。相。處。既。善。遂。訂。忘。年。之。交。後。二。年。入。塾。攻。書。而。翁。與。余。別。久。之。遂。不。相。聞。然。其。鶴。然。可。親。之。貌。卓。然。獨。立。之。姿。迄。今。思。之。猶。使。余。不。克。忘。懷。者。焉。噫。翁。其。無。愧。爲。忠。厚。之。長。者。歟。

某力士小傳

東吳第 薛申田
二中學

清乾隆間。邑之北鄉有某者。力士也。生有神力。四歲時。與某童博。揮拳一擊。蹟仆數丈外。人由是異之。又好取石遙擊。十歲時。能一發得空中鳥。未幾。父母俱亡。力士本富饒。乃散其資於貧苦者。惟留供衣食而已。力士性好俠。甚直。不假人顏色。常面責人過。每言欲殺盡天下奸人。尤恨貪墨吏。一日醉後。大罵本縣當局。揭其受賄。適有屬吏在旁。歸告縣令。令立派數差役與屬吏同往。至適力士外出。未歸。於是坐而待之。力士歸。怪問何事來。吏不答。出鐵鏈繫之。力士怒。折而斷之。曰。何物小醜。敢捋虎鬚。吏役皆大驚。逃歸告令。乃率師數百人。乘夜突圍其家。同聲吶喊。謂其毀謗長官。衆人見而大驚。皆爲力士危。然力士猶如平日。大聲數令罪狀。乃開門突出。捉一人。取其刀。奮擊其衆。當者披靡。無敢與敵。其後力士病。令賄醫。斃之而死。年四十有五人。皆悲之。爲葬於某山焉。是日。送葬者途爲之塞。哭聲震天地。嗚呼。力士之勇。無與倫比。力士之義。莫不嘆服。惜乎世道不古。義俠之人。卒死於奸吏之手。誠可歎也。

木蘭小傳

東瀛縣立第 高鈍庵
二高小畢業

木蘭。姓花氏。北魏時人也。一日。輟織歎息。人問其故。則曰。昨見軍書。有父名。而父老且病。何能與兵役。吾雖女子。亦人耳。願代其行。於是易爲男子裝。備鞍馬。執長鞭。辭家而去。而道路所經者。爲黃河。爲黑

水。爲。燕。山。從。軍。萬。里。斯。時。父。母。所。垂。念。者。惟。木。蘭。木。蘭。所。難。忘。者。亦。惟。父。母。而。已。卒。之。百。戰。餘。生。凱。旋。而。歸。功。成。策。勳。木。蘭。不。慕。富。貴。仍。還。故。鄉。父。母。姊。弟。相。與。歡。迎。木。蘭。仍。作。舊。裝。同。行。者。見。之。無。不。驚。駭。其。爲。女。子。也。

贊曰。木蘭以一弱女子。而能代父從軍。爲國家服兵役。在外十餘年。終戰勝而歸。豈非天壤間之奇女子乎。蓋其對於國也。可謂忠矣。對於父也。可謂孝矣。忠且孝。卽求之於鬚眉中。尙難其人。顧乃於巾幗中得之。嗚呼。此其所以獨有千古歟。

戴彰龍公事略

慈利模範國民學校 汪儒烈

處士戴彰龍。字芙蓉。少精帖括。屢拔前茅。知命窮晚。乃究心岐黃。專務活人。不受謝貲。遇貧者。且爲除藥於肆。而龍家亦不甚豐裕。以訓蒙自給。年終獲脩金。一一代償焉。藥肆主人彭某。素高其行。後於債金時。僅收半價。龍怪而問其故。主人答言。分公善耳。龍恐戲言。堅欲與之。主人曰。公君子也。亦知蘧伯玉恥獨爲君子乎。不得已。攜其半還家。年八十有四終。

小桃源記

羅田縣地方自治講習所學員 程祖頤

予屏卻塵囂。鄙夷俗習。淡惟愛菊。清只探梅。居恆吟招隱之詩。讀閒居之賦。輒穆然想。畢然思。恨不得。

如桃源者而避世焉。甲寅春。西粵煽氛。予移家三里許。得景山之麓而居之。其地蕪田十畝。茅舍三椽。一徑纔通。四山若合。左有井可烹茗。右有園可種蔬。草木之狀。帷幄於目前。風泉之音。笙簧於耳畔。仙蝶時舞。怪禽夜呼。蓬蒿沒門。苔蘚緣砌。昌黎所謂泉甘而土肥。宅幽而勢阻者。庶乎近之。時維春日。桃花盛開。霞蔚雲蒸。山輝水媚。因謀構書屋二間。既成。家君命予題額。予曰。僻哉此地。美哉此花。其卽今世之武陵乎。遂顏之曰小桃源。予久坐其中。酬酢不煩。徜徉自得。擁書萬卷。走筆一枝。題醉墨於壁間。振狂歌於林杪。洵足樂也。其暇則攜鋤。間作抱甕分勞。穿甕眼之短籬。繞羊腸之曲徑。採菽刈葵。歸遺婦子。栽桑種竹。借助兒童。更暇登峭峯。履危石。揮松拂席。草茵小奚。囊背徐投。李賀之詩。老瓦盆傾。更酌杜陵之酒。吹短笛於寒林。白雲滿地。聽疎鐘於古寺。明月當天。景趣俱佳。襟懷悉暢。嗟乎。閭閻之家。沽名實甚。繩樞之士。附勢彌工。况榮華以爲樂。競據要津。處污穢而不羞。稱趨捷徑。予之所甘。世之所苦。予之所是。世之所非。此中語。豈足爲外人道哉。究之宦海浮沈。婆催春夢。公門干謁。病過夏畦。惟此鷓鴣之巢。狡兔之窟。鶴唳無驚。銀甲銅戈。而外。牛眠有畫。晚菘早韭。之間。借美人之歌舞。流水陶情。親狂客之丰裁。東風識面。羣穉弗諳。列壑無譏。是則予所深幸焉。

梅花山館記

江蘇省立曹良
第七中學

先大父自浙解組歸。以無觴詠息游之所。居恆快快不樂。其後闢地於廳西。築屋數十楹。營假山其陽。賸以花木。而梅最多。故名曰梅花山館。先大父亦自號曰梅花山館主人。室雅潔宜人。欄楯蜿蜒。山石玲瓏。碧樹之陰。叢篁之色。交彙牕戶間。頗饒清趣。先大父日坐其中。或臥。或吟詠。性尤愛梅。蒔之。每際梅候。香馥郁室中。先大父時。裴回花下。以爲樂。其後數年。先大父捐館舍。館遂無人居。惟余兄弟。假歸。父命讀書其中。間值三五之夜。明月當頭。樹影斑駁。風動影搖。珊瑚可愛。夜分倦讀。微聞有聲。囊囊猶謂先大父步廊下也。近年來梅。孳生尤蕃。葱然鬱然。暗香疎影。殊有水邊林下之風。恨先大父不復見此盛也。姑記之以塞余之思。

醉經閣記

江蘇省立
第七中校 姜韻芳

是閣者。吾先伯卜飛公讀書處也。公好讀。尤醉六經。璞齋宋先生琛。因爲顏其額於閣。門西向南。闢小窗。東北兩壁。昔皆排列書架。聞有族伯曉峯者。常與公切磋其間。娓娓終日。益資窮究。則當時吾家文風之盛。可慨然想見後之子孫。有是閣者。應顧名思義。世守勿替。以對公在天之靈。今竟租爲寓客之所。其爲子孫者。忍乎。且此閣失修有年。幾欲傾墜。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悽愴。倘士君子寄寓其間。舉首而知爲醉經。更當爲我伯父太息也。竊維伯父之去世。纔十數年耳。其敗壞也。已若是。然則更閱

異時誰復知有是閣耶。吾因有感於衷，特記之，以爲來者告。

雲間第一樓記

江蘇省立第三中學 高夢弼

松江舊係府治，爲七縣之首城。故建築物之宏麗，足以冠七縣。其最著者，則雲間第一樓也。樓高可十餘丈，在縣署頭門之上。南面府橋，畫棟雕梁，備極壯麗。然而牆垣窗戶，半多破壞，零落摧殘，已成頽毀之象矣。嘗攷府志，是樓爲譙樓，建於元而脩於明，重建于清雍正間。夫雍正去今日，二百餘年矣。其間變亂之事，不知凡幾。風之剝，雨之蝕，其毀頽如是，亦固其所。樓下洞開大門，行者出入其間，日可百計。莫不止足而瞻仰之。然每欲一登其上，而不可得，則又莫不引以爲憾也。蓋自清季以來，是樓巖局，遂如三神山之可望不可即矣。樓前爲小菜場，每至晨，手提肩挑者，麇集于斯，聲甚喧囂。迨市散，則斯樓淒涼依然。如舊覽物之情，得毋起感乎？余嘗于暇日，偕二三同學，徘徊其下，覩斯淒涼之景象，往往爲之歎息不置。嗟嗟！昔時華屋，零落山邱。陳思王之言，豈不信哉？雖然，滄海桑田，變幻不常，盈虛消長，至理在焉。彼秦之阿房，魏之銅雀，昔日榮華，而今安在？世固有極宏壯極富麗極廣大之樓閣，而至今灰燼無餘者多矣。獨斯樓聳立雲間，殆靈秀之氣所鍾乎？則余向爲斯樓歎息者，不禁又轉爲斯樓幸矣。

菱塘垂釣記

東臺母范 森
里師範

一泓池水明鏡波。光荻蘆四圍。荇藻萬疊。菱角漾於波間。游魚浮於澤畔。爰於某日。適逢星期。溫習甫畢。遊興正豪。乃散步於校東菱塘之上。見夫羣魚往來時潛泳於菱葉之下。如覓食未得之意焉。余性喜魚。見此形景。乃持竿垂綸。餌甫及水。忽然波興巨口之鱸。吞餌而去。余卽舉竿一尾。盈尺。躍然出水。而他魚已悠然逝矣。時則斜陽將墜。白雲在天。風聲瀟瀟。蟲音唧唧。似悲魚之貪慾而招損者。翌日適屆中秋。乃攜魚採菱。以爲遊廣寒清虛與仙子對飲之備。用云爾。是爲記。時某年八月十四日也。

重修王心齋先生祠記

上海大學院 錢樹玉

天下所最重者。莫若禮義。禮義爲立身之大本。治國之初基也。自古聖賢。其能立身行道以傳於後世者。皆不外乎是。明成化間。餘姚王陽明先生倡良知之學。傳之四方。天下之士。翕然從風。吾鄉王心齋先生以陋巷窮居之子。處海濱陬僻之區。竟能崇尚聖賢。以禮義爲本。先生幼而聰慧。長而嶽嶠。以姚江之學。徧傳海內。先生之道。不可謂不廣。先生之學。不可謂不精矣。假使當日者。無陽明先生以倡教。則雖有心齋先生。不足以繼其後。無心齋先生以繼其後。恐姚江之學。未必風行一時而流播百世也。先生之傳師道。製車北上。天下靡不雲集。景從是先生之道。蓋亦廣矣。於今民國初興。共和再造。正所以制法度興禮義之秋也。先生獨祠宇荒蕪。兩楹傾圮。殿柱剝曲而欲折。宮牆隳北而將頽。爰集同人。

重加修葺。表先生之盛德。仰先生之高風。是亦吾鄉之幸福。後學之楷模也。先生其亦稍慰幽靈。庶幾享千載之馨香勿替云。

春日讀書記

河南陸軍軍官講習所 段培秀

平疇麥秀。屋角筍生。紅桃則含笑迎人。綠柳則舒眉送燕。此非芳春育物之佳景乎。當是時也。培秀讀書小齋。誦蘇東坡先生前後赤壁賦。悠然意遠。頗有樂趣。忽聞窗外步行聲。起而視之。乃何君霽西訪余而來。時早鐘已八句矣。縱談片時。霽西別去。鄰舍讀書聲隱約可辨。第聞有不學無術。聞於大理之語。其音沉重。蓋讀霍光傳。而不禁動其深思者矣。吾因之有感焉。夫昊蒼生人。俱有天下興亡之責。若不及時奮勉。精湛學術。通達治理。恐一旦得志。人民有不得一夕安枕者。不大可恥哉。因書紳誌之。以代砭鍼。

孟銘

江蘇第二師 商尹

虛其中。容其清。毋蓄汙。毋自盈。

硯銘

商尹

爾體平方兮。于以安吾常。爾質堅緻兮。于以勵吾志。

墨銘

用耶。而爾之形以消。不用耶。而爾之才不顯。甯消爾形。不沒爾才。

商尹

筆銘

文章道德。以此傳也。圖畫書法。以此研也。苟不善用之。曷以造于全。

商尹

題淮陰侯釣臺

清江第
六師範 嚴家璜

生不能效范蠡一舟死徒效文種一劍功成不隱致遭殺身之禍吾為侯惜惜其從釣臺來未從釣臺去也使侯胸涵冠代之略才蘊帝師之算急流勇退為張良之辟穀奚不可者乃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信踐其言慘同彭越可慨也然梁王一死遺跡無存侯也一釣千秋一臺千秋與嚴子陵釣臺並峙焉亦人傑哉余氏嚴子陵一臺與七里灘聲富春山色並壽心焉敬之耳侯之名未至淮安一步臺之時淮干者莫克登臨癸亥六月遊學淮陰因得瀏覽一切乃奠以椒醕敬題斯文於其上

鍾進士畫像贊

江蘇省代用
淮東中學校 王興漢

其目炯炯其視眈眈鬚如蝟磔顏若渥丹羣魔魄奪一劍光寒公蓋文而武者歟何威風之凜凜而氣

象之桓桓也。公之捷徑維彼終南。既成進士。遂列清班。鄉人媚之。呼之曰官公。赫然怒髮上衝。冠吾聞公嘗食鬼。今之鬼多矣。大可飽公之一餐。請勿虛懷寶劍而徒作壁上觀也。

祭同學王大興文

東南中學 陳祥

維年月日。陳祥等謹以清酌庶羞。致祭於同學執友大興王君之靈。而告之曰。嗚呼王君。死生異路。長相別矣。自與君分袂。屈指僅兩閱月耳。初聞攫疾。已深焦灼。然猶謂不日占勿藥也。不謂噩耗驚傳。遽有修文之召。祥等與君共學。修或數載。促亦逾年。相親相愛。如手如足。而一旦遂成永決。一何遽耶。溯君疇昔肄業。甚勤。願才氣宏放。性復不羈。時或自放於繩尺之外。然一聞師訓。卽矢志恪守。誓不再爲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君實有之。以是師雖陽貶君。而陰實多君。君之敬師。誠於中。而形於外。師之愛君。菲於表。而篤於心。菲君所以勉君。菲之愈深。愛之愈甚。嗚呼君。固能奉師以周旋者。乃學未成。而竟棄去。又何速耶。聞君在家。父母兄弟。洩洩融融。今登君堂。闔門骨肉。相對墮淚。嗚呼君。固能孝於親友。於兄弟者。而竟棄去。復何忍耶。君卽不念祥等。必念師。卽不念師。必念父母兄弟。而竟棄去。果何說耶。是使祥等百思而莫得其解者。也是使祥等思君哭君而靡已者。也。祥等之思君哭君者。固以此而更有進焉者。今君之逝。君之父母兄弟。固慟君矣。君之師。固悼君矣。君之同學。固思君哭君矣。然慟君悼

君。思。君。哭。君。者。祇。父。母。兄。弟。師。友。已。耳。以。君。之。才。充。君。之。志。使。天。假。之。年。得。建。樹。於。一。邑。以。沒。則。將。蒙。一。邑。之。慟。蒙。一。邑。之。悼。蒙。一。邑。之。思。蒙。一。邑。之。哭。必。也。進。而。得。建。樹。於。一。國。以。沒。則。蒙。一。國。之。慟。蒙。一。國。之。悼。蒙。一。國。之。思。蒙。一。國。之。哭。必。也。更。進。而。得。建。樹。於。天。下。以。沒。則。蒙。天。下。之。慟。蒙。天。下。之。悼。蒙。天。下。之。思。蒙。天。下。之。哭。必。也。且。門。第。以。光。閭。里。以。榮。祥。等。亦。與。有。光。寵。而。今。已。矣。黃。土。一。坏。青。年。齋。志。此。解。等。所。由。思。君。哭。君。而。更。爲。君。悲。慨。於。靡。已。者。也。嗚。呼。言。盡。於。斯。伏。維。尙。饗。

秋季始業自勉詞

杭州安定中學 朱建勛

壬戌之春。肄業安定。曾幾何師。暑期已屆。如水流光。今又值秋季開學時矣。半年往事。不堪回首。今是昨非。追悔莫及。但願斯後能日新又新。猶可補苴。茲值始業。益自奮勉。因書數語以自警。

人有生而爲聖賢者乎。亦有生而爲豪傑者乎。曰。否。是在少年之修養也。吾輩在校。宜悉心向學。不必干與外事。然吾見一般青年。必欲薄親睦之規。而自矜才志。外倫常之道。而別尙新奇。忍使高尚人格。流於污下。大好韶光。廢于無用。不爲可愛可敬之少年。而甘爲自暴自棄之敗類。言之可慨。思之痛心。余無日不自警惕。引爲深戒。彼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豪傑之所以爲豪傑。殆亦不外於是乎。

文 〔乙〕

大家都應該注意的一段話

浙江二中 師範部 余耕夫

顏習齋先生評李二曲道：「……後儒之口筆，見之非，固無用；見之是，亦無用。此益傷吾心也！」梁任公先生當時讀了，就接着嘆口氣道：「嗚呼！倘使習齋看見現代青年日日在講堂上報紙上高談什麼主義者，不知其傷心更何如哩！」哦！這許「後儒」和這許「現代青年」，畢竟被顏習齋先生與梁任公先生罵得無容身之地了！雖然，這亦是我們的「自討沒趣」，「自作孽」，固不必去埋怨別人。我覺得現在所看到的電報、宣言及其他論文等，大半令人作嘔，爲什麼緣故呢？因爲那班打電報、發宣言及做論文的人們，誠如梁任公所謂：「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撫拾區區口耳間四寸之學問，吐出訑訑氣焰萬丈之言詞，目無餘子，而吾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耳不能容物。」又如外國人之譏笑中國人所謂：「只能訂章程，而不能照章程；青年們多喜歡做

幾篇空空洞洞的論文，而不能按他的論文上去做。」職是之故，所以只見得天天人們的口裏鬧着，報紙上鬧着，書本間鬧着……鬧來鬧去，鬧得天花亂墜，還是見不到有鬧得清楚和實行的一天！
紙上談兵，到底有幾許益處？

理性的話，誰也不會說，說起來，誰也都是蜜甜，滔滔不絕地口似懸河，像煞有介事；但理性的事，究竟有多少人會做，可是我便不敢臆斷了。你看：「自相殘害」是不對的，然而那批窮兇極惡的督軍們，總是三番五次地戰着。「選舉」是要鄭重的，然而那批豬仔議員們，偏偏要低落自身的人格，而甘心糟蹋着。現在的政治界，明明知道他是黑暗，齷齪，然而那批意志不堅的人們，總往往要捲入漩渦。教育界的人格，也算是清白無瑕了，不料也有無廉恥的人們，夾雜在裏面。學生亦算是堂堂的了，然而也弄到非驢非馬，各人心窩裏，大多帶有五香的氣味。你想中國舞臺上有這一齣把戲，還談什麼希望！

梁任公先生說得好：「……自己做自己的學問，不管那些閑事，到事體敗壞之後，只歎息幾句了事，這種態度如何要得？」顏習齋先生說得好：「……德性以用而見其醇駁，口筆之敦者不足恃；學問以用而見其得失，口筆之得者不足恃。」又說：「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聖賢

言以當路……」關於這個，梁任公先生有個很有趣味的譬喻，他說：「譬如教體操先生說一聲開步走，你便踏『開脚步』往前走，倘使你站住不動，卻照樣的學說一句『開步走』，這種學生還要得嗎？」無如現在的一般人們，恰巧違背他倆的話！我記得去年聽得某先生說：「中國非急速改造人心不可。」當時有一位先生聽了接着說：「要急速改造人心，非把中國人急速殺個不留，而重新來過不可……」這種傷心語，使吾聽了，倍覺心酸！

「四兩棉花，不必開彈。」「半斤重的鴨兒，去了四兩嘴，其剩下的，還有幾何？要他幹麼？」「知易行難。」是中山先生的學說，勸大家也不必大吹其法螺！大家須奉着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教訓！還要想荀子所說的：「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的話！那就以後都不必在每篇論中，堆上了許多「嗚呼哀哉」……「國勢衰弱」……「唉！不得了！」……「人心不古」……和各種無濟於事的牢騷語，無病而呻的空文章，而什麼『日』也許有實現的希望了！

做學生的怎樣去修養

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分校 吳申冠

學生是一個具有重大責任，富有建設性的青年；將來社會，一定要交給他許多的負擔；這是做

學生的應當抱負的，而又要恐怖和驚懼的。自慮做學生的人，學識要怎樣充分？經驗怎樣豐富？品性要怎樣柔和耐勞？反之，那裏有資格配幹事業，接受千斤重担呢？況且求學時代，一切斤量，完全在父兄身上，自己沒一些本領；鍛鍊自己身體，那兒吃得來苦。但是這種階級，是躲避不開的。這樣況味，免不了嘗試的？不是自己預先修養一番，去夠資，學本領，那末是不成功的啊！

現在我不妨寫幾條修養方法出來，希望諸君指教！

一、有毅力和決心 學生界的人，受有改造社會的使命；應當拿目的立定。立定了目的以後，我們就向着目的去做；雖然有許多的惡魔來阻止我們，有許多問題來困難我們，我們用我們的全副精神；全副毅力，去却退阻止，戰勝惡魔；打破困難，解決問題；很熱誠的去做我們應做的事情；盡我們應盡的義務。

二、求充分的學識 做一國國民，並非生了出來就承認他是國民，一定要有適當的才能知識，去盡國民一輩子的責任；方始成功完全國民。做學生的，分雖學校，到社會裏去發展；不賴藉知識才能不成？所以要有高深的學問；了解一切學說；練習專門技術，充分鞏固個人的基礎；適應社會的要求；去盡國民的天職。

三。能夠調濟個性 人們的個性不同：有的遲緩，有的激烈，有的散漫，有的柔弱；雖然這樣，也要求其適宜；遲緩的要能敏捷，激烈的要能和平，散漫的要能歸納，柔弱的要能剛果；必須相互調濟；那方缺乏的，補救那方；那方過火的，抑制那方；造成完全高尚的學生，就是社會的幸福呀！

四。練習辦事能力 一個學校裏，往往什麼學生會，學級會，自治會，一種社會的雛型；組成有規律有秩序的現實生活。這種機會，非但不可錯過；並且要謀怎樣去改進他？怎樣革新他？把他們自己現有的知識才能；練習個人的理解力，判斷力，發表力，辦事力；預備將來出去實施進行。

五。保持精神的愉快 一個人很容易走進憂憤的麻煩的一條路；弄到精神委頓，頹唐起來；我們無論受人家的攻擊；受絕大的挫折；還是要精快；追究人們為什麼怎樣？不要惱怒，發牢騷；要保持固有的愉快；尋種種娛樂方法；減少精神上的損失。

六。謀身體的健康 我們担負一件事，必定要有健強的身體；倘使沒有健強的身體，無論他主張怎樣堅決；學業怎樣優美；個性怎樣善良；辦事怎樣才幹；精神怎樣愉快；若身體不能支持，還得生存着嗎？所以我提出幾件衛生事項，我們應注意的：

1. 保護身體
5. 行深呼吸

2. 節制性慾
3. 營養得宜
4. 接近日光
7. 休閒合理
9. 避免危害

怎樣使我的學問進步

江蘇吳縣
縣立師範 許鳳英

「怎樣使我的學問進步？」這是一個問題，一個切要的問題，急須我自身解決的。

歷來研究學問的方法，東西學者主張不一，但是能夠適應我個人底需要與條件的，不得不推「趣味主義」——「趣味主義」是梁任公先生研究學問的方法所創的新名詞。我對於他這個方法，極表同情，深能合我嘗學問的胃口，切中我的從前所犯的毛病，因此我便採用他，作為解決本問題唯一的工具。

以下我再用最簡單的語言，解答怎樣去利用這個工具，解答時參以個人的意見，與任公先生原義稍有出入，閱者諒之。

一、好奇心 研究學問的第一個動機，必為是好奇心。我如若要使我的學問進步，真真能夠進步，其必對於環境事物，常常發生疑難，奇怪，疑難奇怪之結果，勢將對於任何事物，一定要問「

是什麼？「What 怎麼樣？」「How 爲什麼如此？」「Why 夫然，纔能作深入的研究，好奇心何自來？來自趣味，來自對於事事物物都發生極濃厚的興味，由好奇心而發生疑點，疑點的背後，仍舊隨着趣味爲之伴。

二、繼續性的解決 由好奇心而發生疑難，由疑難而思，所以解決此疑難之方法，這是必然的步驟——疑難而不思解決，這疑難終究是疑難，好奇心于人生學問變爲無價值——解決的過程，當然（a）思維，（b）收集材料，（c）討論，（d）實驗——等了。但是一次如解決不了，繼之以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下去。這個持久繼續性一定要有的。在這不斷的研究途中，趣味是隨着並行的。

三、深入 一個問題，前前後後，曲曲折折，伏沒了許許多多的原因與結果，交互錯綜的關係，如能作深入的研究，得寸進寸，得尺進尺，一點不肯放鬆，那個時候，物我皆忘，到了老子所說：「無所爲。」孔子所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真真快樂極了！趣味極了！這種生活，確是雖南面王未可與易也！這種深入時，欲罷不能，發見真理時，心曠神怡，天下那得有如此樂趣？

這個方法，以趣味始，以趣味終，中復繼之以趣味，我以爲是使我學問進步的不二法門！我從前

的弊病，就是對於學問乾燥，煩惱，厭倦，沒趣，這樣那裏有進步呢？

聽見學理上告訴我們：「凡研究一種東西，前後左右，都伴着興味，當得最大的效率。」效率二字，粗言之，即是進步的別解。因此我對於這「趣味主義」的方法底信仰，更堅決了；從今而後，我無論治什麼一種學問，決意借用這個新工具，不知梁任公先生肯不肯！

十二，十一，五。

我們在暑假期間應該做底事

湖南省立第二師範 楊文藻

「歲月如矢，倏屆暮春。」酷熱的天飛快的就會攏來，各處的學校又將掛上放假的牌子。我們青年學生，又將停止課業；有的離開學校，回到家中，有的仍留居校中，大家過那教育部規定的暑假了。但是這時即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我們應該怎麼去過這暑假？」難道下棋消遣，或躺在樹蔭下打瞌睡看無益的小說，耗費這寶貴的光陰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在學校裏與同學曾經多回的討論，結果持論者有二端：

甲說是我輩離鄉背井，負笈遠來，棄却天倫樂事，作此他鄉客旅，原因無非是要求些實學，預備將來應用發展。狹義的說，是為家庭個人謀幸福，廣義的說，是為社會國家求進步。目的是期望完成

一個健全的國民，就是父母兄長之所期望，社會國家之所以設立學校，培植人材，原意也是如此。但是學校裏的課目太繁，平日依照時間表受課，雖朝夕莘莘，日夜勤奮，夜以繼日，終感困苦，終究有許多研究不到的地方；所以教育部特地規定寒暑假，他的本意，是要學生們藉着這長期的假日去補習和脩養，並不是教學生們趁此長的期間，去徵逐優遊好玩的……

乙說是，學生是將來發展社會，改造社會，促進社會的中堅分子；學生時代，是練習社會生活的基礎，所吸收的知識，是將來應付社會需要的工具。所以學生在學校裏所得的知識和學問，要和社會相互應，相聯絡，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假日作爲實地試驗的機會，拿平日所學的去服務社會，學得一點就行一點，一則明白我們所學的正確與否，再則也是我們學生應有的義務職分……

上面這兩說就是孰非孰重孰輕，我們應該採取那一說？這可不能用精密的思想去揣度一下。依第一說看來，是注重在修業，第二說是注重社會服務。以我的眼光看來，前者未免太迂執死板，後者未免太浮泛不經濟。換句話說，就是無論偏重那一面，對方必委縮化爲烏有——譬如專以社會服務，那末學業方面，必受影響痛苦。所以我以爲兩者並重，雙方兼取的爲妙，不致顧此失彼。爲什麼呢？我想學生們到學校裏來，第一個目的是求學，要學問求好，非時間不可——且須大部分的時間。

間，但時光之過去迅速，而我們的年歲繼長，光陰與求學是相依不離的。所以學生們促學問之銳進，最當注重愛惜光陰，珍惜時間。禮記上說：「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諺曰：「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是要人愛惜光陰嗎？我們的資格既「價高琳瑯」，我們的光陰既「價高黃金」，倘若少不努力，祇是任那歲月虛空的丟過，等到白了少年頭，那才空自悲傷，後悔不及了！就是俗話也嘗說：「黃金難買少年時，」光陰這箇東西，一去不復回的，平日間既因功課繁多，不能兼顧，樣樣都做好，假期的時候，就應該怎樣發奮補修呢！

但是我們求學不是單為自己求的，為自己用的，是為國家社會求學，為國家社會用的。學生所負的責任，是改造社會，促進社會，間接就是為國家盡力。我們之所以能夠求學，并不是家長的私有財產給我們到學校裏來，是國家社會的，家長不過是箇傳遞轉送者罷了，因此我們趁着假期，應該服務社會，盡力社會，這就理論的說法，再淺近些說，由實質的說法，凡是一種科學，多由理論而歸宿于實踐，學校裏的功課，縱然支配得適宜，總之是偏於理論方面的，有些相信不過的。換句話說，就是信任課本裏所說的就對，再者教師們所教的不是都對的，好歹是非，隨便依附下去，就難免受人家的騙拐，將來到社會上應用，難免都不是適宜合應。所以我嘗說「世界上無論什麼科學，或事物

決不是萬能鐵證。」總得有適宜相當的機會，到社會上去拿平日所學實地試驗應用，才明白自己所學是否不錯。這就是我相信兩說不可偏廢的理由，也許是閱者諸君所認許的。

前面說了一大段，還沒有說到正題，到底在暑假裏應該怎樣？所做的事應該怎麼分配？茲就管見所及，分作三部次第述之於左：

甲．學業方面

(一) 溫習舊課 [孔老夫子說：「溫故知新」又說：「學而時習之」學了却不去溫習，那末，一定不能深記，不久，就會忘弔。學生們在暑假期間，無論回家留校，必須將平日所學的，時時瀏覽，以期不致于遺忘，況且現在學科這樣複雜繁重，未必門門都會領悟的透澈哩！有些學生每每到放假，就將所有的書籍課本等等，一齊收放在箱篋裏，好像是放假以後，不要需用這些書本子一樣，回家的也是一樣，一本書是不帶回去的，每日裏不是到各尊長處奉調，就是往戚家探望，此外與朋友們作無關重要無關痛癢的談話，嬉戲遊蕩，或是纏戀家庭，守愛妻。這些都不對的，很要一概抹去的。

(二) 彌補弱點 前節說過：學校裏的學科繁多，未必門門都會懂得，有些功課因為與個性不相合，不接近，或因稟資的差異，沒有了解的能力，但是又因其他的種種關係，——升班卒業升學

——有努力補脩的必要。現在假期裏設的補習學校很多，沒有回家的很可以在這時候特別注意的補習，就是所費也不多。——普通每科每月不過三四元——回家的呢？也很可檢閱參攷書及筆記本，對照的看下去，沒有不收效的。

(三) 實地試驗 吾人求學須注重實地的觀察。學校裏聽的總不外乎書本子。前面說過：書本子上所說未必樣樣都說他是對。俗話說得好：「百聞不如一見」所以究竟耳聞的好，不如目見的好，耳聞的真，不如目見的真。這是很經驗的話。譬如歷史，地理，就要對於各地民情，風俗，地勢，古蹟，出產應該考查一番，處處加以注意。要知實地考察，才算是真學，徒然在紙上空談，依附人家所說所主張，那就是盲從，並且絲毫無益不中用的。

(四) 勤閱書報 學問是無限止的，一個人的知識是有限的。專靠幾本書本子死板板的瞎記下去，沒得多大益處的，況且現在的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僅僅在讀本裏尋找學問，萬萬做不得的。所以除開讀課本以外，新書及雜誌報章是最好的補充課。不過在此我要對學生們下個警告，看新書雜誌和報章，不錯，確是無上的方法，但是現在一些一知半解的文賊，為餬口謀生起見，掛起先覺之人的招牌，實行他們卑下的手段，作些鄙褻的文字，混在好的一起，這班人可說是知識界的罪人，

學生們不得不用神選擇辨別，不然就會墮入他們一班狗頭的圈套，那才說不盡的危險，吃不盡的苦痛哩！

此外與同志在一塊研究，或彼此通信，都是很好的修學法。

乙。社會服務方面

(一) 平民學校 葉寶梯 (Tyman Abbott) 說：「倘若一個人專尋快樂，快樂是避開他的，如果他去找機會服務，快樂是他的同伴。」這話很可表示我們應該到社會服務的必要。平民學校完全是對於一班未受教育的成年人，或貧兒無力就學者的設施。功課可取國語，算術，公民等科；此外科學的常識，國家常識，職業常識，衛生常識，及灌輸平等，自由，博愛的精神，都是很可行的；至于地點，可擇適當的學校，經費可向本地各界籌募，絕不取生徒分文，書籍亦由學校發給。這樣就學的人必然踴躍，收效亦很大。

(二) 通俗演講 集合數人，組織講演團，到各處演講，究竟怎樣取材，則完全視乎社會現狀和需要為轉移，總之要對症下藥，不須高談闊論，致使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就是鄉村間聽講的人不容易集攏，不妨置些軍樂，留聲機，或作些魔術，引導他們，這是可能的。設若經費充足，還可使用幻燈，

影戲，那更容易誘導了。

(三)表演新劇 演劇這件事，現在已通行到處了，因為他最足使人發生興趣，又最能使人感覺動懷。所以很是重要。不過演劇要預備種種用物的，非常麻煩。第一經費要充分。不過這也有辦法；(一)劇員自由捐助，或議決每人必繳若干元。(二)向地方官廳或父老募集。(三)演劇時，對於觀劇者，不妨從輕收費。第二劇本方面；(一)選擇劇本宜慎重，以與觀者能够發生直接的關係為宜。(二)劇本不宜過長，使觀者容易領會。(三)每劇中人，不要過多或過少，多則排演困難。觀者必尋不出頭腦而生厭心。過少則劇場冷淡，觀者必不耐久坐而星散。(四)劇本除選擇外，最好由自己編成，因為要按社會風俗情況，必得有改造的效益才好。

(四)親屬宣傳 上面所說的種種，不是一二人能够辦到的，但這裏的宣傳個個人都有機會可試行，因為我們既個個人有親屬，而暑假返梓一定有與他們接觸的機會，所以我們應乘這個時候，向各親屬施以相當的宣傳，並且有親屬關係的說話，比較易於相信，易於領略動情。譬如親屬中還有不使子女入學讀書的，還有任意揮霍或吸煙的，還有辱視欺凌貧人的，還有喜歡賭博不務正業的，便可以酌量情形，加以勸告；又如一切迷信的，不平等的事，說明真理，與以嚴格的批評；他如

談談世界大勢，中國近況，文化運動，社會問題等等，引起閱報的興趣，灌輸常識，都是可隨機應用的。

此外如社會調查，討論問題……都是改造促進社會的良好方法。

丙、衛生方面

(一) 精神修養 精神是凡一切事業的母，精神不完固充量，身體一定會受損。學生們正當着年富力強，發育的時候，不可不注意保重。譬如「喜怒哀樂」發不中肯，那末，為害也就不小。尸子說：「幽憂傷神，思慮耗精。」這兩句話很有嚼頭。青年人是有所為的，是有用之材，自己要常常念及如春夏之暢茂，不是像秋冬的那樣凋零，所謂七情之發露表現，都要用忍耐的氣性去支持；我們現除憂慮學問不能步步前進，經濟不能源源接濟外，再沒有別的要用着急的了。多數的學生們在放假以後，沒有學校的約束，是無規矩的很，沒分晝夜，只知道遊樂和非人的行為，或日上三竿，還在睡鄉，這些態度，可是自甘暴棄墮落的，沒有什麼取材的地方，也是不中的。學生們大家要猛自醒悟呵！

(二) 愛護身體 一個人想要樹立於社會上，不可不預備一個健康的身子。我們學生時代，正是發育剛盛的期間，更且要加意保護。保護的方法，並不十分出奇，并不高妙巧遠，不過是隨處留意，得到適當的營養，合宜的保護就是了。淺近些說，譬如衣食住運動休息這是我們所知道的，其最

足以妨礙身體的發育及健康的，以「酒色」兩種為最烈；因為酒性過烈，其中含有酒精，濫用之則害內臟，傷神經虧血。學生們放假出校，有時因為獨自坐着，覺得寂寞無聊，小酌幾杯，以資助興散悶暢懷，不得謂為厚非。要是上酒樓，備嘉肴，呼三唱五，放蕩形骸，無日夜的流連纏戀，那末，與飲酒的本旨迥然相背了，不但金錢之耗失不少，且精神身體為之受損，又如何？俗話說得好：「酒能合歡，仙家飲之，酒能亂性，佛家惡之。」孔子也說：「惟酒無量不及亂。」我們青年學生應如何慎重呵！

至若「色」這件東西，更當避免。現在有些人認為文雅的事，所以逛審子，蕩堂班……等，一班沒有深確見解的學生，往往在假期裏放縱的，殊不知這是最無廉恥最無人道的事。天天在唱婦女解放，廢娼等詞調，却公然言不顧行；學生的價格何等高尚純潔，學生的任務何等重大？自命文明分子的新人物，也做出這些事來，不但失去社會的信仰，名譽且隨之一敗，甚至身體亦跟着孱弱，而至喪命，這又是何等可惜，何等的犧牲？杜牧之「一覺揚州」是有感而作的；我們安肯以一個純潔高尚的人格，一副健康堅強的體軀，墮於污泥朽物中，染此不良惡劣的習慣嗎？

上面這兩段，是普徧論的。下面再分別寫出怎樣衛生，怎樣脩養。

(一) 短期旅行 現在從事修學，人人都曉得不能夠像往日什麼「閉戶潛脩」，「目不窺

園」那樣呆板了，必定要有適宜的活動。假期組合同志作短期的旅行，這是很有趣有益的事，比較旁的修養得來的利益要强得多。——預備應用物，定期向附近各名勝地方；登山臨水，探訪古蹟，瞻望風景，一地一景，都用精當的眼光去考管。如該地礦產，地勢，動植物，歷史，交通，風俗，人情，生活狀況，既可知道為史地，博物，理化的材料的實證，復可和自然相親近，呼吸清新空氣。可是增進見聞的一個無上妙策。

(二) 步行逐獵 散步與打獵，對於健康固占重要的位置；而又為娛樂生活中的重要分子。——約集同志或鄉人，持器械，負戈槍，扮武裝，登山逐獵，藉可領略自然風味；拈花談笑，登高山，息幽谷，聽好鳥的譁唱，流泉的鳴聲，是何等愉快，還有什麼煩悶苦惱呢？奔逐山谷，或伺藏茅中，或吶喊鳴槍，一回捉獲獵獸，既可作動物的真標本，復可餉食其肉，應用其皮骨。精神生活，物質生活，均受其賜。可不是一件很有趣而且很有實利的嗎？

(三) 適宜運動及游泳 團體的運動，如球戲，田徑賽，游泳，跑馬。個人運動，如徒手操，拳術，深呼吸，器械操等等，無論何項運動，總須注意全身平均發達；如是體弱的人，固然有益，體健的人，也可以增加體力。不過游泳一術，雖屬有益，但不可冒險於誇，近深水潭淵，并且不可單獨行動練習。

此外如靜坐，美術——雕刻，繪畫——文藝，——小說，戲劇曲，詩文，——以及音樂釣魚，都可以釋時作業，也是于衛生上最有利益的，陶冶修養我們的身心無上妙方。

綜上所說的這些話，是憑着我個人的意思的發表，我想也似乎都是吾輩青年應該做的事。不過因為功課的忙碌，兼之我又無建設的能力，所以不能把他詳細的說明了，這是很抱慚的。請閱者原諒，并請指示一切，那末，不但我感謝，就是學生們也要 *Many thanks* 了。

我們怎樣做兒子呢？

江蘇省立
第三中學 程 樂

我們怎樣做兒子呢？我簡捷了當犯個大不韙的答案就是「家庭革命」四個大字，但是這四個字很含混，很不容易使得大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現在把他分析的寫在下面：

我們到鄉村裏去看一班做父母的人，對於那嫖賭頑耍的兒子，時常加一種責罵和管轄，不消說是應當的了！然而他們對於那捧了書本，不去幫他們種田做工的兒子，也是很不同意，反以為「挾策亡羊」，施以「夏楚」，實在很可痛惜！對於這種家庭，父親既然沒有財力去供給兒子求學，兒子也沒有才力去感化父親，去改革家庭；救濟的方法，是在「平民教育」一方面。入平民學校裏讀書，纔是做兒子的正當路吧！

還有一種父親，自己很有幾個錢，也很恨自己從前少讀了書，故決意將他的兒子送到學校裏去求學。這種父親，他不曾在政界辦過事情，故沒有「臺閣」氣味，他不曾在學界辦過事情，故沒有「書獃」氣味。做兒子的，若能回去常常切實誠懇的和他談談，灌輸些新思潮新文化，他自然能漸漸感化，這種家庭，並不難改革了！

所以最難的，有一種父親，他是前清的遺老，官僚習氣很重！或是讀過幾十年的聖經賢傳，腦海中充滿了「綱常名教」，那要低聲下氣的去做他們的「孝子」，就很不容易了！這種家庭，我希望那些做兒子的，不要「遺傳性」太重了，仍舊終日的花天酒地，頑公子派，擺少爺的臭架子，去蹈他們父親的「前轍」纔好！趕快的要幾個錢出來，去求學纔好！

但是求了學，就容易辦了嗎？不見得罷！壓力太大，你要動了，怎能動呢？你祇能忍氣吞聲的，破「無可如何」四個字埋沒了！但是我有一種方法：可以時常買些新思潮新文化的書籍來，給他們父親看看，常常介紹些同學到自己家裏來談談；久而久之，必能「潛移默化」，達到「改革家庭」的目的啊！

以上所說的，若然一般做父親看見了，必定要說兒子倒反要教訓父親起來了，這不是「倫常

倒置」嗎！我做這篇的人，倒有些不服！因為我自信很不差呢。我就拿一句古話來證明罷：從前孔夫子不是很注意「無違」（無違於禮）和「幾諫」的人嗎？他在孝經中，也曾經說過：「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又說：「從父之命，又焉得為孝乎？」所以做兒子的，不可絕對服從！須要負有忠告的責任！人非聖人，那個人沒有過呢？但是俗語說：「聖人也有三分差處！」故我們做兒子的，當然也要盡「感化」的義務和「改革家庭」的必要！這就是我們怎樣做兒子的決解答案。

遺產制度的罪惡

江蘇省立第五師範 曹文棟

爲了遺產制度，不知破壞了許多家庭；離間了許多兄弟；墮落了許多青年；陷害了許多人生。這種事情，從有遺產制度以來，是有耳共聞，有目共賞的。諸位所知道的，諒來也一定不少。

一個家庭裏，——無論是大家庭是小家庭——沒有主持的人，——就是父母歿了；兄弟們就你吵我鬧，今天也是要分家，明天也鬧了要分家，甚且兄弟們就要啣氣打架。結果，竟把那好好的家庭，分散了。這不是遺產制度破壞了家庭的明證嗎？

兄弟們既分了家庭，兄弟說哥哥多得了些遺產，哥哥又說弟弟多得了些遺產，兩下就要爭吵起來，接着又要打官司。地方官評判了，弟弟又不服，或者哥哥也不服，於是乎再上訴，訟了幾年，或者

沒有結果，遺產倒用得要盡了，兄弟們的感情，也就因此失盡了。這不是遺產制度離間了兄弟的明證嗎？

兄弟們分了遺產，就另有一種心理：我有這許多家產，還愁什麼穿，愁什麼喫。他的一切上進的心，就從此墮落了。古語說過：「飽暖思淫慾。」他們既沒有事做，就要思淫慾了。這不是遺產制度墮落了青年的明證嗎？

遺產終是有限，他們的浪費無涯，終有遺產告盡的一日。遺產既告盡，就把些家具，東典西賣；家產是有限的，不久也要告盡了。他也少不了做街上的游民，乞化度日了。這不是遺產制度陷害了人生的明證嗎？

遺產制度既有了四個惡弊，所以我說：

遺產制度能夠養成子女的依賴性；

遺產制度能夠產生兄弟們的爭鬪；

遺產制度能夠貧窮了社會；

遺產制度能夠墮弱了國家；

遺產制度還能使父母不注意教育；

遺產制度還能使父母不注意地方公益。

照這樣看來，遺產制度，有六大罪惡，所以養成了貧弱的國家，惡劣的社會，和怯懦的人民。諸位想想，這種遺產制度，還能存在現今的世界嗎？中國有這種制度，宜乎中國貧弱；中國的人用這種制度，宜乎中國人的怯懦。諸位想想，這種制度還能存在現今的中國嗎？

所以要救中國，非打破遺產制度不可；要打破遺產制度，先要我們青年能自立，不把遺產為自己的產業。青年們呀！你快些養成自立的能力吧！不要再被那遺產制度所迷惑，墮落了你的本能，陷害了你的人生吧！

提倡家庭教育的我見

上海南洋
路續學校 陳 沈

教育算是立國的基礎，這一句話是世界的人共同承認的，現在有一班教育家，對於平民教育，社會教育等等，提倡得非常利害。我何嘗不佩服他們的熱心，但是回顧家庭教育這方面，不禁又使我陷入悲觀的地位，家庭教育！家庭教育！這名辭連說過都沒有，遑論及提倡呢？因此我為着這問題，不得不提出討論。

從前的人，以爲家庭教育，就是父嚴，母慈，兄愛，弟敬，夫順，婦和……等等。到了現在，還是保持舊日的道德。咳！這是家庭教育根本腐敗的大原因，我現在分析幾條詳細說明：

(一) 什麼是家庭？

(二) 什麼是家庭教育？

(三) 爲什麼要提倡家庭教育？

(一) 什麼是家庭？我且引杜威博士一段話，來說明家庭。杜威說：「家庭制度，都是發生於多種慾望。第一是色慾，由色生愛，由愛成夫婦，然後有父子家庭；所以家庭的基礎，就是色慾。第二是兒女恩愛，逸樂，保護等慾望，人類想生育兒女，或找一棲逸樂的地方；所以纔建設家庭。第三是求財的慾望，家庭是財產的中心，有家庭纔有儲蓄財產的地方，財產在家中不僅可以私有，還可以傳之子子孫孫；所以求財的慾望，也是家庭成立的基礎。」由上面概括起來，可以簡單說一句：家庭的起源，完全是起於人類佔據的慾望。

(二) 什麼是家庭教育？我們中國不是都沒有家庭教育？但是所謂家庭教育，是死的，不是生的；是奴隸的，不是平等的。所以教出來的子女，大半是他父母的背影。設使父母是窮苦的，下流的，

教出來的子女，到得長大也成一個無賴遊民，將來無賴遊民，再教他的子女，子子孫孫傳下去，永沒有個好的子女。再從另一方面觀察：父母最希望兒子做官；所以日常都以「官」之一字勉勵兒子，一旦能夠得了一官半職，便足以顯親揚名。此外沒有別的教訓，無怪中國人，滿心都是存着升官發財的思想。至於教女子呢？不是叫伊讀列女傳，女孝經，便是教什麼「在家從父母，」一「出嫁靠丈夫」這一類的話。咳！這種壓抑女性，那裏叫做好教育呢？真正的家庭教育，應當要尊重子女的人格，要發展子女的個性，順應世界的潮流，所以做父母的，萬萬不可把舊日的禮法，來教新時代的子女。

(三) 爲什麼要提倡家庭教育？中國的家庭制度，非常黑暗，專制，沒一件使我們滿意。而近來一班新人，又極力提倡新文化，新道德，依我的意思，提倡這些問題，固然很好；但是家庭教育一天不提倡，許多的問題，也不能解決。況且當這新舊過渡時代，新的還沒建設，舊的又極力破壞，其結果必至于兩敗俱傷，這就是我提倡家庭教育的意。

總括上面幾句話，可見家庭教育是狠要緊的，我希望全國的教育家，應當先轉其視線，注意這方面，然後纔可以提倡平民教育，社會教育。

平民教育談

我說道：「世人最不方便，最苦腦的，當要算瞎子呢？」那麼一班不識字的人們，聽了這句話，齊聲答道：「先生呀！我們的苦楚，更比瞎子進一層呢！我們遇了一個沒良心的人，他以為我們不識字，筆頭底下，就要欺侮我們了。譬如街上貼的告示，和傳單呢，人家站住讀得嘖嘖嘖嘖的，不識字的人們，看見這些東西，和瞎子一樣，不知道爲什麼事體呢！你看便利不便利，苦惱不苦惱呢！」說完這篇話，淚滴滴的下來了！我細細思量些，實在狠對的。我以為還是快些振興平民教育吧。怎麼說呢？人類不能不識字，因爲人的需要，不但肉體上不能缺少營養的物質；精神上更非培養不可；否則逸居而無教，是同禽獸一樣呢。杜威說：「無論什麼人，是不能離開教育的；除非那種人生來是廢料如同死的一樣，那或者可離。至于普通人，離了教育，就同離了生活一樣。」照這樣看來，平民教育豈不是很要緊的嗎？全國的學校雖多，而專供一般資本家的子弟們而設，那麼一班平民，沒有金錢，只得不讀書了。什麼國事呵，世界呵，都知道了。個人的交際，什麼條子和信札呢？固然知道了。可憐呀！他們永遠不能識字，就是永遠不能脫離困苦呢。要實行平民教育的人，沒得經濟拿出來，怎得成呢？我們今天講平民教育，明天說義務教育，沒錢是不行的。所以籌備經濟的事，最爲要緊，金錢假使有了，那麼開始進行，進行的手續，第一，就是推翻資本家的教育。第二，就是推翻賣買式的教育。第一爲的經

濟關係。第二爲的設施學校的關係，至於貴族式的教育，已經消滅了許久，也無容討論。我自己不量，匆匆忙忙，寫了一片的費話，希望列位加一個批評罷。

論自修

浙一中 師範部 趙明誠

我們在學校裏，有萬不可捨棄底兩個主要問題：就是受課和自修兩件事體，但是受課的義務，祇要在教室裏先生教授的時候，悉心聽講，抄錄筆記，大概可以完畢了。說到自修，就非常麻煩！因爲我們所學各種底功課，教授雖然靠先生，研究是靠自己的；假使先生教授，果然盡善盡美；我們假如不去自修，那就可以說是徒勞而無補的，但是自修若沒有方法，也是有名無實的！那麼他底方法怎樣呢？就是列一準確自修時間表：晨間做什麼，膳後做什麼，晚上做什麼，空班做什麼，當該把功課周到地支配完好，在表上面詳細地寫明白，黏在自己坐位面前；再來很懇懇地耐苦的照表上做工夫！那麼自修自有自修底成效，求學也有求學底實際；纔可說不負自己——不負父母呢！

詩

[甲]

雜感

慈利 于榕章
中校

峨峨閩北嶽。藹藹移芝叟。大名遍宇內。文章齊
秦斗。雄才衍湘派。身死名不朽。至今傳遺集。千
古誰與偶。自嗟生苦晚。未得同杯酒。中夜空自
悲。淚下爲慘久。

求學至零陽。負笈希蘇章。一時俊傑士。龍起而
鳳翔。二向（觀度嚴如）詩詞妙。莫（秋帆）
黎（景琴）亦幟張。最後得朱子（梅僧）雄
健能文章。如何一分手。各在天一方。秋風動思
興。感人心惻愴。
幼穉趨庭日。頗知弄柔翰。阿祖見之喜。謂可大

門端。許我以傳人。錫我以書篇。恍惚常如昨。長
別竟重泉。迄今無一就。馬鬣已榮然。深愧鄭小
同。使我心中酸。

求古既不易。求今亦堪難。中西而兼至。是用竟
長歎。况余性愚駘。終日不獲安。譬彼駑駘馬。勞
勞行車間。晝驅而夜馳。毋乃形骸殘。熊掌與魚
羹。貪人洵可憐。

醫瘡吟

慈利 于麟章
中學

民間脂膏竭。斯乃國之瘡。如何求醫者。操刀又
相傷。前痛猶未補。後痛毋乃長。蒿目不忍觀。蹙
頰日徬徨。

剜肉吟

于麟章

醫瘡當以藥。何乃自剜肉。昔人嗤其愚。用以比

暴。牧。奈。何。衰。衰。者。輒。欲。蹈。其。覆。感。慨。創。愈。深。淚。落。空。簸。簸。

首夏夜坐

柘皋文學研究社 王恂齋

雨。過。天。氣。清。開。軒。月。正。吐。冷。冷。石。上。泉。湛。湛。花。間。露。烟。鳥。靜。無。聲。流。螢。飛。上。樹。對。此。淡。無。言。怡。然。得。真。趣。

快雨

泰縣代用中學 李正冕

長。空。一。霹。靂。驟。雨。隨。風。疾。額。手。呼。快。哉。煩。襟。條。然。滌。阡。陌。足。甘。霖。蝸。牛。盈。四。壁。月。出。挂。松。梢。空。階。響。餘。滴。

夜雪即寄何玉庵

南通第七中學 徐 駢

雪。花。漫。天。飛。小。苑。深。寂。寂。青。燈。酒。一。杯。誰。人。共。此。夕。掬。我。一。片。心。寄。與。南。山。客。玉。庵。家。紫。琅。

山。下。南。山。客。多。愁。山。中。泉。滴。滴。

古風一章敬輓丹徒吳煥全烈士

士

上海惠南中學 葉秀山

君。不。見。睢。陽。齒。常。山。舌。氣。震。乾。坤。節。不。屈。又。不。見。孟。賁。勇。郭。令。威。攝。人。氣。概。何。巍。巍。江。南。艷。說。吳。烈。士。少。能。文。章。通。書。史。京。口。曾。為。外。交。員。兼。參。軍。政。人。仰。止。忽。聞。烽。火。起。金。陵。投。筆。從。戎。攘。臂。與。堯。化。門。前。試。怒。馬。石。頭。城。上。勇。先。登。林。公。嘉。其。有。膽。識。檄。升。交。涉。使。稱。職。得。意。青。雲。驚。寵。時。解。組。榮。歸。歡。無。極。贛。甯。幕。地。起。干。戈。風。鶴。頻。驚。一。剎。那。為。作。魯。連。探。虎。穴。居。然。片。語。定。風。波。那。知。天。心。不。厭。亂。梓。鄉。又。報。將。糜。爛。粟。六。奔。波。酷。日。中。揮。戈。無。術。惟。長。歎。不。堪。坐。視。入。危。城。拚。

將身命供犧牲冒險還期効調解可憐義士竟
捐生亂平共悼干城毀巨製鴻篇薦香芷元首
願來區一方旌揚義烈榮鄉里我痛年年蠻觸
爭何來蓋畫再弭兵水深火熱悲無訴安得謳
歌舞太平三更夢醒頻揮淚默禱彼蒼起沉痾
藉慰英雄地下魂不負當年茹荼志

春晴曲

上海京陳祥
南中學

花磚遲遲春日長小樓坐覺春風香芳菲百卉
開爛漫嫣紅媚紫縈春光曬鶯巧舌弄春態枝
頭百囀聲如簧晴日轉蕙照桃杏光生艷發相
輝煌含烟翠柳弄姿媚隨風趁燕雙飛翔雕梁
十二珠簾捲琉璃窗明曉寒淺照梁朝日下簾
旌旋進金盤促梳洗攬衣起坐倦惺忪掠鬢支

隨意態慵卻憶香閨鴛被暖海棠春睡夢猶濃
沉沉蓮漏丁東響粉牆卓午曦暉朗錦織天孫
障日輕堂開雲母屏風散花氣如香百和薰遊
蜂浪蝶自紛紛羅衣乍試心猶怯繡線閒拈緒
轉琴鳳團茶熟湯初沸擎甌領畧閒風味無端
天際紙鸞鳴春深花發人歸未

落葉詞

泰祥代
用中學李正冕

辭樹葉似蝶飛秋來難自立搖落任風吹人若
離鄉何異此南北東西隨所止隨所止黃葉村
幾回旋轉復歸根細思量愁萬疊亂離人不如
葉

大水歎

浙江第
五中學陳于德

五月狂風吹海裂濁浪橫流壞雲黑雨工得勢

傾。天。河。乾。坤。純。作。魚。龍。色。去。年。大。水。齊。樓。腰。赤
地。千。里。無。人。苗。危。牆。水。漬。綠。猶。在。五。月。又。聽。狂
風。號。狂。風。如。雷。雨。不。絕。今。年。平。地。水。三。尺。窮。民
萬。口。呼。青。天。眼。血。紛。紛。漲。波。赤。去。年。海。裂。陽。侯
驕。今。年。築。塘。民。脂。膏。三。江。又。報。甌。口。壅。凝。泥。千
丈。黃。沙。高。甌。口。不。通。水。不。下。萬。夫。揮。鍤。泥。沒。髀。
可。憐。農。夫。新。種。秧。一。片。青。青。淹。平。野。村。廬。慘。淡
少。晨。炊。甕。中。粒。米。珍。瓊。瑰。朝。朝。望。水。水。不。減。催
租。縣。吏。乘。舟。來。

冬日農家樂

東臺母 宣
里師範 姜

課。罷。三。時。辛。苦。博。來。一。日。清。閒。樂。天。知。命。不。憂
數。椽。容。膝。易。安。相。彼。穰。穰。滿。家。童。叟。聚。話。桑。麻
靜。坐。書。齋。把。卷。山。歌。無。復。喧。嘩。六。出。雪。飛。預。兆

來。年。多。稼。大。田。定。卜。豐。收。大。有。杖。頭。多。掛。些。錢
有。時。款。延。嘉。客。梅。花。數。點。迎。春。何。必。佳。肴。珍。錯
但。須。美。酒。盈。樽。人。靜。燈。闌。漏。盡。爐。中。獸。炭。猶。溫
小。橋。流。水。聲。斷。月。寒。猶。釣。孤。舟。餐。飽。烟。霞。就。寢
朔。風。滿。樹。颼。颼。擊。柝。聲。來。隔。巷。鷄。鳴。犬。吠。相。聞
傲。我。羲。皇。以。上。何。為。南。面。稱。君。

感時

拓奉文學 李瀛生
研究社

十。載。紅。羊。劫。斯。民。喚。奈。何。農。工。增。賦。稅。魍。魅。弄
干。戈。世。事。滄。桑。變。書。生。涕。淚。多。中。流。誰。擊。楫。還
我。舊。山。河。

白雲寺

廣州教忠 何秀實
師範學校

閒。步。東。郊。外。禪。房。人。跡。稀。石。閒。來。伴。鶴。雲。潤。溼
人。衣。飛。瀑。懸。危。壑。疎。鐘。送。落。暉。物。能。移。我。性。相

對卻忘機。

人間經萬劫。古刹尚依然。殿寂經時誦。庭閒花自妍。寒山千點翠。秋色幾重烟。今日登臨樂。依稀似去年。

松

何秀實

挺挺高千丈。蒼蒼秋復冬。歲寒風節勁。葉老夕嵐濃。疎密好巢鶴。騰擊欲化龍。從來性兀傲。肯受始皇封。

初夏晚遊口占

江都魏存學校王永鎮

敢學偷閒樂。披襟步晚涼。小橋通活水。古墓曠斜陽。月缺荒村暝。風來麥隴香。同歸渾不寂。蛙鼓鬧池塘。

感懷

王永鎮

莽莽乾坤大。英雄立足難。愧非為富俠。恨不食神奸。暴吏威方熾。窮黎苦未安。談兵空紙上。無計挽狂瀾。

秋夜登晴川閣有感

湖陽熊子貞

晴川高閣上。把酒俯流泉。笛譜梅花落。窗含桂月圓。水天渾不辨。笳鼓浩無邊。還是漁翁好。江頭獨釣煙。

擬沈佺期雜詩

武昌楚材中學吳亞屏

征雲連海岱。殺氣暗邊城。落日寒嘶馬。殘星夜進兵。蒼茫家國恨。契闊女兒情。料得深閨夢。飛來細柳營。

秋夜懷人

山東濟南曹景瑜

木落蟬聲咽。空齋伴苦吟。中懷託明月。流水杳孤琴。兩地人千里。三更露一襟。相思曾不見。何以悅予心。

送德稱二哥從張孝若專使考

察實業歐西

南通第七中學徐 駢

此夜難為別。離情月半圓。楓林紅落葉。湖水翠生烟。帆咽千重浪。雲含萬里天。班張男子志。一

題江漢中摺扇山水畫

蕪湖聖雅各中學校童達政

風景知多少。山光清更鮮。蒼松圍古寺。孤塔矗寒烟。遠樹拖青黛。橫崖挂碧泉。一鞭殘照裏。驢背聳吟肩。

新柳步漁洋秋柳韻

榮成寶興高小畢業 湯光馨

掩映深閨欲斷魂。韶華漏洩到閒門。腰肢二八風生致。眉樣初三月有痕。將送將迎桃葉渡。半搖半曳杏花村。封侯夫婿歸來未。何日新詩與細論。

太液池邊隕早霜。輕烟和霧鎖寒塘。幾聲金縷初翻曲。一色藍袍乍出箱。香夢迷離眠禁苑。宮腰瘦損望君王。靈和春殿風流在。得地終須傍錦坊。

鵝黃黛綠襯征衣。歎息從軍計已非。春到窮邊纔隱約。陰籠大道只依稀。盡教情緒隨風去。幸未飄零逐絮飛。自奉簡書驚歲久。聽鶯柑酒十

年遠。

亭長驛短總堪憐。十里輕風五里烟。攀折乍經
還。嬾娜別離未慣已纏綿。不愁青眼無知己。只
惜黃金擲少年。他日百圍生遠籟。併幃無盡復
無邊。

柳橋

湯光馨

絮雪霏霏入望遙。綠陰深處畫堪描。春風萬里
情難盡。流水千秋魂欲銷。帘影飄殘紅板月。簫
聲吹落白門潮。高車駟馬留題在。可許封侯慰
寂寥。

春雪

湯光馨

東風作勢漾梨雲。撲面霏霏玉屑紛。只許梅花
先一著。還教柳絮讓三分。泥融紫陌鴻留印。粉

灑紅閨蝶舞裙。兒女團圓夜深坐。圍爐謝傳醉
微醺。

幾度烹茶掃砌烟。幾番瀟岸冷吟鞭。斬新花樣
翻今日。絕妙詩情勝去年。碧草滋還枯後色。綠
波融入漲中天。空山有箇袁高士。睡過三冬夢
亦仙。

花徑

湯光馨

桃李成蹊春欲闌。閒隨蜂蝶日盤桓。採香西子
蓮初步。歸里陶潛菊未殘。爭願尋芳遊去早。誰
知迷路出來難。長安自有康莊道。紅杏開時走
馬看。

花影

湯光馨

濃香如海亞迴欄。搖曳東風欲畫難。小院無人

雲不掃閒亭有夢月初殘文章須向空中悟錦
繡都從淡處看秋滿牆頭春滿地一年好景判
溫寒

九日

柘皋文學
研究社 宋元生

東籬黃菊已齊開門外無人送酒來陶令枉過
重九節杜陵愁上最高臺十年戰骨埋芳草六
代名山贖劫灰強自題詩掃苔石江南賦罷有
餘哀

小西湖卽景

泰縣
中學 田文秋

課餘閒步岳墩前九夏風光倏變遷桐葉盈階
風似雨蘆花遍地水連天蕭疏蔭滅湖邊柳惟
悴香銷池上蓮獨有桂華標晚節綴枝金粟十
分妍

望海樓懷古

田文秋

巍巍聳峙泰城東井竈千家一覽中遙指泮池
春水綠高瞻文閣夕陽紅射來越弩潮何在揮
去秦鞭石已空此日登臨多感慨滄桑我欲問
天公

松棚

寧海正
學高小 胡靜菴

納涼不待傍池荷結筒松棚興若何滿地碧雲
凝榻久一庭蒼靄護人多蕉窗映綠風頻送竹
徑分涼雨乍過豈必蒲萄藤蔓引夜來明月散
婆娑

蒲扇

胡靜菴

裁就到底費工夫何似方圓織就蒲羨爾生涯
依水石令人意興託江湖搖來暑月輕於紙睡

貼匡牀滑似酥。謝傅當年留賞鑑。一時聲價重南都。

簾影

東臺甲 種師範 王怡親

幾角欄杆抱曲廊。蝦鬚簾捲影微茫。綠窗人靜籠明月。晝閣棋殘淡夕陽。一桁春痕迷燕子。半庭秋色夢瀟湘。蕭疎更有千竿竹。寂寞清陰共晝長。

棋聲

王怡親

聽來錯落不分明。一局安排妙趣尋。清簟疎簾人悄悄。古松流水晝沈沈。敲來窗竹音相和。落盡燈花夜已深。決策也同軍國事。謝家賭墅幾沈吟。

蚓笛

太倉四中 高師部 陳大中

靜聆蚓唱晚風前。清脆渾如笛韻傳。一曲驚殘芳草夢。數聲吹出落梅天。音流蘇砌新成譜。響徹苔陰冷咽泉。有客倚樓閒聽處。爭教三弄興悠然。

竹牀

競志女 校畢業 程福仁

紙屏石枕水雲鄉。一榻風來氣更涼。避俗安排消永晝。臨軒高臥擬羲皇。別饒佳趣拋書久。似有清飈入夢香。記取彈琴長嘯日。前身端合坐幽篁。

碗冰

程福仁

雲作鹽梅露作羹。玉壺風味自凄清。人間烟火羞丹竈。世外觴歌愜素盟。甘液調經公子手。冷香飽試醉翁情。浮瓜沉李宜吾輩。莫問堯廚薦

筍櫻。

蒲扇

程福仁

莫羨齊紈製作工。折來蕉葉樣堪同。三生石上
徵盟契。九節人間卻蘊隆。拂袖欣如君子竹。披
襟亦感大王風。南薰漫許輕相擾。人在商編四
座中。

湘簾

程福仁

琴絕靈妃亦可憐。似留春意雨廉纖。何來燕子
偷窺久。多事鸚哥巧語傳。蘭液香薰銷溽暑。水
晶波灑住遊仙。謫居莫把離騷賦。一桁低垂別
有天。

白桃花

寧海正 學高小 胡日仁

翦綵烘緋萬樹新。一枝淨不染紅塵。被誰喚醒

繁華夢。獨自能描淡。冶春洞口雲深人。覓路溪
頭水。淺月傳神仙家。卻怪招凡客。特化瓊英斷
問津。

初夏村居雜詠

秦縣代 用中學 王同德

暖催芍藥卸紅妝。又放薔薇滿架香。場圃築成
剛割麥。蠶桑忙過又分秧。舍傍蚓笛連朝雨。窗
外螢星數點光。最是村居多樂趣。綠槐陰裏讀
書堂。

望秋

顧田模 總高小 傅仁

偶著芒屨策杖行。到來心目喜雙清。短蘆一帶
低如屋。空翠千層遠入城。野曠人依斜照久。霜
高樹覺早涼生。蕭蕭無限蒼茫色。與月同添分
外明。

聽秋

傅仁

霜寒初重雁橫空。入耳淒清漏未終。鳥夢乍驚梧葉雨。蛩吟先怯蓼花風。孤燈人立重簷下。疏杵聲傳小苑中。作賦閒庭猶未就。秋心脈脈透籬櫺。

寒假別同學

南匯縣立師範沈拯

小窗靜對共研丹。相聚彌歡別愈難。未免有情曾翦燭。那堪無伴獨憑欄。魚龍遠水潮聲咽。猿鶴空山月色寒。愁絕陽關歌一曲。青衫濕淚幾時乾。

白雁

東莞甲種師範徐欲東

為向西風覓稻梁。又涵清影渡瀟湘。雲邊字畫銀鈎冷。月下箏排玉柱涼。萬里塵蹤雙爪雪。十

年旅思一頭霜。淡交早使盟鷗水。安穩蘆花睡有鄉。

白燕

徐欲東

渺渺雲軒拂素輝。水邊來去認依稀。高樓曾結梨花夢。舊巷纔沾柳絮歸。少女風前銀翦掠。美人頭上玉釵飛。過江莫謂無王謝。便把烏衣換雪衣。

七月二十二夜風雨大作偶成

二絕

江蘇代用 淮東中學 穆承暄

狂風吹驟雨。淒絕不堪聽。遙見竹深處。流螢一點青。

驀地驚秋至。牀頭蟋蟀鳴。胸中無限感。輾轉夢難成。

古意

南通代 用師範 奇廣唱

歡情風中花。妾心井中水。井水不自波。風花不自主。

雨夜

揚州仙 女市 王一鳴

飲酒杯浮綠。挑燈窗映紅。讀書渾不倦。寒夜雨聲中。

落花

東臺母 里師範 姜公畏

未回蝴蝶夢。倏忽春光老。一夜落紅多。塔深不能掃。

可憐弱纖纖。幾經風雨折。半面戀紅妝。芳魂迷夜月。

送厚甫兄之戴窰市

姜公畏

紅深丁院桃。綠遍范堤柳。相望風雨中。悵別南

門口

泛棹晏溪

東臺坤 明女學 楊蓮

長堤拂拂總垂楊。一葉扁舟載夕陽。知有客來聞犬吠。野花籬落半勻妝。

春日雜詩

楊蓮

一宵細雨釀春陰。簾外青青草色生。夢覺枕邊人半倚。關心深巷賣花聲。
明朝烟景又花朝。燕子輕盈織柳條。深院晝長人倚樹。一簾花影聽吹簫。
霞光一片映朝曦。早起園林小步時。作夜東君初著色。海棠花發盡垂絲。
池水漣漪春草長。園花穠郁鞠塵揚。簾櫳日午心情懶。庭院風微鳳子忙。

輕煙疎柳小紅橋。閒踏青燕路。幾條怪底兒童相競逐。風箏吹落杏花梢。

樓臺無限對斜暉。步盡長隄緩緩歸。閒向綠楊深處立。春痕一抹映羅衣。

午夢初回力倦時。閒來窗下界烏絲。東風翦翦穿簾幙。吹落瓶花點硯池。

金鴨香殘日影移。春濃酒困意遲遲。閒來花底調鸚鵡。教誦冬郎集裏詩。

一任雕梁燕子棲。恐他花外語喃呢。朝來案上繽紛甚。半是殘紅半落泥。

瑣窗懶續瘞花銘。粉漬紅殘綺恨凝。聊爲芳魂餽往蹟。一庭華雨誦蓮經。

子規啼歇醮醮老。辜負春光又一年。卻怪楊花

無意緒。亂飄晴雪點珠簾。

爐煙裊裊繫詩魂。滿院莓苔靜掩門。瘞罷落英

澆罷酒。一庭風雨自黃昏。(成句)

昭君

東臺甲種師範王怡親

琵琶一曲別深宮。萬里胡天大漠空。閒殺玉關諸將帥。卻憑女子去和戎。

題龔氏夢園

寧海正學高小童遵秀

夢園勝景本非真。未熟黃梁跡已陳。蔓草荒煙亭畔路。淒涼不見舊時人。

張巡廟

南臨縣立師範顧祥麟

迴絕江淮萬里中。危城誓守凜孤忠。縱然李郭能摧敵。不及睢陽保障功。

夜坐有感

湖南慈利中學朱星乙

詩甲 昭君 龔氏夢園 張巡廟 夜坐有感

蕭蕭落木角聲寒。風雨飄搖去住難。萬感如潮
隨夜起。愁看明月上欄杆。

過舊宅有感

湖北第一師範 黎子秋

半畝荒園蔓草肥。廿年曾見昔人非。傷心最是
苔。塔月猶照螢。燐滿院飛。

秋煙淡淡夜淒淒。靜掩雙扉月色低。黃葉滿塔
人不見。寒蛩聲雜夜烏啼。

寄衣曲

黎子秋

巧織蘇家錦字機。量來寸寸製寒衣。想郎難比
當時樣。一歲腰肢瘦一圍。

九月寒衣製未成。空閨獨坐淚盈盈。幾回欲下
金刀剪。長短依稀記不清。

裁衣費卻許多心。尺寸思量到夜深。獨有小姑

偏解事。為儂燈下巧穿鍼。
封侯消息竟如何。鍼綫阿儂受折磨。淚點暗沾
新服上。要郎著處動情多。

花埭春遊

廣州教忠師範學校 何秀實

綠樹青溪路幾叉。梨棠開徧雜桃花。紫駟街過
柳陰去。轉入山村賣酒家。

輕寒輕暖杏花天。春色淒迷倍可憐。烟雨樓臺
三百寺。風流總羨杜樊川。

大好山河眼底收。龍蟠虎踞幾時休。鵝湖千尺
桃花浪。捲盡游人無限愁。

萬家絃管唱歌聲。春到江南雨未晴。記否去年
上元節。滿江風月過羊城。

詩 [乙]

菜花

蕪湖聖雅
各中學校 查群林

嫩黃黃的菜花；

綠油油的葉兒襯着；

怪可愛的，

但是：

她爲什麼不愛呢？

嬰孩吃黃湯

江蘇二
師分校 朱友諒

嬰孩——

你不要呱呱的，

叫苦一般；

世味原是這樣的！

一九二四，五，廿二。於二分校。

題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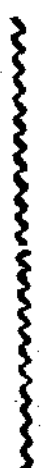
吉林
三師 米春沛

一輪皓月，

斜掛在銀河之下；

青而淡的月光，

照着寂靜的世界。



水那邊，

兩三茅屋，

幾行疎樹，

隱隱約約地露着。

悲哀的心

南昌豫
章中學 曾錫侯

春風呵！

我現由愛你進而怨恨你；
因為你把我以往的悲傷和煩悶又重新括起

。我的嫩弱而重傷的心房，
實不能再受這樣的摧殘呵！



我心之深處，
充滿了煩悶和傷悲的念頭，
在這可怕而黑暗的世界，
我的歸宿在於何處？
誰是我的安慰者？



我可憐而悲哀的心呀！

在這生命之長途中，
你曾經歷了許多的哀苦和憂傷，
何時你才可獲得愉快之降臨？



我可憐而悲哀的心呀！
在這生命之長途中，
業已夠你飽嘗人間不相諒解的痛苦，
你雖想將牠拋去，
但牠已在我心之深處，
深深地留下了哀影重重。



這寂寞而孤苦的人生之途中，
何日方能走完而抵目的點——愉快；

手巾能將我眼中的熱淚拭乾，
甚麼能揩得去我的悲哀的心之苦悶呢？

□ 都沒有了

江蘇
三中程祖洛

電光燈何等明亮啊！
美麗的一隻紅色蘋果，
放在我面前，似乎微微地對我笑！

~~~~~  
電光燈何等明亮啊！  
很有研究的一本書，  
光線射在書上，一個個字都很清楚。  
我讀了，增加許多了興趣！

~~~~~  
電線斷了，電光燈黑暗了！

蘋果呢？書本呢？

祇能現在明亮的地方，
到了黑暗的境界呢，都沒有了！

□ 淚

武昌大學
附中畢業 鄭仲謨

淚呵！

別要長流吧！

有朝流乾了，

又教我用什麼洗面呢？

淚很慰安的向我說：

「朋友，別怕吧！

是流不盡的源泉啦。」

□ 春雨

崇明
師範 吳雪強

春風微微，一陣陣的飛，

飛到草根子裏。

草像喝了美酒，暖烘烘地，

換了青衣纒起。

✻ ✻ ✻ ✻ ✻

春風微微，一陣陣的飛，

飛到花樹叢裏。

樹像洗了香湯，笑嘻嘻地，

披上彩衣遊戲。

✻ ✻ ✻ ✻ ✻

春風微微，一陣陣的飛，

飛到蟲窩子裏。

蟲像灌了薑湯，慍慍地，

在洞裏打噴嚏。

春日的夢境

南洋
中學魯濟武

看啊，那東方的凝紫中

捧出了紅日一輪，

那正義之光

將一切罪惡的黑暗之神驅盡！

✻ ✻ ✻ ✻ ✻

我軀體雖已在小園中

但我的心靈却還沉睡未醒。

柳絲兒撩撥着我的心弦

將我的夢魂兒引向故鄉前進。

✻ ✻ ✻ ✻ ✻

才見着湖中依依的柳影兒

已覺銷魂，

何況淡綠的波紋中

還映着桃暈微紅？



春色在人間洩漏了，

將郊原吹上了一片芳茵；

那婉囀啼着的黃鶯兒，

你可是贊美春色的詩人？



燕子啊！你是飄流的鳥，

我却是流浪的人；

但你已回到南方了，

我的故鄉，却仍是一個夢境！

十三，五，廿六，於南洋。

松溪

浙江陳于德

帶也似的小溪，

懶洋洋地躺在涼爽的松蔭之下，

慢慢兒地向前流去，

發出微妙的清音。



暖烘烘的驕陽，

從尖尖的松針裏射下無數光箭，

在微笑着的水波上閃閃地搖晃。

四面都是靜寂寂的；

除了那流水底婉囀的妙音。

十三年夏日，寫于郊外。

小詩

陳于德

(一) 蟹

牠總算步入「光明之路」，
爲甚「光明之路」就是牠底「死域」呢
？

(二) 花

今天還是這樣美麗——鮮豔，
但是明天——後天呢？

寒夜

二高 胡世傑

冷了！冷了！
刀尖似的北風吹着；
住在洋房裏的人們，
穿了大衣，皮袍，
圍着火爐，還有時說冷。

「老爺！老爺！」

「行善的老爺太太們……！」

慘不可聞的聲音，

塞滿了大街小巷。

狠心的風兒，

吹的路燈暗淡！

洋房上的國旗，

也被吹得瑟瑟地飄着，抖着。

只有那半圓的月兒，

不忍睹這種慘狀，

聽這種淒涼的悲聲，
避在雲裏去了。

報紙

東臺母
里師範 姜公畏

我每日下課後見了你，
都覺得帶着幾分怒的色彩，
真令人不敢再見你了。

十三，一，六，東臺母里師範

狂風

姜公畏

你實在太無情了！
許多的層樓疊閣，
你不去惹牠，
可憐貧苦人住的幾間茅屋，
你偏要將牠吹倒。

默

十三，一，六，東臺母里師範

閻裕醫
專學樂 成斐亭

饑饉連年的鄉村，

那些農夫只是默默地工作。

「你們沒有悲哀嗎？」

並不聞你們的長吁短歎？」

或者問了，

一個很沉靜的農夫顫聲道：

「先生！你也見過牢獄裏的無期徒刑犯人
嗎？也總是默默的。」

太陽

如皋
代師 沙長庚

可愛的太陽呀！將我吸着去吧，
莫教我附着地球繞你。

夜思

沙長庚

夜深了！間壁的酣睡聲，布穀鳥的叫聲

亂敲着我的耳鼓！

要睡；何曾得睡！

布穀鳥

沙長庚

布穀鳥，沒日夜的叫！真勤勞！

可是農人們總不給牠一聲好。

號聲

全椒 葉綠素 初中

什麼東西嗚嗚的叫？

我聽得厭了，

你不是促進和平的先聲，

你是助長殺伐的鼓吹！

雀

葉綠素

小小蟻兒，

不出來了；

小小蜂兒，

亦不出來了。

小小雀兒，

你何以不怕勞苦呢？

呵！你是沒有儲蓄罷？

春朝登桃山亭

江蘇 劉潤生

蔚藍的天空，

黏着片片的白雲。

和暖的春風，

吹着嫋嫋的弱柳，

這時候怎能禁得住我神往。

✽ ✽ ✽ ✽ ✽

我遠眺那蒼蒼的山頂，
頂上臥着燦爛的浮雲，
更足以使我心曠神怡。

✽ ✽ ✽ ✽ ✽

樹上的春鳥，
吱吱吵吵唱着快樂的音調，
他們身上又暖，肚裏又飽，
那管得生活程度的增高。

✽ ✽ ✽ ✽ ✽

自然的真美啊！

我樂極了！

我的心靈和你同化了！

忽地裏聽得廠裏嗚嗚的聲音，

我就滿腔充斥着工人的傷心。

月

湖北劉順初
漢口

天已暮了，

那皎潔的月兒，

由雲之帳幕裏跑出來了，

明晃晃的直射在大地上，

呵！全世界的黑幕，

都被牠揭破了。

十三，五，廿八，於漢口。

戰敗後的黃昏

蘇州一師朱秉鈞

月色清淒，

霜露徧地；
小溪的旁邊，
迷離的天海下，
空留下一個落伍而苟生的我，
支頤暗噓唏。
風聲不住地颯瀝着，
泉聲不住地嗚咽着，
法尊名賤的笳鼓不住地催動着，
吾的心弦只有不住地顫動着。
最慘淒的那普慈的月兒，
斜映着屍首的面龐，
反射出死後的餘光，
回想到四野的燐火，

也許是死海中的銀波；
細聽那徧地的天籟，
也許是精魂的悲歌；
忽覺得滿襟水滴，
是汗？是露？也許是生命的泉源？
我只有迷離模糊。
但恨那爲什麼今夜黃昏別樣長：

哭H C姊

仙潭明 周良斌
道小學

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您難道不聞這悲慘底鵲啼：

~~~~~

悔不該遠涉重洋；

病了時：  
呼母不聞；  
喚弟不應，  
是何等的慘悽！

彷彿是含苞的鮮花，  
生生地從枝上摘去，  
萬惡的魔鬼呵！

一九二四，六，一〇。干姑母家。

### 寄袁海洲

東臺  
甲師王輝真

親愛底海洲呀！  
我們分別不覺到一年多了！  
光陰真快速得很啊！

回想去年這時候，  
我們同窗伴讀，  
形影相隨；  
何等親愛，  
何等快樂呵！

到今天這許多陳迹，  
還印在腦海裏啦！  
您教我怎能忘却呢？

### 夕陽斜照碧霞池

江蘇  
一師王友聲

血色也是底將要西歸底夕陽，

樂融融地像笑得嘴也扯不攏來；

輕輕地將他底帶着多情底金芒——

緊緊地摟住了碧霞池，

吻了又吻，

親了又親；

風神從他們倆的頂上略過，

碧霞池微微地起些波紋，

波紋過處，

顯出一絲的紅暈；

又如千百條的金鱗；

往來游泳。

### 春郊

陽山第  
二高小 華英芳

紅豔豔的山花；

綠油油的芳草；

一疊一疊的浮雲；

一羽一羽的飛鳥；

一起一伏的青山；

一隴一隴的麥苗；

自然的母親呀！

我沈醉你懷中了。

一九二四，三，四，早。

### 故鄉分別時的印象

浙江  
五中 持 乾

「持乾，你到外面去要自己當心寒暖！」

「媽媽，您放心好了。」

「你自己保重罷！要曉得……」

「我曉得的，媽媽！您不必哭了。」我說了這句話，我底眼眶裏的淚珠兒，不經意地滾出來了。

我向送行的佢們行了一個鞠躬禮，低着頭走出門去了。我底淚珠兒滾落在黃色的泥土上，滲進去了。佢們不能瞧見我底淚珠；但我底媽媽總是嗚咽地哭着！

六，五，十三。在紹興

### 還伊的信

蘇州  
二農 曹雪松

我偷偷地流了一夜淚，  
把信兒一封封整齊好還你，  
你信封上第一個糊塗的「麗」字，

是我淚的結晶呵！

我今回想以前種種的癡情熱愛，

不禁放聲哭了；

追思將來種種的危險，

尤其要哭了！

縱然你父嚴厲，

縱然你母頑固，

但你信兒放在我這里，

他們何由能知？

須知你的信是我的安慰者，

我到了煩悶的時候，  
只消拿它出來一讀便好了；  
可是現在呢……唉！

一九二四，一，二四，于宜興西鄉帝鵲室。

### 箭和歌

吳淞中  
國公學 潘咨公

(一)

我向空中射了一枝箭，  
牠落到地上，我也不知道牠在那裏；  
因為牠是飛得很快很遠的，  
吾們的眼力所不能極所不跟的。

(二)

我向空中唱了一隻歌，  
牠落到地上，我也不知道牠在那裏；

因為人們沒有這樣尖銳和靈敏的眼力，  
能夠跟隨這歌兒音波走的？

(三)

過了好久以後，在一枝橡樹。  
我找到了這枝箭，仍沒有破壞；  
從頭至尾的歌兒，  
我找到了在我的她的心裏。

十三，二，九，於家中

### 雜感

吉林  
三師 關桂馨

瞎眼的天公，為什麼把慈光盡力的映射，  
普照人們？

莫非惡者都可以領受你的慈和惠？  
那麼，誰還願欲再作善人呢？

不識時務的風和雨，你們只顧吹呵！潤呵！

可曉得樽籟獲了這些運動，這樣的灌溉，很覺着得意的嗎？

### 夜月

河南楊宗禹  
二中

如眉的一彎新月，  
剛剛射出點光芒。  
一朵朵的烏雲，  
却要把伊蓋藏。  
伊好像有點不服，  
極力的從雲縫裏射出一縷縷的明光。  
檐下小蟲，

唧唧不住的唱。

壁上時鐘，

鏗鏘不歇的敲。

都好像爲月兒拖着不平的論調！

### 天亮

福建集  
美師範 陳達充

天亮了，  
客醒了；  
架上的鸚鵡，  
空中的蝴蝶，  
叫的叫，  
飛的飛。  
你看！  
青天的明月，

也無心再光亮了！

### 夜間

山東榮成  
青山高小湯光馨

夜深了！

夜深了！

大地寂然無聲，

獨有池塘唧唧的蛙聲

叫個不住；

咳！

你總叫死了！

睡夢裏的人也不知醒呀！

### 寶塔

江蘇  
浦鎮馮光庭

直亭亭的立着，

人們的榜樣呵！

風吹——雨打——都不能搖動你；

是個唯一的自立者呀！

我願世人拿牠做個模範！

否則——便是個時代的落伍者拉。

### 沙漠上的印迹

福建晉江吳銘甫  
培元中學

(一)

趕快逃出沙漠，

不要回顧我們底足跡啊！

讓牠們印在那裏吧！

(二)

我底一首小詩，

就是和時間爭戰，

搶來的一些成績。

(三)

早晨的綠草頭上，  
戴着美珠的冠冕；  
太陽以爲是罪惡之物，  
慢慢地把牠們除却了。

(四)

「人們」是自然底化學的試驗品啊！  
試驗品的自身那裏有趣味呢？

(五)

一張雪白的紙，  
牠以爲人們給牠寫上一首小詩，  
是很悲痛而且不幸之事；

所以沙沙地響着！

(六)

剛出世的小孩兒大聲哭了！  
他似乎知道他的未來的痛苦很多的站在他  
的面前。

(七)

小溪中的流水，  
緩緩地向前流去；  
雖有大的小的石塊阻撓牠底去路；  
但是他毫不在乎！



※ 角二元一 冊一 ※

人

體

寫

生

法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吾國畫家往往有以畢生之精力致心於人物畫法而未能得其竅要者因無良好之人體畫教本以作練習之標準故也本書以歐美最新之法參照國人之狀貌體格而溶化之不論新舊畫家皆當奉爲圭臬書中於身體各部之位置男女姿勢之異同老少美醜之渲染光暗透視之支配均詳加說明插圖至百餘幅之多並用三色版銅版鋅版分別精印學者按圖練習自有速效

詞

誤佳期 往新場觀菊花會

南隱 沈挽狂  
立師範

令節休教辜負。且學淵明載酒。一年秋事易闌珊。已是重陽後。移屐過東籬。風景還依舊。玉顏休道似黃花。我比花還瘦。

望漢月 懷友

沈挽狂

已是連朝風雨。攪亂愁人情緒。更堪杜宇一聲聲。獨倚碧闌無語。晨鐘和暮鼓。想帷下幾多辛苦。秋蕪動否。故鄉心望斷。白雲深處。

清平樂 書懷

江蘇第 周文亮  
八中學

孤燈如水。劍作寒芒紫。才展吳箋書細字。陡覺

春寒到指。屢廊明月如霜。酒闌暗惹衣香。辜負一雙翠袖。教添半臂還涼。

浣溪紗 無題

周文亮

不學聰明轉學癡。綠楊影裏曉妝遲。螺鬟手掠強支持。琴譜翻來心上字。扇頭描出夢中詩。隔窗鳥語碎絲絲。

浪淘沙 題畫眉圖

泰 陳元慶  
東中學

曉閣試梅妝。綵筆生香。雙蛾淡畫遠山長。簾外東風不解事。偷襲羅裳。臨鏡自思量。慚愧盤娘。等閒深淺費端詳。畢竟入時新樣未。笑問檀郎。

蝶戀花 送春

上海 邵景康  
南中學

淺淺芳樽斟綠醕。柳絮風輕。人到花深處。杜宇

欲將春喚去。梨花院落。清明雨。著意留春春不住。縱挽春回。又恐春無主。鏡日支頤。渾不語。平添一段新愁緒。

臨江仙 楊花

邵景康

寂寞簾櫳春欲晚。迴旋剪水紛紛。團團玉蝶打柴門。小庭飛捲起。鋪滿綠苔痕。囑付東風休著力。飄零最斷人魂。縱然一落便無根。馬頭風起處。冉冉上青雲。

金縷曲

題同學葉秀山萱堂侍讀圖

上海東陳 祥  
南中學

一幅丹青裏。寫兒時綠窗燈影。讀書風味。莫把尋常圖畫看。中有慈親血淚。本畫荻丸熊遺意。况復飽經家國變。聽烏啼子夜。愁難已。冰檠操

耀彤史。庭前雙鳳蜚聲起。羨郎君究心學業。雲在萬里。聯袂登堂同戲綵。博得白頭歡喜。慰十載苦心孤詣。今歲萱齡剛六秩。集鴻文佳話。榮鄉里。惟令母有賢子。

明月生南浦記感

二 胡少白

生小情場輕易涉。莫怨三生。自有三生孽。灑淚臨風愁未歇。杜鵑啼盡斑斑血。路斷藍橋飛鵲接。一片相思。倩著誰傳說。惟有多情天畔月。為儂暫解相思結。

南鄉子 秋思

胡少白

天外暮雲收。陣陣寒鴉集樹頭。淒切晚風吹弱柳。颼颼。暝色乘風入小樓。往事恨悠悠。獨坐吹簫枉惹愁。月闕。月圓。都是幻休休。且對金樽

過此秋。

憶江南 自題无弦集

胡少白

琵琶冷。欹枕鼓無絃。鳳去臺空情耿耿。花開人  
杳恨綿綿。抱影破愁眠。  
多少恨。盡在不言中。記我蓬萊曾策鳳。由他塵  
海巧乘龍。團扇怨秋風。

菩薩蠻 月夜調箏

胡少白

一輪斜照愁人影。愁人心事愁人省。花底靜調  
箏。素娥天外聽。光陰真草草。未病心先老。尋  
箇寄愁天。抱雲和露眠。



新編

# 水彩畫臨本

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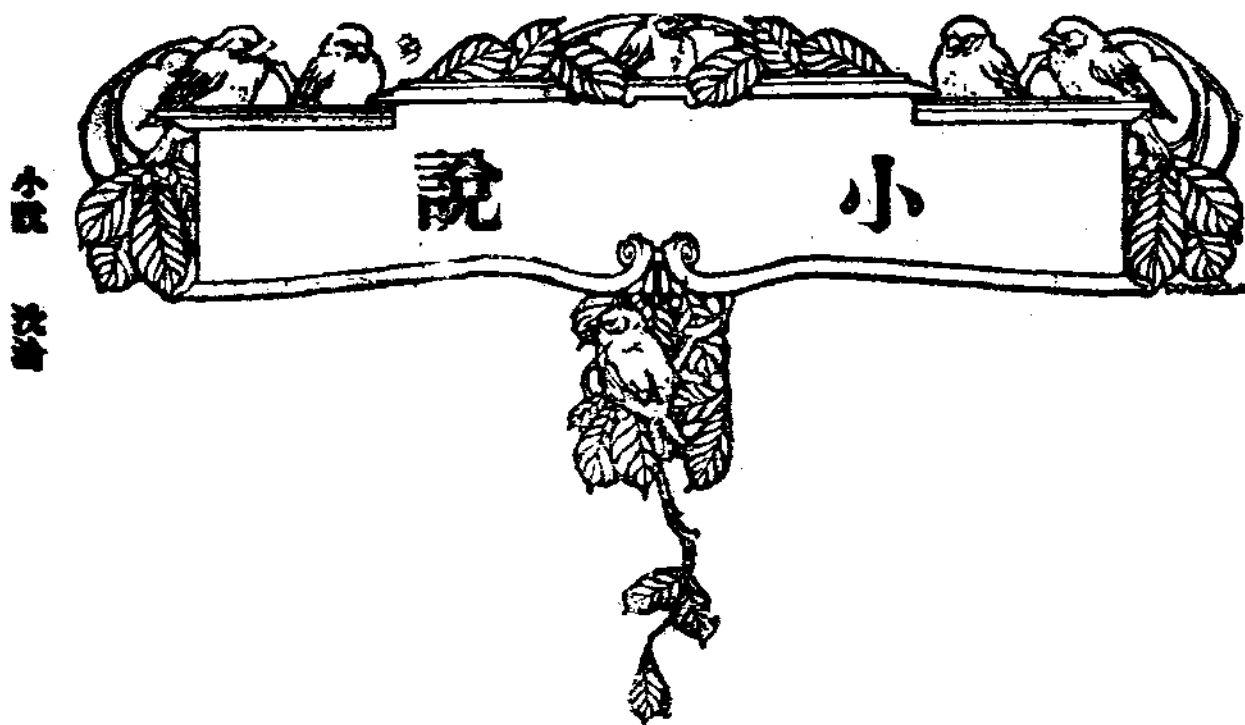
大東

書局

發行

第一編 每編 四角  
第二編 每編 四角  
第三編 每編 五角  
第四編 每編 五角

圖畫以水彩爲最難近世畫家多珍秘其傳以致後學無從階進畫家錢病鶴但杜宇何逸梅凌善清諸先生有鑒於此合編是書凡名家不肯輕傳之妙不憚繁瑣一言之藜詳且所選材料盡通常習見之物極有興味而運筆寫光渲染調色諸法無不由淺而深分條詳解每冊十五圖分彩圖畫法說明練習參攷四項可供教授之用



## 沈淪

江蘇省立第一師範 王達山

他似乎厭惡這些瑣屑無聊的東西，和灰淡徒然的工作般的，遂把牠們七橫八豎的丟在一旁，隨手在案頭書箱裏抽了一本薄薄的書，支頤凝神地默讀了。

他那玲瓏可愛的小妹妹，持着一封白色洋紙信封，呀的推進書房門來，笑嘻嘻地說道：「青哥，這信是方才郵差送來的，你看是不是嬌母那裏寄來的？我前天到嬌母家去喫飯，看見她們書桌上，也有一札這樣的信封。」

「不是的，這是我朋友寄來的。」他摩撫她的頭面微笑的說。

她聽到不是嬌母那裏寄來的，知道沒有什麼和自已有關係的消息可聽，遂沒精打采地轉身出去，說：「哦，我到當是……」

信封上雖然沒有具着發信人的姓名，但他看了那些粗圓的字跡，已知道是那位同學的了。  
「芝青兄：

暑假中一通音問，迄今已兩度蟾圓矣；悠悠衷曲，岑寂已久。兄前函中所發之宏論，實足以表顯堅毅奮鬪之意志，自超超人之精神，非彼徒事睡人而尊己者可比，又非彼僅能毀壞而不能建設者可倫。蓋過高與過激，確係如兄所說現代青年從學校生活渡到社會生活之失敗的唯一原因。且依鄙見察來，社會上無論何界中，惡劣分子至少要占其大半，良好分子惟為彼輩所支配，左右而良好分子，亦因地位與其他之關係，不去稍加抵觸，一任其青紅皂白，混淆是非；久而久之，則涇渭清濁，薰蕕穢臭，自難分辨矣！人生雖不能脫離麵包，但為麵包而忘其本來之責任與使命，實是大謬不然。

弟學識膚淺，判斷模糊，謬謔之談，本不值高明之一笑，顧素日耳聞目覩，不自主而言者也；吾兄其對於「在山泉清，出山泉濁」之流，亦當有所感懷否？

校中一切如舊，吾個人生活，不必多贅，只是碧霞池畔，迎素亭裏，少一摩肩看殘荷，攜手望清輝之知音耳！

敬頌近社。

維中

芝青看了又看，攢了又展，他欲哭難哭，欲笑難笑，他整個的靈魂，如在每點每畫都含有諷刺的字裏行間，喘吁而羞澀地奔跑；又像許多字已囚成一個重圍似的，把他的靈魂圍困在裏邊，向他嘲弄，因此他的視線，同時也被可憐的靈魂牽住不放。

芝青在N城的師範學校時，是個富有膽汁質的青年，在自治會中和出外代表時，益可見出他的特殊能力。他覺得爲團體而做事，是很有趣的事，所以他從來不肯逢難推諉，但他不是那出風頭，炫功名之輩，在人家當面或背後讚揚他，而不現詡詡自得的態度時，可以證實的。他常常向他的知友說：「一個人能爲着多數人而做完某樁事情，方可說這人有「做事的心。」做完而能使多數人在理性的心坎中得到滿意之快的，方可說這人有「做事的能。」他的知友聽他這些儼如長者的話，往往向他頑笑，「你說的不對，我到偏偏不覺得你所做的，在我心中有什麼滿意之快。古人說：「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君豈敢謂子面如我面乎？」對不對？你想想。」說着，大家遂前倒後仰的笑了一陣。



在K縣的在校同學會開會時，他是K縣的人，當然也要列席的。他在二年級時，已做了同學會的副會長，待到來年，就被舉為正會長。他本着自己的做事的心，和做事的能去評這會公訂規章上的宗旨：「本會以互相規過諫失，敦睦鄉誼，及促進本鄉教育事業為宗旨。」這條宗旨的不合理，他方才覺察。他想到：前兩句簡直沒有什麼重大的關係，為什麼排在上面，末句與我們有千鈞之重的責任，反而排在下面。至於規過等行，倘若沒有同鄉會，我們也該有的。進一步說，非同鄉的同學有了過失，我們也該規諫他的。再進一步說，假使走在街上，看見一個惡作劇的人，也未始不該去規諫他。教育事業，是何等可貴，何等神聖！而且吾鄉的所謂教育，是大家知道的……唉！還有什麼可說，他們簡直把職權壟斷起來，把地位當作產業般的遺傳起來。前清的官吏，可以買的……哦，現在的也可買的……那知吾鄉的教育位置，也買得到的，只要能夠識字，什麼都不問。K S日報上，（K縣的）不見得凌空杜造的。斷這還了得，我們現在要去唾罵他，剷除他，當然不但不能而且不是正計，指點他，提醒他，方為上策。這雖是間接的，但也是一種正當的宣傳，超拔他人的精神。

有一次開常會時，他把對於原訂那條宗旨的意見，和自後對於本鄉教育上要大家共同合作的一件事，就是創辦口口半月刊——都是關於促進本鄉教育方面的論載——表述於衆人，待商

酌而表決。這樣，當然很容易的通過了。

他以為如此一做，然後將來再親自去直接的改造一下，對於平素的願望，至少可生一分效果，所以他覺得很是樂觀。

他雖不是這半月刊的主撰，但他的論著，差不多每期可以見到；且所論總比他人誠懇而透澈。有幾位同鄉，每說他過於和平，無關痛癢，他總說過於和平，當然不好，我只要在和平之中，含着指示是非的意就是了；設使把指示置在責備中，他人定要不甘心服而屏棄了。

課餘後，校園裏，時常可以聽到他們的笑辯聲。他知友中的口才最流利的，要首推維中了。其次是景止，景止和宗玄，又是最能滑稽。他們三人都比芝青後一級，而且三人都住在鄉間，惟獨芝青家在城中。此外也有好多的同鄉，只是不及這三位更知已就是了。

距離畢業期已經不遠了，那些會長代表等職，他就交卸了。因為，大多數師範學校，往往規定在試教的一學期內，沒有被選舉權的，這大概因要從事一切預備，而沒再有多大餘暇的緣故。

試教若干星期後，例須到外埠參觀若干星期，然後再回校試教，試滿規定的時間後，方始畢業。

參觀團將出發時，他們先同級任教員開個談話會，商議地點和日期。

外埠許多學校的設備組織，本沒有什麼兩樣，或特出之點；可是在芝青看來，似乎都和他自己的學校與附屬小學，很有些不同的所在；至於把本鄉的十幾所小學比起來，更其不同了。他的日記簿，因此也要比他人多預備幾本。有一天，他們到C埠去參觀，下榻在縣教育局裏，他遂把這縣教育局的預算，決算等報告表，和一切行政的表格，統統抄起來，足足抄了一本日記簿。景止等見他抄得很認真地，而所抄的就是這些報告，於是就戲弄他說：「你爲什麼這樣抄錄，怪簡畧的，讓我去請局長在外面的陳列室內，拿本這縣的最近的學事年報來給你通本抄下來，好罷？」他方才暗笑自己抄得太不經濟了，遂去買了一冊來。

他們除參觀學校外，并遊覽當地的名勝。山水的清秀雄偉，當然不同。有說這山不及那山，有說此水不如彼水。獨有芝青對着這可愛的偉大的自然，覺得淡漠不以爲奇，毫無興趣，與他遙遠的前程，沒有什麼指導的可能，與他將來的事業，沒有什麼幫助的可能。別的同學，或高歌，或長嘯，或把名貴的古蹟照起來，或做寫景的詩，或做懷古。可是，這些工作所得的成績，在芝青看來，都以爲沒有意思的。

回校後，他把這無上珍貴的日記，整理了一下。

第二次試教時，他似乎覺得比第一次有些成竹。講到爲什麼這樣，那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了。在行畢業禮的那個盛會時，悲壯的國歌，雄興的校歌，響遏行雲的悠揚的絲竹，口若懸河的師長的勉詞，這時芝青的堅毅而熱烈的心裏，也不免有些悽黯依戀之感。他隱隱地憶起從前初離慈母和妹妹而搭輪起程時，也有這樣的心情，和這樣的景象。

夜短夢頻，神思迷離，他彷彿已在本縣某高小任職，並且景止……等彷彿也畢業了，恰巧和他同事，又彷彿景止因在K S日報上發表一篇關於本鄉教育行政方面的評論，被縣教育局長當面責問，他好像理由很充分地爲景止辯護，又爲他們排難……

慈愛的母親，好容易盼望到芝青歸來了。

芝青看他母親的愛子之心，真是隨着她年歲而增加；無論買的什麼食品，必先儘兒子，後儘女兒，自己甯可不喫，倘若有時芝青推却，或轉給他心愛的妹妹時，她就要不快意。

芝青想天下母親的愛子心，當要超出於一切所謂「愛」的上面了，父親的愛，恐也不能駕馭

牠，但是……父親何嘗不愛我，只是七歲的我，對於那些……忘了！模糊了！惟有這內外無助的可憐的母親，撐着這些微薄的遺產，勉強度了十四個寒暑，把我兒女倆提育到如今。呀！親恩如海，我把什麼來報答她的願望呢？菽水承歡，時期已臨；可是，在這冷酷無情的社會裏，自私自利的人海中，我將怎樣去混雜呢？我的生命，恐怕比狂風中的遊絲，怒浪中的細砂，還要飄蕩沒有着落呢！

忽然間，他斗然自責是個懦夫：爲什麼初入社會，就感到這些……從前的意志怎樣？精神怎樣？哦，我決不是退陣的落伍者，這可絕對的自信的。

他又搔髮咂嘴的自言自語道：「然而也有爲難的所在，十分爲難的，試問我現在到那裏去奮鬥？那裏去改造？和那一人先奮鬥？向那方面先改造？拿什麼去奮鬥？什麼去改造？奮鬥，改造等字到是很好說的，說來而且很好聽的，做做呢，試試呢。」

「那輩雖則生着古董的腦子，銅臭的心兒，眼睛却是生得非常之高，以我這個初從學校脫胎出來的無聲無嗅的人，那裏在他們眼窩中，又況我單騎獨刀，雖具辟易萬夫之力，也沒有用。我不是不能到外縣，甚至外省去任事，度那不問長短的舌耕生活；只是倘被良心責問起來，「你既有今日，何必當初。」我又怎樣才好呢……」

他又硬把恐怖和彷徨，關在心門外邊，然而不時的聽到牠們的叩擊心門聲，  
蒸人發悶的天氣，越到正午，越是厲害，他洗了一個冷水澡，就寫了兩封信：

「維中兄：

我是個初入社會之海的弱小者，彷彿萬里大江帶來萬噸沙屑，我不過是萬噸中的一粒罷了；但我決不以我這樣的微小，而遂使我的願望也隨之微小了。你知道那沙屑除建設牠們的新地外，還有一件極重大的使命嗎？那伏在水平面下的暗礁，既不陷下，又不漲起，我們不可怪怨牠，應該了解這是牠的最高能力點，正需沙屑向牠本體上堆積上去，使牠也成功一個葱綠可愛的新島嶼。那末，航海者不但不受其害，反而要藉牠以避颶風大浪呢。

我將以和平與自抑去力作，我覺得「急」和「高」實是青年初入社會失敗的唯一原因。  
願你身心安康。

景止兄前代為請安。

「芝青」

「宗玄兄：

小談 沈論

五

我在校時一胸願望之箭，險的橫遭那莫知而至的屏擋所挫折，現在正深深地藏在心的深處，以待放射。然將來成敗，也難預筮。我這些箭是立志定意的預備射在那些人的瘡潰處，不是射在他的面具上；射在瘡潰處，或可使他自覺瘡的所在，射在面具上，那是不行的，因為他們也有羞惡之心的。恕我於爾。

願你愉快的消遣那茂林修竹的鄉村之夏。

芝青

寫完後，再讀一遍，見辭頗盡意，遂覺得非常滿意。

晚餐後，暑氣漸退，夜風宜人，母兒女三人，在庭中納涼。繁星點點，銀河橫延。他母親揮扇而帶着似樂似憂的口氣說：「青兒我以為你最好就在本城做事，不要出遠，因為一出遠有許多不便利的地方，家裏的長短，都須信來信去，可是這還是小事，至於我不託膽你出遠，實是大事。」

芝青本不願意出外服務，所以就爽快的說：「我本來這樣想。」

「本城的進德小學，到和我們住家很近。」

「是的，那到真是很近的，只是……」

他的妹妹看見一顆星搬場，連忙推他的哥哥看，待芝青看時，早已沒有了。她還笑她的哥哥眼

睛不敏捷。

「譬如像這樣的學校有月俸……」他母親說到月俸兩字，就自斷其言而自語道，「不，月俸多少，到不在乎此，只要不出遠就好了。」

芝青好像沒有聽到她的自語似的：「那是沒有一定的，須看担任的課目多少，和那學校的性質怎樣。」他煩惱地說。

「什麼叫做性質，學校不是一樣的嗎？」她急促的問。

他的妹妹忽然想到前天買的蚊香沒有點完，便問她母親現在要點勿？她似乎撥忙的說她麻煩，叫她若要點，儘管去點就是了。

芝青揮扇而說：「很好，妹妹你去點就是了。今夜雖涼，蚊兒到是很盛的。」轉身繼向他母親說：「性質是指公立和私立而言，因此經費的多少，就有不同了。」

「那末那個多，那個少？」

「這也沒有一定的。」

.....



他母親的熱烈的希望，足使他意志上，精神上起了不小的搖動；猶之一鍋澄清靜止的水，被下面熊熊的火燄薰迫着，於是牠不得不對流而不安甯了。

過幾天，景止等的回信一齊來了：

「芝青：

我現在得了中暑症，頭腦暈眩，精神疲憊。兄的立志行事，勇而且縝，使我佩服。唯望前進，將來定可爲吾鄉教育界之拿破侖。

祝你近好。

「宗玄」

「芝青：

炎夏日長如年，使人無聊。我與景止日日一同消遣，或對弈，或游泳。最近又借陳氏宗祠的一所邊廂爲消暑所；因陳匡兄與我貼鄰，且係知己，此廂漆椽晶軒，空氣清新，前有梧蔭之蔽，後臨碧荷之沼，遠寺鐘聲，引人禪心，中庭歌鳥，動人清聽。夫吾儕既得一閒靜安適之消暑所，復多一心心相印之好同伴，真是夢想不至。

兄志堅識超，所論極是，望努力！

願你矢志擊楫之歌。

景止和維中

他看了只是吞聲不言，自去盤算了幾日夜，仍沒有想出什麼方法來，但母親的希望，的熊熊之火，時在他心底薰炙着。他只有暗傷自己能力的薄弱，和命運之路的崎嶇，背人椎心洒淚，一聽命運的主宰而已。他想到古籍上「達人知命」的話，不禁心麻喉癢，苦笑一聲。

他致了四五封求薦的信於他先前所指為古董腦兒和銅臭心兒的人，又面談了幾次，才算有了着落。

他因任事的學校，和住宅相距不遠，就不寄宿在校裏了。學生的課內作業成績，也帶到家裏改筆，有暇時，還可以教教他的妹妹，或自己研究研究。

這時足使芝青點綴無聊生活的，除讀書和教他妹妹外，還有一位鬚髮斑白的鄰老，他很歡喜芝青的一切舉止和言語，他是秀才出身，八股文章是他的拿手。芝青最愛聽他講科舉時代考試的

怎樣嚴格，和怎樣作弊；他也很要聽芝青講英語，他每每任意指着一樣東西，請芝青說英文名字。此外他又喜歡聽芝青講歐戰的情形，當芝青講到鐵甲砲車怎樣馳騁縱橫，飛行艇怎樣拋擲炸彈，潛水艇怎樣施放魚雷，襲擊敵艦，直徑口四十二吋的大砲，發射得怎樣的遠，他直聽得頭欹眉蹙，張口愕然。有一次，甚至鼻烟瓶口未塞而置入袋內，也沒有覺到；所以後來他要求芝青講時，芝青總笑叫

他摸摸袋裏的鼻烟瓶塞再講。

這些漫談，比他自己看書時更易解悶——解掉那些已爲陳迹的不堪回憶的往事，和目前黯淡而無生趣的生活，將來飄渺無着的去路。

這天正是星期日的下午，他和鄰老尤之對了兩盤棋，回來改了十幾篇綴法，覺得手腕有些微酸，遂抽了一本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這書是他在校裏看過而沒有看完的。當他翻出看時，他暗想：牠——指書——真能在這濃霧迷漫的苦海中，指出一條我所應走的路，以免終於沈淪在黑越越的狂濤中罷？正想間，他的妹妹持信推門進來，把他思緒打斷。

他看了信上的語句，措意，好像維中已經知道他的近狀而故意來譏誚他的——譏誚他的儘

弱無能，譏諛他的「在山泉清，出山泉濁。」他仔細看了七八遍，越看越難堪，覺得不得回信去申訴一下。

「維中兄：

來書所言，使我拜倒，更蒙下獎，使我汗顏。往昔之願，已爲陳迹，今日之遇，又豈余之所志；至於將來，更不可言矣！嗟乎我友子將何以諒宥我？何以慰安我？

命運何也？麵包而已。生命之舟，爲麵包所驅使，主宰天下事，孰痛於是。今者，予將竭誠望爾母以往昔視予之眼光視我，毋以往昔待予之心待我。然爾當透澈了解我，以苦海狂濤沖擊中可憐之生命了解我，以天下母親嘔心瀉愛兒子之願望點——唯一之願望點——及爲子者內心反應之愛之心了解我，我非不能屏撤一切，而行己使命，盡己責任，但我今彷彿另生一種異樣之感覺，我所具之能力，真是微細已極，雖盡量施出，亦難見若何利害，若何痛癢。我友乎！黃河豈寸膠所能理，大廈豈獨木所可支。我今惟有閉目掩面，一聽天命之所如。所冀者，異日執轡以從君等，附驥而致千里耳。然我今沈淪矣……

我從前對於先我涉足社會而沈淪之青年，所論未免太苛，我不應不設身處地爲彼表同情；

而今，我又豈能反目後我涉足社會青年之同樣議論我哉。

校中同事，非予所甘與爲伍，故予不留校而居家，暇輒與我妹玩讀，鄰老漫談。悠悠歲月，藉此而度。蓋沈淪而并此也無，則沈淪而又寂寞可絕矣！含泪握穎，敬請文安。

宗玄，景止兄均此。

爾沈淪之友芝青

他寫完後，又想：那位口才流利，辯論巧妙的維中，看了將生何等的詫異，而笑我「終始參差，蒼黃反覆」呢！但他是個明達之人，對於他親愛的，沈淪的朋友，或可體諒，了解一些，而表示幾分同情罷……

他於是決意地去投郵了。

一九二四，五，四。蘇州

## 痛定思痛

蘇州第一師 瞿貽蓀

(一)

我是一個娟秀活潑的女孩子。這不是我自己誇口，村前村後的人，都是如此美贊着。

東隣的陸公公，最愛我的一笑。他說：「一天中的勞工報酬，得此已足！」但是我不易發笑，必見

他伸出皺黃的老手，向多年的陳葫蘆中摸東西時，我乃笑盈盈地迎上去，叫一聲陸公公，舉起小手來問他索沙炒蠶豈了。他還不肯就給我，必須替他摸了幾摸鬚鬚。

我因爲一笑，遂可得滿袋的蠶豈，因爲得着了滿袋的蠶豈，便可以歡樂我的小朋友之心，因爲歡樂了我的小朋友之心，於是大樹蔭下，古牆旁邊，清水溪畔，綠草地上，一羣天真爛漫的小人中，均有一個我在其中間頑耍。但是他們待我很不平等，隔了幾天，沒有東西給他們吃，竟要將我驅逐出來，不與我在一塊兒玩。

我六齡時候的春天，陸公公死了。我不懂什麼叫做死？一定要去看他。母親不准我去，她說：「你以後吃不着他的蠶豈了！」我說：「難道我不會笑的麼？」她說：「痴孩子，他已在棺材中了，不久要埋入土中去。」我才知道這便叫做死。蠶豈之慾神，激動我稚心而哭了。

(二)

唉！兒時的情景，一幅一幅映眼過去，這幕影戲，教我何忍欣賞呢？但是我極願兒時的大哭多幾次，不望現在的淚墮幾滴啊！因爲兒時的哭，好比活躍的泉源，雖然涓涓的時常滾出，其味是醇厚甘潤的，其香是芬芳馥郁的。現在所流的淚，則不然了，辛辣之中，而帶血腥之氣，粗布枕上的紅痕，正是

我幾月來的生活之表象啊！

我不識字，我是個鄉村姑娘，也會織布，也能下田，城中的人們，均說鄉間女子是粗腳笨手的，我也承認。惟其他們窮窳嬌弱，所以要我們來供養她們了。我憑着良心想，每當吃飯就寢時，滿腔覺得平安，我確實以自己的勞力，換來的代價。

貧賤兩字，已成我的代名詞了。而尤以二小姐爲最。稍有不適意事，總是對我痛快淋漓的大罵重打。唉！我豈非做了她的出氣物呢？我和她的年紀，不差多少；我假使上學讀書，不至像她的三年讀一本老大學，唉！我的天才，竟被黃金埋沒無聞了！

(三)

回憶到老母臨死的時候，她以最微弱之音向我說：「我的肉啊！你的厄運快要臨到。我一生所對不住的，便是你，到今日還沒替你成親……你的叔叔，是何等凶險尖刻之人啊！望你留心……」我一壁聽她說，熱淚盛滿眼眶，潸潸瀉下。一剎那她的痰升氣喘，眼珠一白，便沉靜下去。我竭力嘶喊，她終不應，這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伏在牀前號哭！

不知道我哭了多少時光，叔叔嬸嬸才徐徐的由後門裏走進來。他們假皺眉頭，撫着我說：「春

「英！不要過分傷悲，死者已死，不會因哭而復活的，快些揩淚，想想善後辦法。」還有許多鄰人，聽得叔叔之言，多說：「對極了！」

我只顧哭，也不去睬他們，家中赤貧如洗，從什麼地方去辦善後呢？叔叔又說：「一時之間，要拿出幾十塊錢，難之又難，聽說城中章老爺那裏，要僱一個女僕，春英啊！百善孝爲首，你別哭的過悲，反而遭傷自己的身體，豈非陷于不孝嗎？不如讓我同張媽講一下，因爲她時常上城到章家去的。假使章家用得着，不妨先付一二十元來辦理一切，然後你再去服役，好不好……」他未說畢，嬌嬌插口說：「再也沒有這樣好！春英叔叔不是有意要你做婢去，實在自家也拿不出錢來。」

我聽了覺得不錯。叔叔家况，也是很窮，所以我默允了。明天過來，居然張媽與叔叔同來，叔叔手裏並且拿着一張紙，他說：「這張便是你到章老爺家去服役的證據。你只要畫了押，那末，喪用一切，差不多有了；或者還可以餘多的，給你做些衣服。」張媽只是微笑，叔叔又拿着筆給我指着紙上說：「你在此畫一十字。」我顫顫的手，握住了筆，豎了一豎，又加上一劃，叔叔摺好了，交給張媽，他還代爲不住的感謝她。

叔叔替我辦理一切，我也不知用去多少錢，還是有餘呢？還是不足？及喪事完了之後，他才對我



說：「我還填去兩塊錢。」

頭七方過，章老爺家已經打發張媽來催了幾回。我沒法可想，只好背了一個小包，對着母親的木主，哭了一回又一回。張媽說：「留些力罷，還要走十多里路啦。」我乃鎖了門，隨着張媽而來，從此我的生活落于地獄中了！

(四)

章老爺家裏的房屋很多，有高樓，有大廈，有花園，有亭榭。到如今有的地方還沒見到。我是供二小姐使喚的。她一年三百六十日，差不多總在樓上的。她的性質極暴躁。起初，我不懂得她的皮氣，幾乎每天要給她打一頓，少至一場大罵。現在比較的少吃些痛苦。這個不是她的殘忍心減少，是我服侍的周到，不惹她的生火啊！

有一次她坐窗前刺繡，忽而喜，忽而怒，忽而不語，忽而拍桌狂叫。我見她這樣變態，以為她發瘋，及走近了她的身邊，她竟伸手便打。我於是默默的坐在靠壁那張凳上，不覺睡着了。

夢中頓覺頭部大痛，驚醒一看，原來二小姐堅持竹板，又要打上來了。我急急避開，足上給她打了幾下。她嘴裏還說：「你這賤東西，我無事時，要你來東張西顧；我有事時，你倒安心躺覺了！賤骨頭，

我家以五十元換你來睡覺的麼？還是來任我使喚的麼……」

我嚇的渾身戰慄，立在門角裏，撫頭而哭。我聽到以五十元換你來的一句話，不覺大驚！因爲草喪事，決不要用掉五十元，淺薄皮材，多至二十元，衣服又未新做，替著的舊的，又未用炭灰，又未正式開弔，舉重的人不過四個，一人一元，不過四元，哪裏還不足而要叔叔再填二元呢？所以母親臨死時要說：「叔叔是個凶險……」

我想到這裏，她又執了竹板趕前來了。我便慌忙的說：「下次不敢！下次不敢！」她說：「趕快去把燈火預備起來！」我乃端着燈兒下樓去灌煤油，此時之心，才漸漸的慢跳。

(五)

我終身——甚而至於死——一切記不忘的一次，便是當我來了兩天的一個晚上。老太太叫我端了一杯參湯，送上樓去給二小姐喝。并且叮囑我說：「杯中物，當心端着，一不小心，你要多做幾年僕役啦！」當然，我很謹慎的端着。剛上樓梯，我就感到困難了，因爲我在家中，只有兩間破屋，前門後門，竈下房裏，很自由的直進直出，從未跑過樓梯，我到此地來的第一天，上樓去拜見二小姐，覺得比攀山還難；一手扶着欄杆，雙目下注梯級，徐徐的上去，有幾個女僕擁來看我，在樓底下吃吃笑不住，說我

樓也不會登的。

空身登樓，尙且如此困難，何況手裏還拿物呢？而且還是值我服役幾年代價之參湯呢？所以我又要當心，不踏空，又要注意杯湯不潑，豈知越是小心，潑的越是利害；我又想到老太太嚴厲的叮囑，不覺顫慄起來了。因此一杯參湯，由手中脫落，碎的一聲，杯碎湯散，我坐在梯級上，呆若木鷄，上下意識都失作用。

二小姐大約聽到響聲了，立在門口向下望，見我已做失誤，她劈口說：「賤貨！快上來！」我不知不覺的到了樓上，惟有渾身戰抖，使我立身不定。看她關上樓門，在桌子底下找出一根藤繩，怒氣的說：「把你兩手反在背後去。」我好似受了催眠術的樣兒，依她吩咐。她於是將我兩手緊結起來，在抽屜裏拿着一支銅尺，向我兩手連連的重擊。口中還說：「初來便誤大事，到後來真不得了！你的兩手不好，所以要打手，這樣大的人，樓梯也不會自由地走，脚也要打。」她一壁說，一壁輪流的打手打脚。我喊：「下次不再痛啊！痛啊！」她說：「你要喊打嘴，你要哭打眼。」我只得吞聲飲泣，到後來四肢麻木，不覺得何部分是痛。這夜晚飯也沒有嘗着，及她就寢時，才把我釋放開來，可是足也不能行動，手也不能做事。就在地板上苦度涼夜，哭又不敢發聲，惟抹淚飲泣而已。舉起手，血痕漠漠，只有中

天秋月，從樓窗裏透進來表示嘆息！

(六)

同是一個人，爲什麼她能使喚人，而我被她喚使？同是具生命，爲什麼她的生命如此寶貴，我的生命不值一杯參湯？同是一樣年紀，或者我的氣力比她大，爲什麼她來痛打我，而我不敢還手？同具一口，或者我的理由比她充足，爲什麼儘她振振有詞，而我一言不敢發？唉！我常如此想，我知道了！我想到這地，不覺放聲大哭。但是又恐怕鬧醒對牀的巧弟，巧弟的資格比我老，她先來二年，并且是章老爺的愛婢，所以我在她面前，雖然一舉一動，一言一笑，也是非常留心。如果冒犯了她的，去過了說話，那末，自討苦吃了！

唉！天這般冷，我還是薄被白蓆。雖然在家中睡慣的，不知到何年何月才有巧弟那般的豐衣厚被啊！我的兩手兩足，時時覺得隱痛，要眠也不能。手上的血痕，對之何等傷心啊！掉轉頭來，冷淡淡的月光，從窗中射進破帳裏來，好像安慰我的痛苦！

## 開會的速記

松江第三中學 程樂

——一個洋裝少年的演說詞——

鈴聲大振，羣衆魚貫入演講堂，濟濟滿座，約五百餘人。旋有一穿中裝者，年約四十許，登臺報告；未幾，介紹一穿洋裝少年，登臺演說。我亦在座中，速記之，以就教于諸君焉。鄙人——演說者自稱——學問很淺薄，智識很卑陋，去年始畢業于某國文科大學。今日鄙人與相親的諸君會面，非常榮幸！至今日鄙人欲與諸君商榷者至夥，茲就將一時感覺者言之。今日中國之社會，一污穢充塞之社會也！需要之人才，徧地皆然。故君等學成，不患無用武之地！特無學者，將來社會中，恐不能有一立足之地耳！中國專門人材之缺乏，較之財政，尤爲竭蹶，則社會之有望於諸君者何如？諸君其勉諸！現在一般次等之人物，欲求負絕一世之人物，殆不可得。今日中國社會之不良，可謂達於極點！苟以身投入其中，殆必喪失此節操而後止，鮮有能自拔者！諸君今日在學校中，雖各校之校範，有佳否之別，然既名校範，尙不至喪失人格之價值。若至社會，則恐難言者矣。吾國自提倡新學以來，已二十餘年矣，其效不過如是，初反對新學殊夥，欲復其舊思想，今此種勢力，已銷滅無餘，足見非新思想之敵也！然一般提倡新文化者，往往受社會惡濁之空氣，喪失其節操者。故提倡新文化者，非大放光明，另闢一新世界，——不是上海遊戲場新世界啊——一掃從前之惡濁不可！否則肉食者流，其誤國殃民者，必仍未有艾也。他演說至此，略一休息，即繼續云：昔英國某哲學家有言曰：「意之所至，無不可達者，在人

自爲耳。」由是觀之，人生於世，最要者即開拓一己之命運是也。吾輩命運，決無有冥冥中爲之主宰者！有志竟成，天下固無不可成之事；人至稍有智識時，即無不有未來之思想，我將來祈望爲士，爲商，爲工，爲富貴，爲貧賤，和爲何種之事業，皆無不在個人思想中，斯即我人所謂「志」也。人至青年時代，即當有志——定志時，因該慎之又慎啊——此後有所作爲，即無不準此「志」以進行，雖有種種困難，亦無足慮！蓋困難者，爲最有益於我人之藥石也。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使之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此實至理名言，我人宜三復斯言！少年講至是時，聽者稍覺有疲倦狀態，少年即大呼曰：我能手之所指，有一極美極麗之妙年女郎出現，諸君願閱我此幻術乎？諸位聽者，頗以爲奇，翹首望其如何變法？於是精神大振，無有疲倦之狀態者。少年笑曰：美麗之妙年女郎，其所以能吸引人之愛力者，惟「色」而已。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手之所指，空也！亦色也！亦一極美極麗之妙年女郎也！聽者大悟！鼓掌如雷。少年又洋洋繼續演講如次：古來英雄豪傑之所以成爲英雄豪傑者，抵抗「色」之力殊強！古人所謂「兒女情長，英雄氣短。」良有以也。今試譬諸人身，殆無不畏嚴寒相侵，鼻則獨否？雖大風雪，終年無物以保護，而鼻未嘗畏寒，是鼻之有抵抗力也。其抵抗力所以如此之強者，非一朝一夕所致，實自幼即如

此，歷練所致而然也。若使吾人自幼將人身各部分，亦如鼻之無所保護，——那末就是裸體了，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裸了體，實實真好看！并且合于衛生呢。若然美人也一絲不掛，裸了體兒，比較圖中的裸體美人，還要增加無量數的美吧！——亦自然有禦寒之對抗力矣！袴富子弟，出必汽車高馬，乘下風而奔走者若而人，頤指氣使者若而人，及其結果，乃多墮落不可問聞者而貧困之士，在初雖遭人齒冷，將來多有所作為，何哉？在勞苦有以增加其抵抗力也！譬諸過山，有下山時，必有上山時。譬諸航海，有順風時，即有逆風時，然則人不能無逆境，亦猶過山之不能無上山時，航海之不能無逆風時也！倘祇知能下山，祇航順風，則一旦苟遇上山及逆風，其不傾倒而失慎者幾希。聽者至斯，正在洗耳敬聽之秋，忽聞少年大聲呼曰：諸君！諸君！有家庭之隱痛否？有諸事不順我心否？及其他種種之逆境否？諸君！諸君！請不必憂愁，不必煩惱，蓋此乃天與諸君一歷練之絕好機會也！諸君若能於此時，將此難關打破，則過此咸快樂矣！譬如在學校，所讀之書，有不明者，所受之課，有未解者，必詢諸師長，質諸同學，至瞭然而後已。此亦所謂打破困難之一也。諸君勉之誠之！諸君在校，勿以輕心掉之，必須努力養成一良好之學風，為各校之模範，影響所及，使遠近各校，皆聞而興起，豈不善哉？而諸君之責任，又果何如也？以諸君之學力才能，再加以堅毅不磨之志向，一往無前之氣概，前途未可限量！諸君既負

此重望，益宜自勵自勉！勿視此身太小；勿視學業爲畏途；勿以爲事之難成；必須在休養之時，痛下一番工夫！——呵呵！不要怕痛啊！不要怕痛啊！——在校則與同學相切磋砥礪，將來在社會上辦事，力挽救時世爲己任！時時自鼓其氣，毋一息之或懈！毋一事之或餒！十年或數年後，我中華民國庶有瘳乎？現在社會風俗日壞，改良無由；惟在諸君將來改造一下；君等學成，不患無用武之地！所患無學者，不能立足社會耳。少年說到這時，將演講完畢，而尙未收場，我可惡之鉛筆，倏然斷矣！乃效孔子著春秋見麒麟投筆的故事，我這篇開會的速記，也就此結束。閱者再會吧！

## 死

江蘇省立  
第二農校 謝癡泯

死是人人所怕的，若有人叫我死，我必不願意。但怕死的人，何止我，我以外，更何止一個！

如今我却願意死，不願住在這樣混濁而污穢的世界！

世界上不是充滿了——光——愛——美呀！但我如今所處的，果真是在這樣——光——愛——美的世界裏麼？如果真是在這樣的世界裏，那末我目所見的，耳所聞的，身所接觸的，心所刺激的，使我感得含有美的愛的密意。這樣的世界，我不願死，我更何須死呢。

這樣的世界，我也不願死，我更何忍於死呢？我祇恨我的時間太短促，但我祇有這一剎那的時



間呀！其實在這樣的世界裏，如真能有這一剎那的世界，已儘夠了！我希望能得到一剎那這樣的時光，我更何必痴心多求呢。

但事實上恐怕是不是這樣吧呵！我親愛的朋友們！現在的世界，是個什麼世界？世界裏所充含的，又是什麼？我們目所見的是什麼？耳所聞的又是什麼？身所接觸的是什麼？心所刺激的又是什麼？若說「光」愛「美」，可是我在這剎那中，一絲一毫也沒有得到呵！

唉朋友們！現在的世界，已是充滿了罪惡之灰塵而變為混濁不堪的空氣了！目所見的，盡是悲劇；耳所聞的，都是哀聲；身所接觸的，無一不是荆棘和豺狼；心所刺激的，無一不是憂傷和痛苦。我不知道「光」愛「美」到那裏去了！叫我們到何處去找尋呢？我也不知道這世界上何時才見牠們復來臨！

殘暴，灰塵，虛偽，一切都替代了「光」愛「美」，充滿了現在的世界！牠們永遠地充滿了現在的世界麼？這也未必吧！那末在什麼時候這世界上才可以沒有牠們呢？

牠們都戴着了假面具，充滿了虛偽心，牠們的哭聲，語聲，牠們殘暴的舉動，猙獰的面容，那一件不令我厭惡呀！憎恨呀！我的目不願見牠們的笑容，我的耳不願聽牠們的語聲，我的身不願接觸牠

們的殘暴的舉動，我的心不願忍耐牠們的虛偽和假面。我願牠們快消去，滅去！永遠不存在於現在的世界，否則，我要逃避，逃避到沒有牠們的地方去！

我逃避到另一個地方，但牠們的笑容，我的目又看見了；語聲，我的耳又聽得了；牠們殘暴的舉動，我的身又接觸了；虛偽和假面，我的心又刺激了。呵！原來世界上到處都充滿着牠們了！祇要我的目開着，耳沒蒙着，總看見聽得的。我明白了！我深深地明白了！現在的世界，無論何處總有牠們存在。無非是我的目閉了或瞎了！我的耳聾了或蒙了！那末可以不見牠們的一切了！或者是跳出這個世界之外，那末也可不聞牠們的一切了！

跳出這個世界之外，無論什麼地方？我都願意呀！祇要沒有牠們存在就是了！但如何可能跳出這個世界之外呢？呵！我明白了，我永遠不能跳出這個世界之外，那末還是把我的目閉了或瞎了！我的耳聾了或蒙了！這也我都願意呀！我也再把我的心兒碎死了吧！不，決不，光——愛——美又要來臨了！我醒來想預備去迎接那我至親至愛的——光——愛——美！但我四周都圍了我所痛恨的切齒的敵意，也沒有見到一點——光——愛——美！

呵！這樣混濁而污穢的世界，有人叫我死，我也願意呵！

四，五日。于縣農

## 弱者

北京師範學校 隋樹森

日暮時候，微風吹起來。鳥兒們吱喳的叫着歸宿了，農夫們也都從野地回家了。在日暮之後曠野中的小村裏，只有幾個精神充足的小孩子的笑聲，鼓盪着這沉默的空氣。

「小二！德順說，「咱們玩兒去呵！」

「上那兒去呵？」小二說。

「咱們找阿四去到村外釣蛤蟆去呵。」德順說。

「好呵！好呵！你去找他吧。我回家去拿釣兒去，一會兒我就回來。」小二說着笑嬉嬉的跑了。

德順找到了阿四的時候，小二也從家裏跑回來了。於是他們三個小孩子，唱着歌兒，拿着竿兒走了。

滾圓的月亮照着大地，青草池塘的水被牠照的成了黃色的了。小草們，野花們，被風兒吹動着，奏起音樂似的。蛤蟆們也咯咯……的唱歌了。——這地方，就是這三個小孩子所到的。

他們三人躡着脚步，傾着耳朵，拿着鉤子去和那不干人事的蛤蟆爲難了！牠們那裏高興的歡聲，竟被這靜悄悄的小孩子們的鉤兒打斷了。

這三個小孩子鈎了很多的蛤蟆，他們於是拔了幾棵馬蘭草捆起他們來了。他們找到一個農場上休息。

「我們爲什麼鈎這無害於我們的蛤蟆？爲什麼我們不去打那食人的老虎呢？」阿四懷疑的問。  
「誰讓這蛤蟆不如老虎利害呢？假使牠們和老虎一樣，我們也就不和牠們爲難了！」小二很精密的回答。

這三個小小的勝利者奏着凱旋歌歸去的時候，蘆葦們不住的悲哀着說道：「可憐這弱者呵！可憐這弱者呵！」

## 一個數學教師

江蘇省立  
第一師範 袁達千

颯颯的朔風吹個不止，庭前的梧桐，葉也都落得盡淨了；一箇涼爽的秋天已同人們告別了。一天的早晨，差不多七點鐘的時候，天更吹起大北風來了，街道旁站着的警察，個個都縮着肩，埋着頭，袖着手，在那裏走來走去；其餘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個都沒見，這正是冷天破曉的城市裏面的

情形吓。

「噹！……」鐘敲七下，屋頂的雀兒噪起來了；一輪紅暖的太陽，斜射着兩扇朝東向的大門，裏面走出個三十多歲的男子，低着頭，腋下挾着本民國新教科書代數學，一望而知他是個數學教員了；嘴裏還噁哩咕嚕的說着：「人生只是爲家爲私的麼？況是學校裏的任務……現在時候可說不早了！」他身體雖弱，却不喜歡坐包車，總是徒步的，并且走得很快。途中可厭的飛塵，都把昨夜的寒雨打了，過牠們寂靜的生活去了；冷血腳，也走得漸漸熱了；抬頭一看，校門已到了，他心裏想：今天第一節就是H級裏的數學課，我來得太遲了！走進教務處，瞧着個書記，連忙的問道：「上課鐘打了沒有？」

「先生……還有三五分鐘哩……」書記向着鐘上看，一面很慢的回答。這個數學教授，即取下壁上掛的點名冊，心忙的，跑上樓去進了C號教室。

穿黑長衫的個級長見了，跑出門來，兩手招着，一面喊着：「先生來了吓……上課！」最後到的一個小同學，眼睜睜對先生說道：「早吓……還不會搖上課鈴！」「光陰最容易放過，也是最可寶貴的；尤其你們青年時代……」先生說了，同學們凍到麻木的腳，動出許多怪聲！先生在教壇上，搖

「搖手，也不再說三言兩語；那一齊就變寂靜了。」

「Page 90 上的無定方程式，上次聽了，明白麼？」

「我明白了……！」全班同學一齊回答說：

「但我還嫌這本書上習題太少，夠不得你們多多練習吓！讓下次補印幾張講義給你們，把要緊的例條記牢，將講義上百三十九個習題，到星期二，上黑板來做；現在且講完了下頁的矛盾方程式！」他先向全課堂看一下，是否有不注意的人——指看小說的，或小睡的人——然後「什麼叫矛盾方程式……這樣謂之……」自問自答的對下面講。最後，在黑板上「的的……達達……」一連寫了好多個例。那時全教室的同學，沒有一個不合笑而具「澈底了解」的態度；但他——教師——還問着，「有不懂的所在麼？」

「噹！……的鐘聲，來催下課了；同學們一齊立起行個禮，絡續的下樓去，但他仍站在壇上，眼睛的向着學生們，現很懇切地面色，願學生們去問他一般。教室的門擠得「格拉格……」的聲響，像代同學們說，「沒有……；都會得的了……。」

出課堂時候，他也慢慢的走在學生後面像殿軍的大將一般；走下樓梯的「剝督」聲，彷彿說，

「像你這種教員看責任若性命，現在不可多得吓！」

### 失戀者

奉天高橋 郭魁武  
第四師師範

「人們的事，最是難以思議的，春芳竟嫁給張文，我想知道她的，一定都要感着不快啊！」  
「她也有她的快樂和幸福呢！」

「張文沒有一點學識，又生一副黧黑而醜陋的面孔，她也許有快樂和幸福在……也許有，張文的家產，很可以的，聽說春芳一進他的門，便給她一張萬國儲蓄會兩千圓的會單。」

「金錢原來是製造愛情最好的工具，只要有了金錢的灌溉，愛之花便可一天一天的盛開起來！」

「實在的，春芳在二年前，不是和……」他回頭看着俊傑，便趕緊收住了話頭。

俊傑任着同學們說得怎樣熱鬧，他只是一聲不響的坐着，兩眼直直的望着房頂，有時還搖頭，點頭，作種種不自然的動作，表示他是受着重大的刺激。他的思想，像快馬的奔馳了，又像影戲似的開演了。

「春芳在二年前，不是自認她是我的嗎？現在呢？人情原來這樣的涼薄啊！張文拿出大注金錢，

當然要買個好績絃。她的父母，養了那麼美麗的一個女兒，當然得多賣些身價。我都不能深怪他們的。唯獨她不應被金錢懾服，而待我這樣的薄情！不怪女子的志願，最容易被金錢和勢力搖動的，有金錢和勢力，便有愛情，不然，她以先待我何等親密？」他想到這裏，重重的嘆了一口氣，他的思潮，又接着演他的一幕一幕的失戀之劇。

「在二年前，我哥因爲宦遊的原故，攜着嫂嫂，去到一個很遠的地處。家中只剩我母親同我，於是求她給我們作伴，她同我母親住在一個屋，我自己住在一個屋。她善於言詞，所以當我睡眠以前，必和她有一次很興會的談話。她有睡眠不翻身的習慣，所以我每天都大早的起來，跑到她們的寢室，問她「昨夜翻身沒？」

我倆常常牽着手，走在油綠的草場上，唱着幽美而神祕的歌兒。乏了，便坐在一塊平石上。「愛情要真實的，永久的，挫折不算什麼，挫折愈大，愛情愈深。」這些話，不知把空氣鼓動了多少次。現在呢……唉！往事如流水，一場幻夢而已！他的思潮，正往前進行着，不知不覺，右手已伸在衣兜中，取出二封破碎的信來，他本想不看，再提起舊恨，無奈牠們的魔力很大，緊緊的把他的眼光繫住。「俊傑兄鑒：來信接見，人事真如廣漠浩海呵！已經把我飄蕩到。鑽的張宅了，不是我負約，因爲家庭的壓



迫，擺脫不掉，現在生米已成熟飯，無可挽回的餘地。我不欲說些失意的話，使你在生活的賽跑場上抱悲觀。美麗和學識，超過我的多着呢。你的心版，不可單印着一個我，空增加你的煩惱。現在我是張家的人了，鮮衣，美食，都是張家給的，照權利義務相對待的定理，我當然得作張家的賢妻良母。我祝你另有滿意的愛人——快樂——幸福。我在張家的生活，還不孤寂，假山，花園，遊戲場，鋼琴……都可以消遣的。祝你大安，不贅。」他剛看完了第一封信，又趕緊的把第二封信展開了：「俊傑鑒：你這人好像中精神病了。連着接到你三封信。一封比一封，說的不是話。我曾說過，我已是張家的人了……當然得作張家的賢妻良母。你說，我看你家產墮落，所以才嫁到張家……我並不能和你分辯，因為你沒有和我分辯的資格了。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幸福。吃完了鮮而適口的飯，便到花園去散步，或到遊戲場去運動，乏了，到屋中彈琴，唱歌……這是我享受的幸福。現在我已生一個肥美的男孩，是我們的愛情的結晶。我想你也有你的幸福，何必犧牲自己幸福，來攪擾別人的幸福呢？今後，你再給我寫那種沒價值的信，我必在報紙宣佈你的罪狀。」

「這不是她清秀而靈活的字跡嗎？唉！愛人竟變了仇人。這是何等痛心的一件事啊！她乍到張家的時候，未必完全忘掉我，後來漸漸嘗着張家的滋味，才甘之如飴……唉，愛情！愛情，是金錢可以

買動的嗎？或者，她以先和我沒愛情？不有的，可是我那時的家產，也很豐富。」

「老張，信掉地下，還不知道，作什麼幻想呢？」

俊傑便急急的俯下身去取信，忽然一陣頭暈，目眩，覺着房屋要倒，地板要翻，他趕緊曲肱而枕在桌案上。昏沉沉的，還聽着同學們，大講特講春芳在張家的快活史：

張家的住宅，像一座小城，裏面有說不出來的華麗。春芳若到那部分去觀賞，後邊便跟着一大羣女僕，比官僚的太太們，還要闊綽。」

「聽說她新學會開汽車了……」

人家那樣的富足，怎能自己開汽車，不過，在沒有樂可尋的時候，占占手罷了！

「不怪她願意嫁給張文……」

春芳嫁給張文，可惜多一個失戀者！

.....

五，一九三四，於高橋

「憑有」吧！

湖南省立  
安陽中校 張承祖

傷世是個農家子弟，家裏經濟異常困難，使換一個像這樣經濟困難的家庭，決沒有求學的餘地；不過傷世的父親雖是個農人，却深明人沒知識便不能生活的道理，所以百般營謀，使他入本縣的培才中學。

傷世的家距他的縣城不遠，他又不是富家子弟，所以放假在家的時候，進城買東西去，常常徒步而行。他藉此到校內看看留校的同學，到覺得非常的高興！

西斜的太陽，被一層灰色的浮雲遮着；微微的冬風吹到面上，好像刀刺的一般。這時候傷世由城回家，穿着粗布的，很厚的棉服，還索索抖抖，抵不着力大無朋的冷先生。穿着肮髒的，月白色的棉襖棉褲，肩上搭着卷着的舊被子的兩個三十多歲的人，呈現到傷世的眼簾。他瞧是回家過陰曆年的作苦上的，便急急忙忙，追隨其後，想考察平民的狀況。

左邊的人說，「全哥，我們平素雖辛辛苦苦，然而沒用資本，能賺二斗米價，總算不錯——王五子拿着幾十串錢的資本，反落得向人討飯。哎！可憐，可憐啊！」

「老八，你說得叫我莫明其妙。五子的生意不是很發財麼？」右邊的人很驚訝的說。「十月間我聽說他拜三十二弟兄，就使生意賠了，他的三十一個巴兄弟，每人給他二百錢，已比我們賺得多。」

了。何至於討飯吃呢？」

「虧你是老大哥，這「炎涼世態，勢利人情」的道理都不懂！他的生意發財的時候，有的是錢。今天和馬大喝酒，明天和王三抹牌……馬大等見他這樣闊氣，便給他結成異姓兄弟了。及至十一月間，他生了病，一月多不能賺錢，因此囊中如洗；想向巴弟兄借貸，無奈從前每日不離的朋友，今却望眼欲穿了！你想平素不惜金錢，交結朋友，有何……」

「他們不是志同道合，意氣相投，當然不能共患難。你又何必抱悲觀呢！」

「你又說起意氣相投的話。現在不但沒知識的拜朋友，不配講意氣相投；就是有知識的，要想找意氣相投的朋友，恐怕世間沒有吧！咱們的黃社長，你是知道的。他和李財主朋友，和王財主也朋友……我從前就覺得他有許多意氣相投的，恐怕有點矯揉造作。前月二弟說，「黃社長又和五大旗，——安陽稱土匪頭目為大旗——八大旗，熊社長拜了朋友了。」我問他「他們從前不認識，怎能一旦變為朋友呢？」他說，「是李義一人撮合的。」我忽然明白他們拜朋友的意思了——財主憑着他的錢與社長拜朋友，為的社長與他作保標；社長憑着他的名望與財主拜朋友，為的財主叫花錢……」

傷世聽到這裏，精神受了很大的刺激，血管澎漲，淚珠湧出，不禁說，「呀呀呀！世間的朋友盡是「憑有」吧！」

## 一個小說家

奉天省立  
第四師範 郭仲文

「寫本國貨呢？寫外國貨呢……」聖言拿着一張稿紙，這樣想着。

「爸爸！房東又來啦！又來要房租啦！」福兒很急促的向聖言說。說完了，那洋娃娃似的兩隻小眼睛的視線緊緊的射在聖言那副蒼灰色的臉上，好像有無限恐怖和希望似的。

「什麼？房東又要房租來咧？昨日他不是來過一次嗎……」

「唉！既欠人家的，怎免人家天天來呢！」聖言接着他夫人的話，很不快活的說，說完，便懶懶的走到外邊，去見那位冷酷的房東去了。



「老張！你的房租，總是不愛快快交的，當房東的，要都遇見像你這樣的房戶，——租房者——真得餓死了，老實說，你這房子也快到期了，若竟這樣推托，下月請到別處去住罷……哼！那處也沒有不要房租的房子。」房東這樣的說完了，便轉過冷酷而譏諷的面孔來看聖言。

「房東！我並不是故意不交房租，因為民鐸日報和新新書局的稿費，都沒有寄來，現在布債，飯債……都沒有交呢！實在沒有法啊！我想，大約……大約兩禮拜以內，一定能夠寄到的。」聖言很自由的說。

「呵！兩禮拜？兩禮拜等於半月了。不行！不行……我聽你說得怪可憐的，緩你一禮拜的期限罷。——從今日起，再過一禮拜，若仍然沒有……那時教你搬家，你可不要說我不情啊！」房東說完，便搖搖擺擺的走了。

「唉！我祖父，我父親，不是也給人家當過房東嗎？他們要房租的時候不是也像他——房東——這樣的驕傲嗎？唉！原來貧富是暫時的，互易的，變遷的，誰準知自己的子孫，將來是英豪？是乞丐？貧富都是一場幻夢啊！」聖言這樣想着，一會兒，又走到自己的寫字檯旁，從事自己的工作了。

聖言本想寫一篇關於貧人生活困難的文字，洩一洩今日的悶氣，但是這一類的文字，有大多數人不歡迎，所以最好是有戀愛意味的，才能應付時下的潮流……

「材料呢？」聖言這樣想着，便看了看福兒的娘。

「呵！材料嗎？她就是……」於是就寫他們自己戀愛史的一段——將他自己寫作Y，她使用W

替代。



「你父親關於咱倆的問題，這幾天有什麼表示沒有？」Y對W說。

「沒什麼表示，不過他絕不贊成咱倆的婚事。」W說完，便看看Y。他們兩雙眼睛，恰成兩條直

線。

「咱不要這樣悶悶的，你願意同我唱嗎？舞嗎？」Y說，W也笑着說：「我怎不願意？」於是Y一  
隻手拉着V的手，一隻手敲着支葡萄架的杆子，唱：

樹兒綠，

花兒紅，

天氣晴明，

翩翩時露雙蝶影。



愛人啊！

你那玫瑰招展的頰兒，

白蓮輝耀的額兒，

黑大而明亮的眼珠，

真個令我酣醉了啊！

~~~~~  
當我吻着你那鮮紅之脣的時候——

你那烏黑之髮已拖在我的臉上了；

白嫩的手已放在我的頸上了；

芬芳的香霧已罩住我的形骸了。

~~~~~  
啊！

當我醉在你那柔美之懷的時候，

我那知是「人世」？「天國」？



家庭的魔障之網啊！

何時脫落？

Y唱完了，又說：「咱倆把臂環舞好麼？」W笑一笑，也就默認了。他們拉着手，跳了起來。合唱：  
戀愛之神啊！

你在茫茫雲峯之巔，

莫竭愛河之源，

勤動開愛源的斧——

今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

雙雙紫燕，

對對鴛鴦；

梁頭水上，

愛情圓滿。

我們好像一對孤舟，

在洪波巨浪中游，

行行！努力前行！

死且不休！

他們乏了，便臥在草場上，白雲像水似的流着，一陣陣的和風，吹着嬌柔的鳥聲，送到他們的耳裏。W看看手錶，「呀！到走的時候了，已到一點半鐘啦！」她說完了，他們便拉着手，往林外走去……

✽

✽

✽

✽

✽

聖言又想寫他們怎樣定計逃出家來，才結婚……

「爸爸賣菜的王阿三來要菜錢來啦！」

「唉！福兒！咱那有錢，你告訴那賣菜的說，我沒在家……」

「福兒的娘，看了看聖言，便苦笑道：『你真有搪塞債主的法子。』」

聖言看看她，不知又想到那處去了。

### 金錢毒

南匯第六 吳羣祥  
高小學校

南城之西三十里，有周浦焉；水陸通衢，商賈雲集，浦東之大市場也。東街有肆曰悅來者，布莊也。莊主王其姓，受生其名，執是業者，三世于茲，零收薙售，轉運靈敏，獲利雖微，八口之家，藉此頗堪溫飽。顧受生生性貪鄙，見高車駟馬，錦衣美服之招搖過市者，輒心焉慕之，神爲之往。于是改業之念，油然而生。然欲作偉大之事業，必先具雄厚之資本，妙手空空，何濟于事？轉輾籌思，得一下策，蓋爲發財心迫，而冒險行之者也。

受生之冒險而求發財，非爲盜也，不過販運禁品中之黑白物。當此煙禁嚴厲之時，業此者，若得一穩固可靠之山，乃能無拘無束，利市十倍，蓋官與紳每狼狽爲奸，沆瀣一氣，所蹂躪者，惟數輩良善之鄉民耳。受生既倚省議員張某爲護符，營業自易發達，光陰荏苒，轉瞬三年，受生已積財纍纍，儼然一面團團之富家翁矣。

受生致富之後，驕心更熾，一若天下之事，皆可徼倖以成，遂垂涎于官僚獲利之易，命其長子天才赴省運動，以達其最後之目的。詎知舟至中途，爲盜所劫，并將天才沉諸河，天才乃與屈大夫結不

解緣。蓋「慢藏誨盜，冶容誨淫」自古已然，于今爲烈！天才死後，受生之官熱仍不少衰，更命次子地才續其事，冀收桑榆之效。地才性極風流，有登徒子癖，更視樽蒲若性命，非若乃兄之精明幹練。受命之後，攜金潛之滬江，日沉湎于花窟博場中，月餘而資罄，懊喪歸，且梅花片片，點綴全軀，未幾，毒發死。其幼子童才，疊見二兄殞命，喜溢眉宇，意謂皇皇鉅產，從此可以恣其揮霍。于是日與狐羣狗黨，盡情狂飲，日不足，繼之以燭，旋以困醉墮馬死。受生惟此三子，今相繼云亡，噫！亦慘矣。

三子歿後，受生謂其妻曰：「中郎空有女，伯道竟無兒，後事將誰託哉？我卿年邁，老蚌豈能懷珠爲今之計，惟有納妾以求嗣續，卿其許我乎？」蓋受生與滬上某妓曾結鬻臂盟，屢欲迎歸，藏之金屋，歸于獅威，不能如願。至是，竊幸納之有名，假乎公可以濟其私也，果也。婦以望子心切，不阻其行，惟堅索產之半爲娛老資，所以防他日秋扇之捐也。受生固有一季常癖，「不得不曲從之。然自運動失敗，連遭子喪後，財政支絀，更爲體面關係，黑白物之營業，停歇已久。今既被其妻無謂之苛索，而妾之婚贖費，又非少數金錢所可竣事，勉力捱擋，幸克彌縫。當是時也，受生財力愈形竭蹶，加以妾性奢侈，用錢無度，燼餘之產，安能滿其慾壑哉？」

鄉之某少年，無賴子也，瞰受生妻之多金，大肆其煽惑之手段，百計引誘，妻固半老徐娘，情根未

絕，遂不惜喪其名譽，爲桑間濮上之行。無賴計逞，盡竊其金而遁去。妻既羞其身之失，又痛其金之亡，頰慙盈胸，雉經以死。「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受生遂與齊崔杼之筮取棠姜，同得困卦之第三爻矣。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受生于妻縊死之次夜，妾又席捲所有，偕女亡去。蓋其妾固放白鴿之流亞也。初則見其富有，僞訂鴛盟；繼也知其困窮，遂同鷹鷂。古人云：「世間萬般皆未毒，最毒婦人心。」信不誣也。受生至此，愧見江東父老，遁入空門，以圖懺悔。後嗣自茲斷絕。「旱陶庭堅，不祀忽諸。」吾于受生不禁重有慨焉。

記者曰：受生無發財妄念，則不改業；不改業，則不富；不富，則不求顯達；不求顯達，則諸子不死；諸子不死，則妾不納；妾不納，則夫婦不析居；而家產可以不破，宗祧可以不斬。凡諸橫禍，皆貪黷金錢之流毒！嗚呼！金錢之爲害，甚于毒蛇猛獸，不其然哉！世人不察，反趨之若鶩，視同第二生命，尊爲無上寶物，飛蛾撲火，竟以傷身，羊入屠機，至死不悟，良可嘆也！且余嘗歷觀人之爭端，莫不發軔于金錢，及其終也，不爲金錢所播弄，而陷于危境，不被金錢之荼毒，而至于絕處者，幾希。由此觀之，金錢誠萬惡之物也！世人苟能見得思義，不沉溺于富貴利達，則不特世事之糾紛日少，世風亦可以日敦矣。



翻本

寒風凜烈的一夜



# 劇本

寒風凜烈的一夜

江蘇省立  
第一師範 周春霖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母親 工人之妻

阿大病

阿二

佈景

一間破落的茅屋，靠立在一條小河的岸上。

屋北模着一座三木併成的小橋。

那間茅屋裏，望進去不過一間小小的客堂，一間臥室，和一間廚房罷了。

在那臥室裏面的牀上，躺着一個十多歲的孩子，牀邊上坐着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房門口立着一個十歲不到的孩子，呆呆的望着牀上。一盞半明半滅的油盞燈，擺在破桌子上，把一幅情景，照得一覽無餘。

開幕

（幕開時，門外寒風緊緊地吹着。）

阿大 媽媽外面什麼聲響？

母親 阿大啊，西北風起了！

阿大 嘎！媽媽！我怪道覺得很是寒冷！

媽媽天冷了，這一條薄被那裏夠蓋呢？

母親 阿大啊！現在銅錢又沒有，都被你

二

吃藥用完，那裏有錢去贖厚被呢？你的父親每天得來的工錢，只好供給你一天的吃用啊！阿大，你的病又只是這麼不好不歹，這却怎好？只好等你爹爹晚上回來想想法子罷！

阿大 啊！媽媽！都因為我病了，弄得媽媽錢都用完了，連得媽媽做生活也不能做，都是我累了你啊！

母親 阿大啊！你不用煩惱，你現今病才好些，銅錢沒有，終可以設法的！

阿大 嘎！是呀！媽媽！外面的風更利害了，什麼只是呼呼的聲響？嘎！媽媽，把前面那扇窗子關上吧！

母親 我就替你關上罷！（說罷立起身來，把窗子關上，然後仍坐在牀邊上。）

阿大 媽媽！我以後藥不用吃了，生死聽天，我以為不用再耗費那藥錢罷！病好自然會好的，不好自然是不好，吃藥是沒用處的！

母親 阿大啊！藥那裏可以不吃呢？倘然不吃藥，會得病好，那醫生先生可以不必有了！媽媽當去了短衫褲子，也要買藥給你吃的。

阿大 媽媽！你的話雖是，但是銀錢沒有，也是沒奈何的！（這時候寒風越吹越烈，空氣漸漸的加冷了一陣）媽媽啊！

老天真是不容情呀！使我吃了病的苦楚，要再把寒風來迫我啊！媽媽！我覺得冷得很利害啊！媽媽！爹爹來了沒有？

母親 （轉頭向阿二）

阿二，你到門前去望望爹爹來了沒有？

（復向阿大）

倘然來了，就好教你爹爹去想法子了，阿大啊！你忍耐一些，我去拿幾件破衣來替你蓋吧！

（言罷，往牀後破櫥裏取了幾件破衣，蓋在阿大身上）

阿二（在外面望了一回兒，一個人也沒有，於是他奔回房裏去）



媽媽！外面一個人兒也沒有！

母親 怕道你爹爹今天又去做夜工罷？

阿大 媽媽這却怎好？

母親 這恐未必，因為你爹爹是曉得你生病，並且平日裏爹爹是很疼你們的；不會得今夜這麼冷的天氣，況且你又是病着，倒去做夜工不成？

阿大 媽媽！爹爹或者真個去做夜工，也未可知，因為他要得些銀錢回來開消吃用的。

母親 我想起來，是決不會的！

（靜悄悄的停了一回兒，風吹得更烈，天氣越變得更冷了）

阿大 （冷得發抖）

啊！媽媽！我……我實在冷……冷得……不堪了！……爹爹……來了……沒有？

母親 我來再替你蓋些破衣吧！阿二！再去望望爹爹來了沒有？

阿二 （走到門前去，仍是一個人沒有看見，也就回進房裏去）

媽媽！沒有，想來真個去作夜工了。

母親 是了！這定是了！前幾天的這種時候，早已回來了；今天必定是曉得家中沒有錢，所以就連做夜工去了。

阿大 媽媽！啊！這……這却……怎好？

母親 阿大啊！你不要憂惱，待阿二去到

紡織廠裏去教你爹爹回來罷！

(向阿二)

現在天還沒有十分暗，你快去跑一遭罷！

阿二 曉得，我就去。

(走出了門口，渡過了三木橋，向北一直走去)

天氣確是冷了，我在家倒不甚覺得！

——幕下——

## 第二幕

登場人物

父親 工人 華豐工廠中之織工

阿二

劇本 寒風飄烈的一夜

其餘工人

佈景

一所工廠，位在小河的極北端，工廠裏無數的工人，都在織各種彩色布。內中一個四十多歲的工人，垂着頭，在那裏織布，好像在沉思的樣子。幕開時，阿二急急地向那個工人邊走去。

開幕

父親 (見阿二走來，即開口問道。)

阿二！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不在家中陪伴媽媽和哥哥呢？

阿二 不，爹爹！是媽媽教我來的！

父親 教你來做甚？

阿二 爹爹！因為哥哥現在冷得不堪，沒有厚被蓋，並且錢已經都用完了，所以媽媽教我來要爹爹回去想想法子！

父親 我曉得了！我因為要想多做些工錢來，所以多織了這一匹布，否則我早已回家了！阿二！你現在快回去吧！天還早哩！路上要走得小心，那條三木橋很不易走啊！要小心才好！我剩得不多幾尺布，織完了就回來的；你不要再走來了！

阿二 曉得！那麼爹爹就要趕快回去才好！  
父親 我就要回來的！

阿二（慢騰騰的出了廠門，向南一直跑回，他捧着他的兩條腿，因為他覺得寒冷的風，很有些抵擋不住）

——幕下——

第三幕

登場人物

如第一幕時

佈景

亦如第一幕時

開幕

（幕開時，阿二趕快的向茅屋裏走去）  
母親 阿二！你來了嗎？你爹爹來了沒有？

阿二 爹爹說停一會兒就來。

母親 那就好了，阿大呀！你忍耐一忍耐吧！

（靜靜的停了好一會兒，阿大已經冷的睡着了）

母親 （向阿二）

噫！奇怪了！你會對你爹爹說就回來沒有？

阿二 爹爹說，就要回來的。

母親 阿二！你現在再走一遭罷！

阿二 不，媽媽！外面真冷得不堪呀！

母親 你就看你阿哥面上再走一遭罷！

阿二 （勉強地）

曉得了……！

（阿二勉強地走出門口，往前跑走，他覺得一陣陣的寒風，直刺進他的皮裏，好像是刀割一樣。他覺得冷得不堪，幾何走也不能，等到上了三木橋上，驟然間一陣冷風，直沖着他的全身，他覺得他的身體猶如麻木了一般；他移開他的左足想走，一翻身間，他早已隨着怒濤去了。）

母親 （自語）外面爲什麼有石沉聲呢？

（她疑着，他就走到門前去望望，她猛聽得遠遠地一聲……救……命……呀！她一聽着這個聲音，於是急急地跑到三木

橋上，向下一望，她聽見救命的聲音，漸漸地喊得遠了；她不覺她的熱淚，直從內心透出，她放聲大哭，一俯仰間，她的頭一重，腳一輕，已經在狂濤中隨着她的兒子去了。）

阿大（忽然醒來，看看他的母親，兄弟都不在面前，他如同失了什麼似的；他覺得這一醒來，更其冷得大戰慄起來）  
啊！媽媽！你……你到什麼……地方去了！啊……你……你的兒……冷……冷得要死……了！媽媽！……替我蓋……蓋一些東西罷！啊！媽媽！爹爹……來了沒有？我的爹……我……我的

媽我要……凍死了！啊，啊！我的媽！我……我的爹！……爲……爲什麼……再……再不來啊？……啣！……啣！……真要……凍死了！……媽……啊！……爹啊！……啊啊！

——幕下——

一九二二冬春稿於姑蘇一師



趣 一件美術品

寶山縣立 徐行後  
師範學校

時間不拘

地點也不拘

劇中人物

史子文 一個極誠懇的少年，年十八歲。

史太太 子文的母親，一個慈靄的婦人。  
年五十六歲。

蘭貞 子文妹。年十五歲。

葛文陀 一個很明醫學原理的西醫。年五  
十一歲。

葛太太 文陀的母親。年七十三歲。

陸穆師 一個很有聲威的律師。年五十歲。  
。

夏虛景 一個喜劇家。年三十五歲。

朱士景 年三十二歲

朱士林 年三十歲

陳汝平 年二十八歲

陳汝中 年二十七歲

四個風流人物。

劇本 一件美術品

送報童 年約二十歲。

阿物 葛醫生家裏的僕人。年二十一歲。

阿源 夏虛景家裏的僕人。年二十三歲。

### 第一幕

佈景 中產家庭的中屋

（史太太倚桌坐。作思狀。蘭貞旁坐做花

。）

史太太 蘭貞！你哥哥前天生病了，幾何

要死。幸虧一位葛醫生的聖手，救活他

的性命，這葛醫生有許多恩德在我們的

。我們受了他恩德，應當報還他一些禮

物。你！去喚你哥哥來。（蘭貞出，子

文入。）

蘭貞 啊！哥哥！你來了；媽媽！哥哥來了。

史太太 子文！葛醫生救活你的性命，恩德那麼大啦？但是我們是窮苦人家，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重重報還他的恩德。我有一件最心愛的古銅燭臺，你可攜去報還他一些恩德。

子文 （作喜狀）媽媽！快把銅燭臺拿出來，我——我來送去。

史太太 蘭貞！你到裏邊古董箱裏把一件古銅燭臺來。（蘭貞下）

子文 媽媽！把這古銅燭臺送去後，我們再去替他登報介紹介紹好嗎。

史太太 好的，這件古銅燭臺留在家裏做你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蘭貞上）

子文 （上前接着銅燭臺）很好！很好！真是一件小寶貝。我拿這小寶貝送給葛醫生，他一定很歡迎的。（蘭貞仍舊做花。）

史太太 那是自然的。——子文！你去拿些報紙重重的包好，不要碰壞。

子文 （包好了銅燭臺，向母親一鞠躬。）媽媽！我去了。

（幕落）

第二幕

佈景 醫室

（葛文陀倚案坐，翻閱醫書。阿物拂几椅。史子文自外入。）

子文（臉上笑嘻嘻，走進葛文陀的醫室）先——先生……。

文陀 好孩子！你好嗎？有什麼好事說給我聽？——阿物！去倒杯茶來。

阿物（捧茶給子文）先生請茶。（卽下）

子文 先生！我的母親叫我致意問候你。你知道他所生只有一個男孩子，拿我當做自己的性命一樣的。你救活了我的性命，你的醫道真——我們真不知道怎樣感謝你啦！

劇本 一件美術品

文陀（作喜狀）好孩子！你不要這樣說，那是我應該做的事，做醫生的都應該這樣做的。

子文 先生！我們是窮苦人家，你救活了我的性命，恩德那麼大啊！但是沒有重的東西可以報答先生的恩德。我們心裏終過意不去，——所以我的母親有一件最心愛的東西，請你賞收了，總算我們一點小意思。這是一件古銅的雕刻，是一件美術品。

文陀 我的好孩子！你……。

子文（打開紙包。恭恭敬敬把禮物擺在桌上。）先生！千萬不要推辭。你要不

一



肯收，我母親和我便都不快活了。這是一件小寶貝——一件難得的古董。——我的父親是收賣古董的，他死後我的母親接着做這生意。這件古董，是我們留在家裏做我父親的一種紀念品的。

文陀（把這禮物細看，搔着自己頭髮微微地笑。）好孩子！這古銅燭臺上兩個露體美人的神氣很嬌癡媚，那笑容裏很帶着一種蕩意。這件東西，雖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怎樣好留呢？這是不很方便的，露體的美人——這是不合禮法的。

子文 先生！爲——爲什麼不合……。

文陀 好孩子！對你老實說罷！你想我怎麼好把這種東西擺在我的桌上呢？這豈不是要把我一家人引壞了嗎？

子文（愁着眉。）咳！先生！這真是我意想不到的，你的美術思想也算奇怪了。你看這一件美術品，多麼好看，工夫何等精緻。看了他真可教人心裏快活，真可教人掉下眼淚來。你看！這多活動，這精緻，——這神氣。

文陀 好孩子！我很懂得這個，但是你知道我是有家眷的人，家裏有老母和孩子的；還有女太太們常常來看病的。

子文 先生！你用平常人的眼光看上去，

那自然不同了。但是我請你不要把平常人的眼光，你不肯受，我母親和我心裏很難受的。我母親只生我一個男孩子，你救活了我的性命。我們求你賞收了這件我母親最心愛的東西，可惜一對燭臺，只有一支了，還有那一支，竟找不到，找到後，我再送來。

文陀 好孩子！我同你沒有道理可辯。多謝你罷！請你回去替我多謝你的母親吧？

子文（笑容在面。）先生！是的，你同我辯是沒有用的。我替你擺在這裏，和這個瓷瓶平排，可惜還有那一支找不到

劇本 一件美術品

了。可惜！——先生！我回去了。（子

文下）

文陀（對着不歡迎的禮物，口裏咕嚕。）這件東西真很壞，把他丟去未免可惜了；我家裏留不住的。不如送給我有一位做律師的老同學，他從前替我贏了一件小小的訴訟案，不要我的律師費，我正該送他一件禮物。——阿物！你替我把這古銅燭臺用紙包好。

阿物（手包銅燭臺。）先——先生！你把這支燈臺去還給他嗎？還是去送給別人呢？（文陀說：不關你事。）呀！包包好了。

一三

文陀 (攜燭臺出。) 阿物！你把門關關好。

(幕落)

第三幕

佈景 律師辦公室

(陸穆師大律師倚案坐，檢閱法令全書。文陀自外入。)

穆師 文陀兄長久沒有見了，近來好啊！你今到舍間，有甚麼貴幹。

文陀 (打開紙包把古銅燭臺擺在桌上。)  
老朋友！上回承你情，不肯收我的費。我今天特地帶了一件小小的禮物來謝你，你務必賞收了。你看這東西多麼好

呀！

穆師 (看見了古銅燭臺，滿臉笑容。)  
好極！再好沒有了，真好工夫。這樣精緻的東西，你從什麼地方找着這小寶貝來呢？

文陀 (作喜狀) 這件寶貝，也是一位朋友送給我的，我見他很好，所以特地送給老兄！

穆師 這東西雖然很好，你知道我這裏不能擺這樣一件東西，我不能收下的，請你帶回去吧？

文陀 穆師兄！你——你爲什麼？

穆師 你知道我的母親常來這裏，還有許

多請我辦案的人來，我留這東西，還有臉兒見人嗎？還是你帶回去好！

文陀（作愁狀。）穆師哥！我——我決不帶回去。你千萬不要推辭，你瞧這東西的雕刻工夫，何等精緻；這神氣何等好看，不許你推辭。你不肯收受，就是你瞧我不起，請你賞收好了。

穆師（睜着了眼精。）你——你不——不……。

文陀 老朋友！不要推辭。我回去了，下次再見吧？

穆師（眼瞧文陀出去，嘴裏只自言自語。）唉！這件東西雖然很好，但是我的

家裏終不能夠留住的。丟去他倒太可惜，不是做個人情，送給別人罷！但是送給那一個呢？——有了，一點多不差，我拿他去送給那位喜劇名家夏虛景吧？他一定很歡迎的。我來差一個底下人送去吧！

（幕落）

#### 第四幕

佈景 書房

（夏虛景同朱士景，朱士林，陳汝中，陳汝平圍桌坐，桌上置些茶點。）

虛景（作歡喜狀）難得請到諸君的，但是我這裏很不方便的，也是很雅觀，

有不……。

士景 虛景你不要瞎客氣，我們不是難得碰頭的，是天天在大世界一同做事的，有甚麼客氣呢？

（陸穆師的僕人送禮物上，卽下。）

虛景 （見送禮人來，馬上上前接着禮物，拆開包紙，置在案上。）原來陸穆師先生的禮物，多謝他！多謝他！

士景，士林，汝中，汝平（四人一同上前觀察，一回兒拍掌大笑。）好呀！好呀！

士景 這件東西，雕刻的工夫很精緻，兩個露體美女嬌癡可愛，笑容裏帶着蕩意

，是再好沒有的東西了。

士林 唔！可惜不是真的。——

汝中 虛景哥！這件東西很好，你陳列在這書房裏，待朋友們到這裏來玩賞！玩賞！（說時鬼頭鬼腦。）

虛景 （紅着臉。）這是不很方便的。並且……。

汝平 天色不早了，大家回去嗎？

（士景士林汝中汝平四人下）

虛景 阿源！把這些剩下的茶點收進去。咳！這件東西，雖然雕刻得很精緻，但是我這裏不能留住的，因為這裏常常有女戲子們和女房東們來看我的。被他們

看了好不害羞嗎？不是一張照片可以藏在抽屜裏的。

阿源（收拾茶點。）夏先生！你口口聲聲嫌他不好，不好賣掉他嗎？這裏東邊二三里有一個老婦人，他專做古董生意的。把這東西拿去，他一定肯出很好的價錢。這個老婦姓史。（說罷收拾茶點入。）

虛景 阿源！你來！你替我去賣掉他，價錢不論他好不好，只要賣掉才好。

（幕落）

### 第五幕

佈景 與第二幕同

劇本 一件美術品

（葛太太倚桌坐。葛文陀旁坐，嚼含雪茄烟，手翻醫書。送報童自外入。）

送報童 葛先生！今天的報紙來了。（即下。）

文陀（將醫書擺在書架上，接報翻閱。

）喲！喲！（作奇怪狀）今天報紙上那一個替我介紹醫術。——呸！就是史子文替我介紹的。

葛太太 文陀！這位史子文，爲——爲了什麼緣故，替你介紹呢？

文陀 媽媽！這位史子文前天生了病，很重，我替他醫好了，所以他替我介紹的。

葛太太 呀！原來爲了什麼。

（史子文手攜了古銅燭臺上。）

子文 先生！先生！我替你登的報，今天

載出來了。喲！（對着葛太太）先生！

這位是不是前天提起過的老太太嗎？（

馬上一鞠躬）

文陀 好孩子！就是我的老母。承你替我

登的報，我看過了，很感謝……。

葛太太 文陀！這位就是史子文先生嗎？

文陀 媽！就是史子文先生的。

子文 太太！先生！這是我母親和我的小

意思，先生！不足掛齒的。還有前天說

過再有一支……。

葛太太 文陀（同說）好孩子！我們很感  
的……。

子文 （打開紙包，把古銅燭臺放在桌上  
。）先生！你想多麼快活，幸氣真好，  
巧得很，我的母親居然買到那對燭臺的  
那一支了，現在兩支燭臺可以成對了。

文陀 （對着子文睜着眼。）不——不——  
不——。

（幕落）（全劇完）

琴王元氣正四王十  
知司知太廟公南  
環聲人武師西太  
東因 宜三後師社

世衰國學痛凌夷  
文藝沉淪孰主持  
賴有申濱諸老輩  
高懸木鐸震聾癡

癸亥青浦柳立張浦學校  
張浦隱社撰

秋風清林月明葉落聲  
鴉棲後鷺鷥相思相見知何日  
此時此夜難為情長安一片月萬戶  
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  
何日平胡塞良人罷遠征

課餘無事錄李白詩二首  
蕭山道化校學生王華福

清晨入古寺 初日照高林  
曲徑通幽處 禪房花木深  
山光悅鳥性 潭影空人心  
萬籟此俱寂 惟聞鐘磬音

潘法輝書



雪壓咸平交士家凍雪銷  
渠若相遠欲知天上事清  
息只竟南枝第一苞

張詩於書

皇甫丹詩暝色赴春

然下得赴字氣若下环字  
即小尤語矣是見吟詩要  
一字兩字二也

梅子甲

春眠不覺曉處  
聞啼鳥夜來風雨  
聲花落知多少

身法於靜軒



書蘭亭是已近年回  
其勢而用之無不如志  
茲其所以神也

世傑書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  
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  
老人者游戲於其間恬  
之泡幻歲千里於一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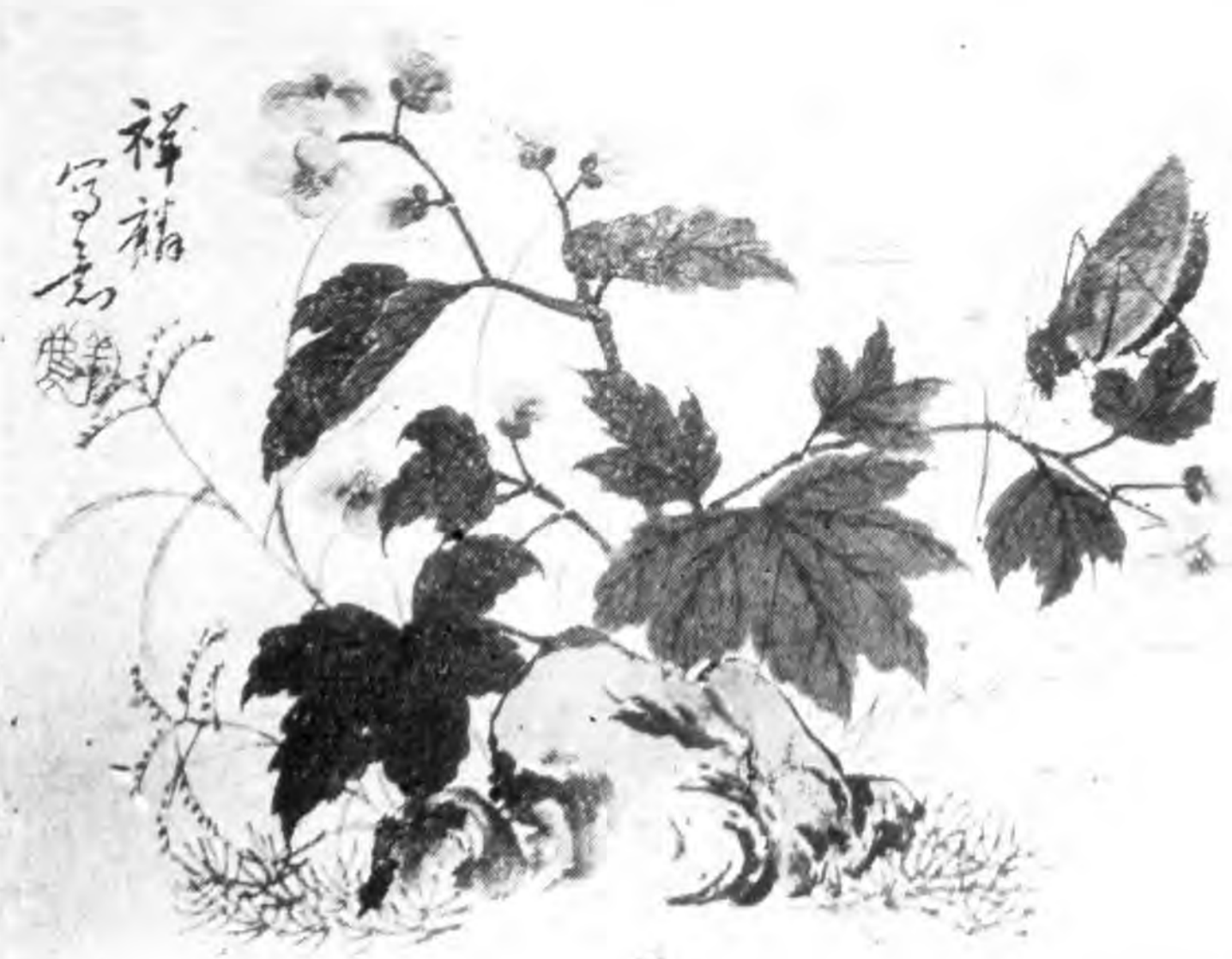
節臨東坡洞庭春色賦

周飲雪書





甲子夏  
祥麟  
于南師



祥麟  
于南師





紫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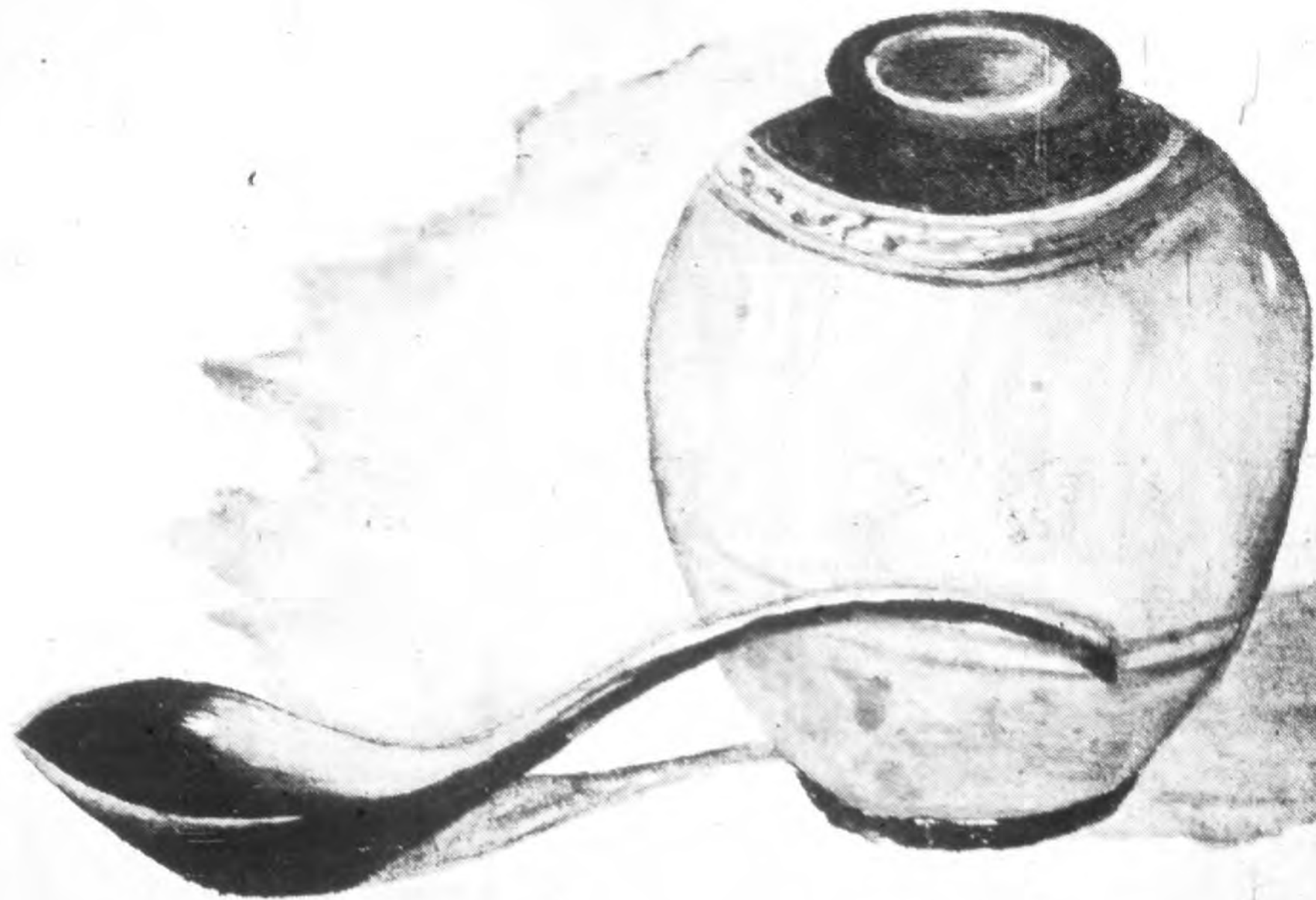
姜伦  
德

訥軒楊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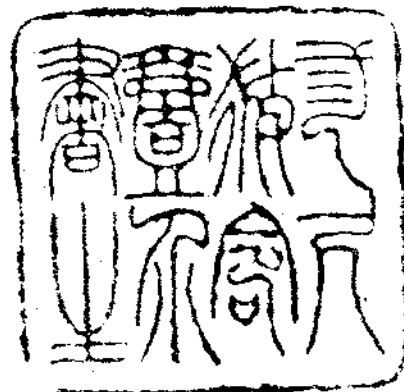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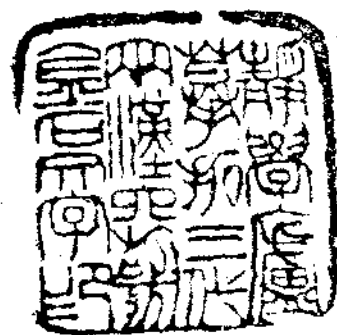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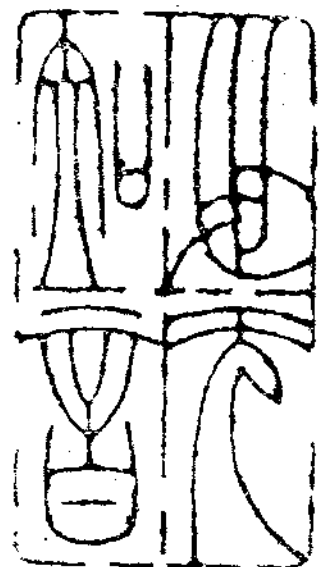
Alexander S. P. Sill  
April 18 1832





吴作人 1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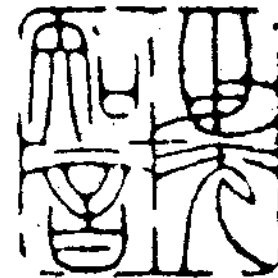
(三) 存 印 廬 學 靜



心 劍 朱 學 中 定 安 州 杭



(四) 存 印 廬 學 靜



心 劍 朱      學 中 定 安 州 杭



# 音 樂

C 調 勤 2/4 拍

香 港 曉 風 書 舍

陳 啓 兆

|    |   |    |   |    |   |   |    |   |   |   |   |   |
|----|---|----|---|----|---|---|----|---|---|---|---|---|
| 1  | 5 | 1  | 2 | 3. | 2 | 1 | 5. | 6 | 5 | 8 | 2 | — |
| 釀  | 蜜 | 蜂  | 衝 | 趁  | 曙 | 煙 | 花  | 梢 | 銀 | 日 | 穿 | — |
| 5. | 6 | 5  | 3 | 1  | 2 | 3 | 5. | 3 | 2 | 3 | 1 | — |
| 課  | 晴 | 蟻  | 陣 | 慕  | 腥 | 羶 | 時  | 術 | 一 | 何 | 尊 | — |
| 2. | 3 | 2. | 3 | 2. | 3 | 2 | 5. | 6 | 5 | 3 | 2 | — |
| 么  | 蟲 | 魄  | 力 | 猶  | 如 | 此 | 况  | 我 | 新 | 少 | 年 | — |
| 5. | 6 | 5  | 3 | 1  | 2 | 3 | 5. | 3 | 2 | 3 | 1 | — |
| 勿  | 畏 | 勤  | 劬 | 暫  | 息 | 肩 | 流  | 光 | 如 | 逝 | 川 | — |

加 德 編

C 調 撲 2/4 拍

香 港 曉 風 書 舍

陳 啓 光

1 1 | 5 5 | 6. 6 | 5 | 3. 2 | 1 2 | 5 | ——— |  
 仰 觀 松 柏 何 參 天 樓 素 運 其 堅

5. 5 | 6 6 | 5 5 | 3 | 4. 5 | 3 2 | 1 | ——— |  
 巖 觀 凡 卉 鬥 春 妍 落 花 空 可 憐

2. 3 | 2. 3 | 2 1 | 6 . | 1. 2 | 1 6 | 5 . | ——— |  
 人 生 當 作 棟 樑 器 建 閣 闔 凌 煙

2. 1 | 2 3 | 5 6 | 5 | 2 7 | 6 5 | 1 | ——— |  
 勉 哉 樸 斲 成 方 圓 努 力 着 先 鞭

G 調 閨 情 4/4 拍

奉 天 省 立 第 四 師 範

郭 仲 文

天邊涼月 | 竹影兒透紗窗 | 醉闌香散芙蓉帳裏 | 春眼擁繡牀 |  
 5.3 2 5 1- | i65 4 6 5- | 4 8 2 3 5 i65 | 2 1 2 3 5 3- |

玉人 | 心暗碎 | 愁喚夜來香 | 想見難上難 | 何處笛韻兒正悠 |  
 2 1 2 3 2 1- | 2 3 1 6 5- | 1.2 3.2 3- | 2 3 6 5 6 1.2 |

揚空聞 | 聲寂獨對 | 前迴廊 | 佳人倍惜傷 | 眼見青琴瑟去 |  
 3 5 3 2 3 2 1 | 6 5 6 1 6 5- | 6 5 6 1 6 5- | 5 i 6 5 4 3 |

幾時能除此凄涼 | 此凄涼 | 窗前愁對 | 明月一輪光 |  
 5 3 2 3 5 6 5 | 1 6 1 2 3 2 1 | 6 5 6 1 6 5- ||

如 果 國 樂

111

# C 調 落 花 $\frac{4}{4}$ 拍

東 臺 縣 立 甲 種 師 範 講 習 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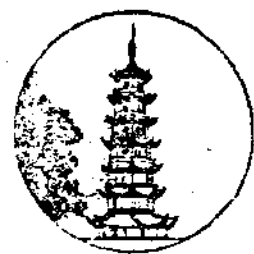
王 怡 親

1 1 3 5 5 | 6 i 5 - | 6 - i 7 6 | 5 3 1 2 0 |  
 娃 紫 媽 紅 轉 眼 非 一 天 煙 雨 散 灑 微

6. 5 3 1 | 3 2 2 1 5 - | 5 3 1 2 3 2 | 1 - . 0 |  
 雲 封 陪 苑 無 人 間 月 冷 吳 宮 有 夢 歸

i i 2 i 7 6 | 5. 6 5 - | 6. 6 i 7 6 | 5  $\#4$  5 0 |  
 滿 院 燕 鴛 都 悄 悄 隔 牆 蜂 蝶 尚 依 依

6. 6 6 5 | 6 i 5 - | 5 3 1 2 3 2 | 1 - . 0 |  
 蕊 珠 宮 裏 仙 根 在 莫 向 人 間 只 亂 飛



# 手工

## 時鐘（其一）

湖南二  
師畢業 劉建安

材料 厚紙。金紙。花紙。白厚紙。黑紙。漿糊。鉛筆。

用具 圓規。儀器。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工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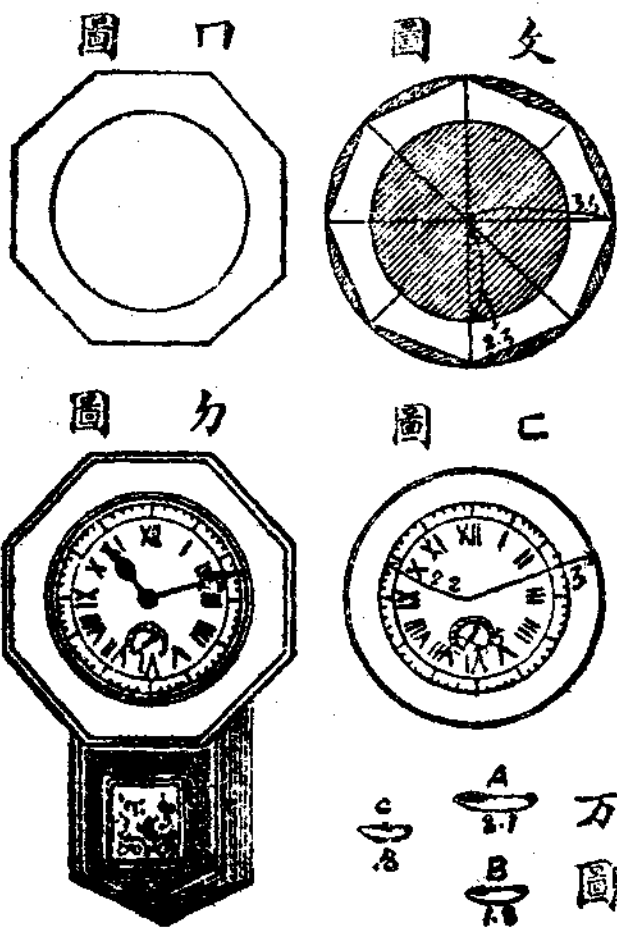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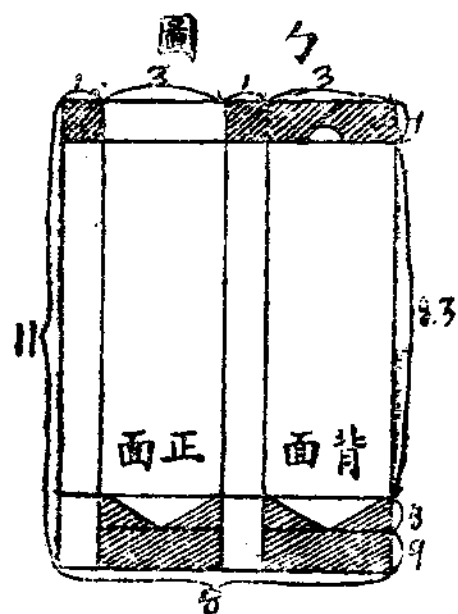
製法 1. 先以厚紙一方，（闊約八寸）（長約一尺一寸）中劃三直線。又劃三平線。劃法如右圖。

2. 再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三寸五分）分為八等分。連結成八方形。其中又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二寸三分）如左圖。

3. 依左圖之線切之。如右圖。

4. 又將白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三寸）其中又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二寸二分）於此圓形內。用儀器畫明分數。下端以圓規弧一小圓形（半徑約五分）於此小圓形內。亦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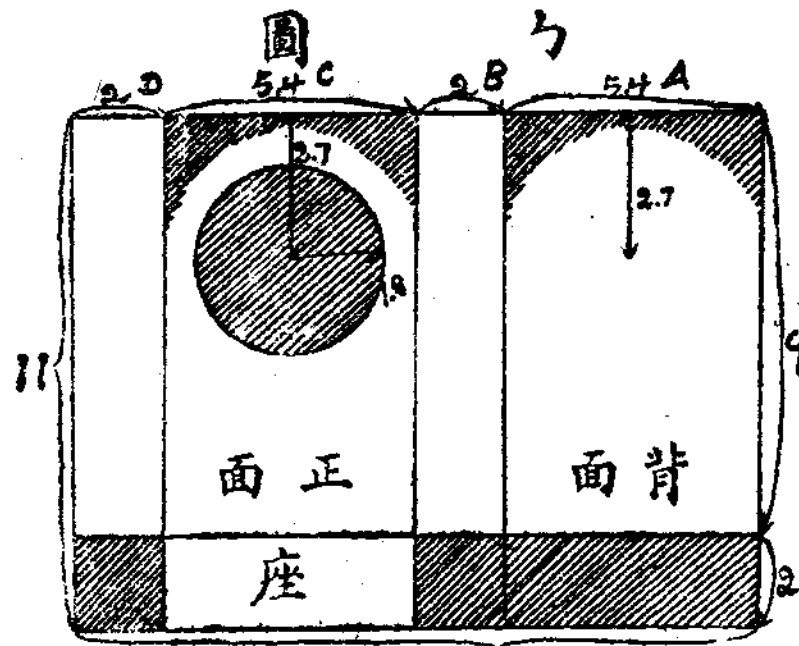
儀器畫明秒數。然後又用儀器寫羅馬數字於分數圈內。寫阿拉伯數字於秒數圈內。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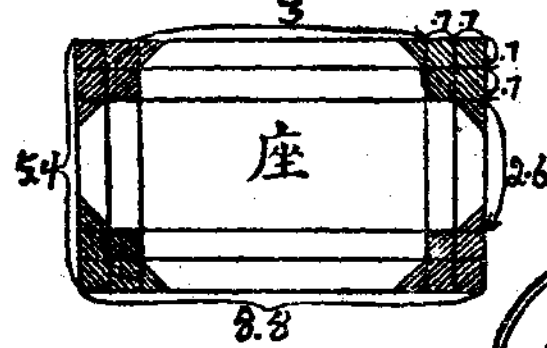
5. 再將黑紙一條。剪針形三枚。(A)分針(長約三寸一分)。(B)時針(長約一寸八寸)。(C)秒針(長約八分)如圖。

6. 將圖三針貼於圖中。再將圖貼其上。於是又貼於圖所摺成之長方形上。且取花紙或金紙貼之。自鳴鐘遂造成矣。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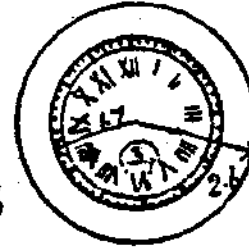
諸君暇時。不妨試作之。挂於壁上。非常美觀。但是不可計時。裝飾而已。



圖一



圖二



圖三



不圖



圖五

時鐘(其二)

材料 厚紙。金紙。花紙。白厚紙。黑紙。漿糊。鉛筆。  
 用具 圓規。儀器。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工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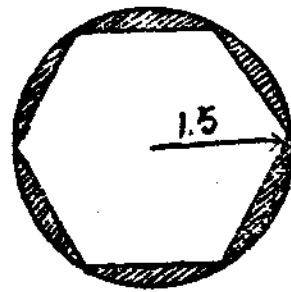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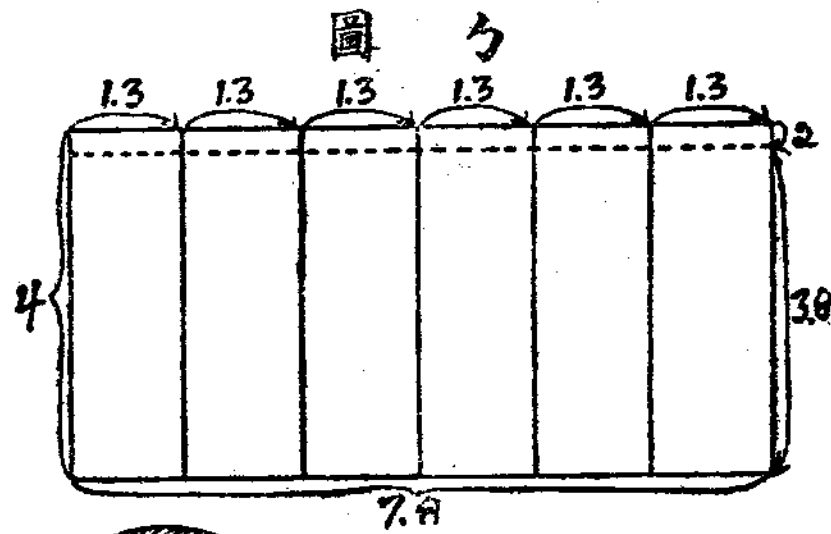
劉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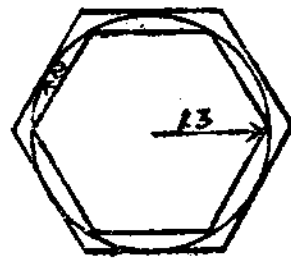
- 製法 1. 將厚紙一方(闊約一尺四寸八分)(長約一尺一寸)中劃三直線(A)(C)二格各(五寸四分)(B)(D)二格各(二寸)於(A)(C)上端(二寸七分)處各以圓規弧一半圓形於(C)半圓形之下。又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一寸八分)下端(二寸)處劃一平線如勺圖。
2. 又以厚紙一方(闊約八寸八分)(長約五寸四分)於其中劃平線直線各四。如文圖。
3. 再將白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二寸六分)其中又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一寸七分)於此圓形內用儀器畫明分數。下端以圓規弧一小圓形(半徑約三分)於此小圓形內亦用儀器畫明秒數。然後又用儀器寫羅馬數字於分數圈中。寫阿拉伯數字於秒數圈中。如一圖。
4. 再將黑紙一條剪針形三枚(A)分針(長約一寸八分) (B)時針(長約一寸三分) (C)秒針(長約四分)如圖。
5. 將勺圖摺好。以文圖貼於底下為座。遂取圖三針貼於圖上。而嵌於勺圖上端之圓孔內。並貼金紙或花紙於其上。則自鳴鐘乃造成矣。如圖。
- 諸君暇時。如作一座。置於案上。甚為美觀。

### 筆筒(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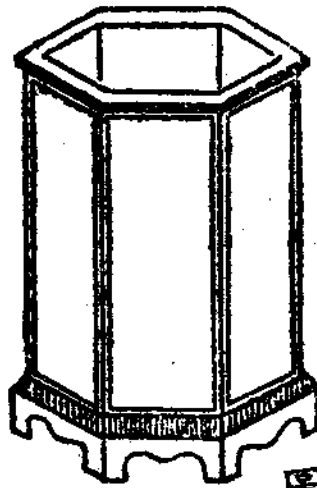
劉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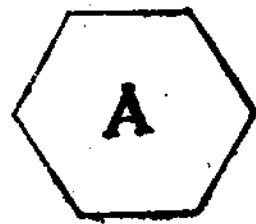
五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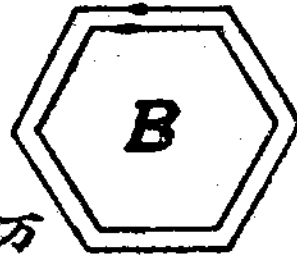
六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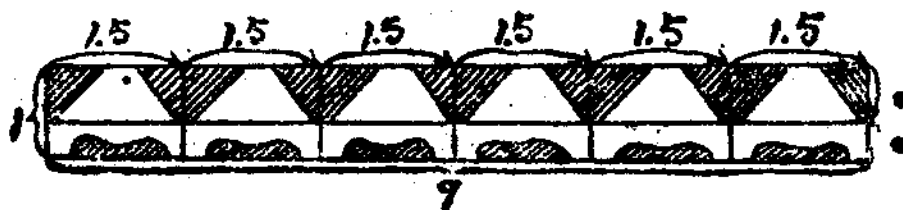
七圖



八圖



九圖



十圖

材料 厚紙。金紙。花紙。漿糊。鉛筆。圖畫紙。  
 用具 圓規。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尺刀。

製法 1. 先將厚紙一方（長約四寸）（闊約七寸八分）分爲六等分。劃六直線。上端（二分）處。劃一平線。由反面切之。如勺圖。

2. 再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一寸三分）分六等分。連結成六方形。又於每方向外劃出（二分）如勺圖。

3. 依勺圖以小刀切之。則得上端之邊。與下端之底。如一圖。

4. 又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一寸五分）亦分六等分。連結成六方形。同一圖（B）之大。一如勺圖。

5. 再將厚紙一條（闊約一寸）（長約九寸）亦分六等分。於下端四分處。劃一平線。下刻花紋。如勺圖。

6. 乃將勺圖依縫摺之。以一圖B由其底籠進。貼於上端爲邊。以一圖A貼於下端爲底。復以一圖貼於底之下面。然後又將勺圖依縫摺之。亦貼於下端底之下面爲座。乃任意貼金紙或花紙。於每邊方格內。可以繪些彩色花鳥。筆筒便造成矣。如勺圖。

諸君於課餘之暇。可作一個。置於書案上。分外雅觀。

# 筆筒 (其二)

材料 厚紙。金紙。花紙。圖畫紙。漿糊。鉛筆。  
 用具 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工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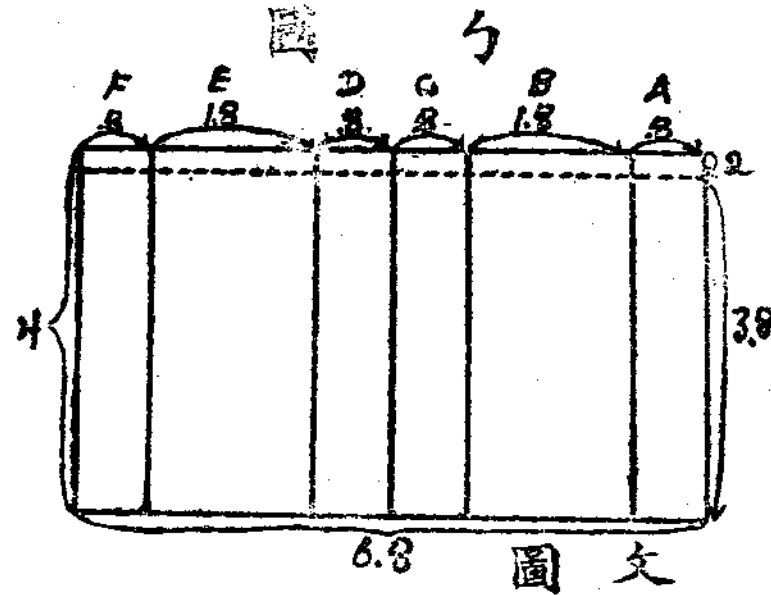


圖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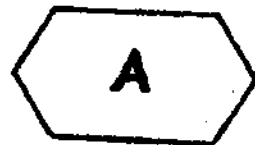


圖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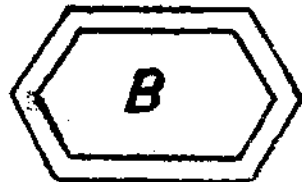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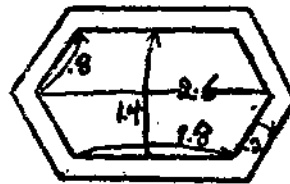


圖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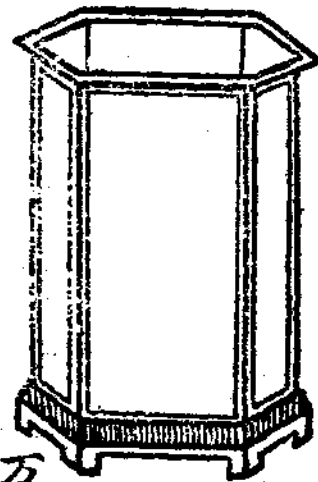


圖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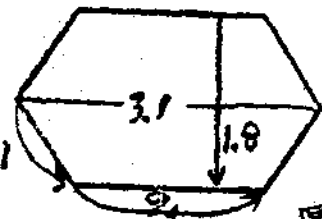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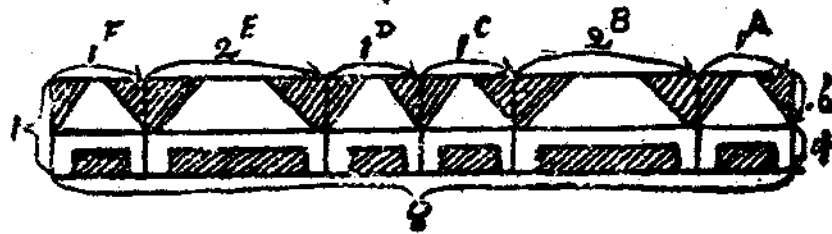


圖 十



- 製法
1. 先將厚紙一方（長約四寸）（闊約六寸八分）於其中劃五直線（A）（C）（D）（F）四格各闊（八分）（B）（E）二格各闊（一寸八分）於其上端（二分）處劃一平線反面切之如勺圖。
  2. 再以厚紙一塊（長約一寸八分）（闊約三寸一分）其劃法如勺圖。
  3. 依勺圖以小刀切之則得上端之邊與下端之底如一圖。
  4. 又以厚紙一塊（長約一寸八分）（闊約三寸一分）同一圖B之大一如勺圖。
  5. 再將厚紙一條（闊約一寸）（長約八寸）（A）（C）（D）（F）四格（一寸）（B）（E）二格各（二寸）於下端（四分）處劃一平線下刻花紋如勺圖。
  6. 乃將勺圖依縫摺之以一圖B由其底籠進貼於上端為邊以一圖A貼於下端為底復以一圖貼於底之下面然後又將勺圖依縫摺之亦貼於下端底之下面為座乃隨意貼花紙或金紙於每邊方格內繪些彩色花鳥則此筆筒遂造成矣如勺圖。
- 諸君何不於暇時一試之置於書案上饒有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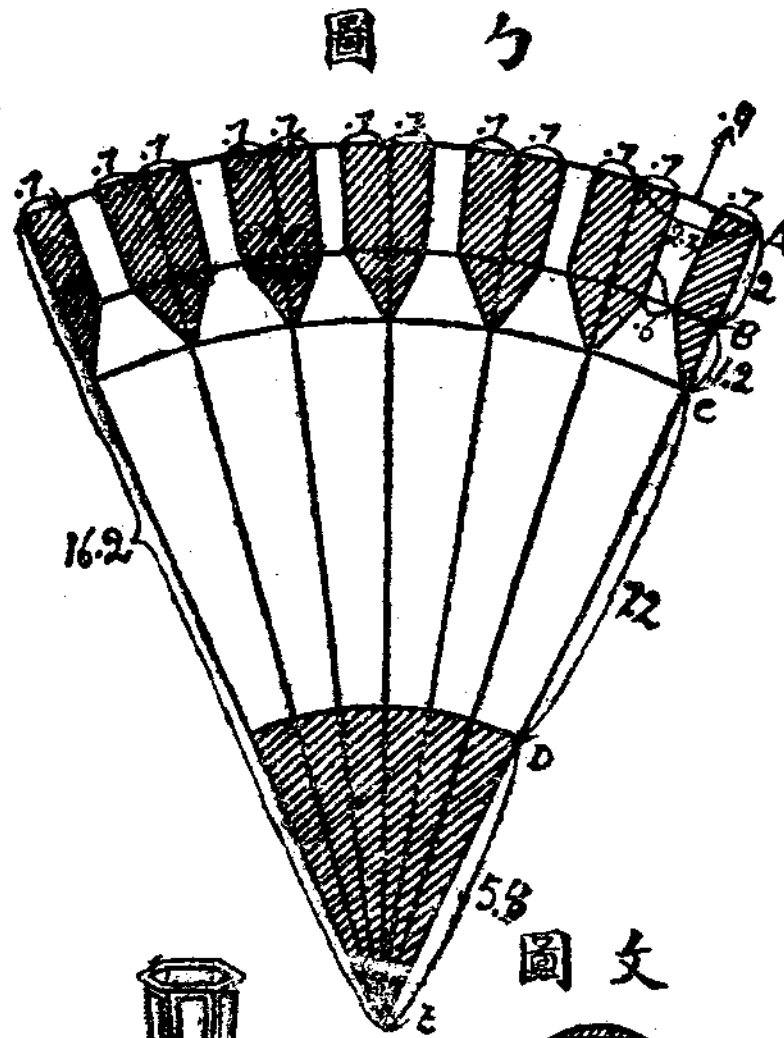
■ 花瓶（其一）

劉建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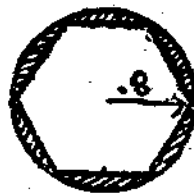
材料 厚紙。 金紙。 花紙。 漿糊。 鉛筆。

用具 圓規。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工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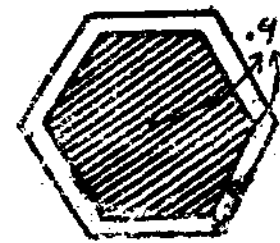
製法 1. 先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半圓形（半徑約一尺六寸二分）為六等分（每等分約二寸三分）中又弧三半圓形。自A至B（約距二寸）自B至C（約距二寸二分）至C至D（約距七寸二分）自D至E（約距五寸八分）劃法如勺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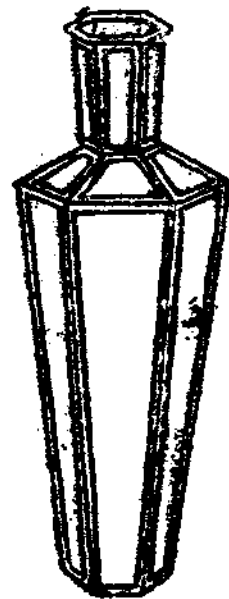
勺圖



口圖



底圖



2. 又將厚紙一塊以D一分弧一圓形(半徑約八分)分六等分連結成六方形如文圖。
3. 再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九分)亦分六等分連結成六方形於每邊向外畫出(二分)如一圖。
4. 將勺圖依縫摺好以線縛之以文圖貼於下端為底以一圖貼於上端為邊於是任意貼金紙或彩色紙之花文而裝飾之花瓶遂造成矣如□圖。

### ■ 花瓶(其二)

劉建安

材料 厚紙。金紙。花紙。漿糊。鉛筆。

用具 圓規。手工尺。三角板。剪刀。手工刀。

製法 1. 先將厚紙一方(長約六寸四分)(闊約九寸)為六等分(每等分一寸五分)其中劃七平線。劃法如勺圖。

2. 又將厚紙一塊以圓規弧一圓形(半徑約七分)分六等分連結成六方形如文圖。

3. 再將厚紙一條(闊約一寸)(長約六寸)亦分六等分(每等分一寸)其中劃三平線。下劃花紋。劃法如一圖。





言文對照  
新法範文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本局所出言文對照新法文範  
均為名人新編切合現代需要

初級

小學

新法文範

四冊 四角

高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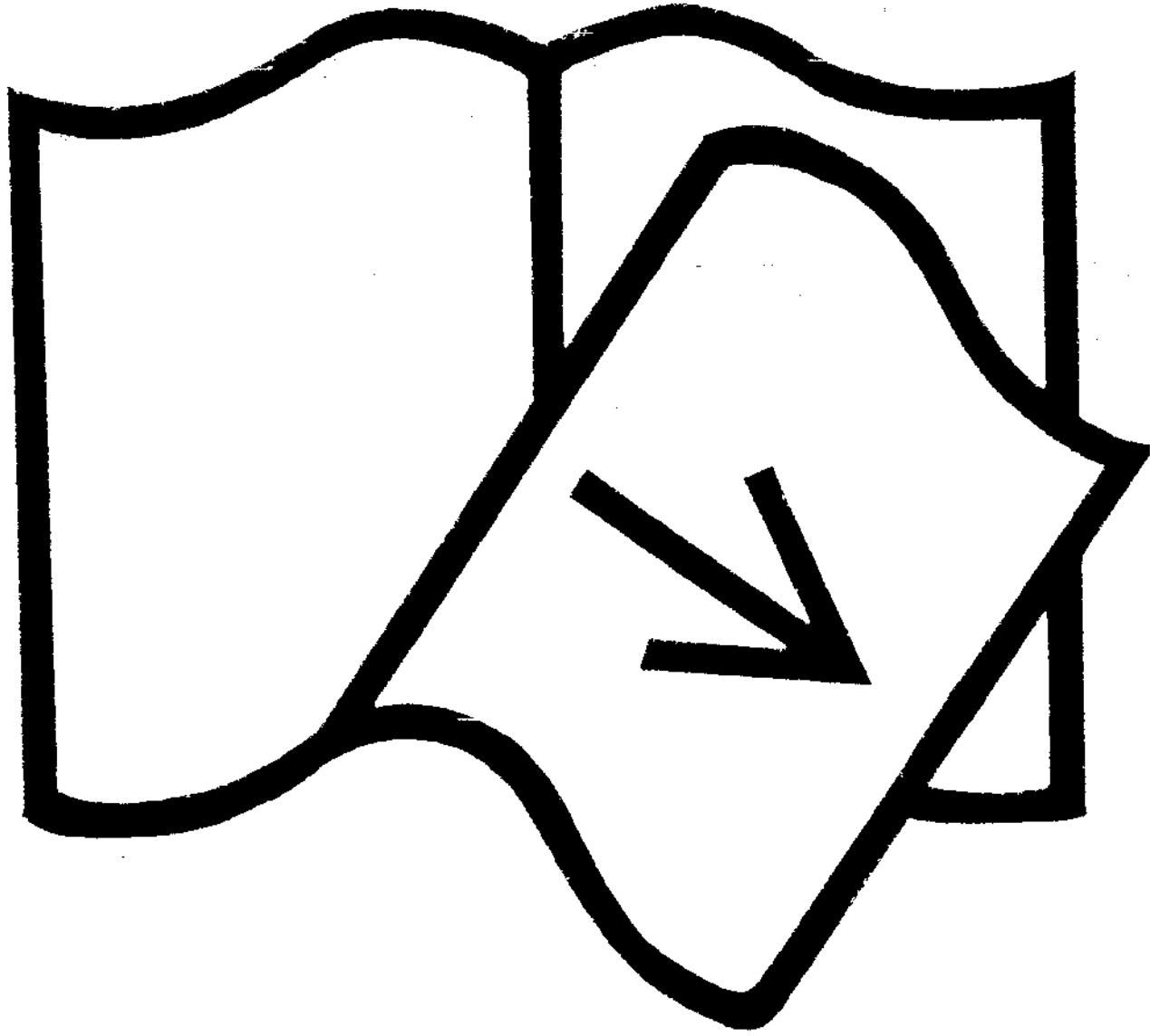
小學

新法文範

三冊 五角

女子新法文範

三冊 四角



缺 **1** - **2** 页

燬。而釜中鷄蛋能熟。豈不奇乎。容予姑試之。

(G) 試後說明。以紙鍋煮蛋。蛋熟而紙不燃着。似與前說相反。不知斯乃熱學定理。仍不異於前。蓋凡物體之燃燒各有一定溫度。謂之發火點。此點之高低。因物體而異。熱之易傳體如金屬物。惟不易達此點。故難使之燃燒。反之如木材等之易於燃燒者。因發火點低故也。紙之發火點頗低。然製為鍋以煮物。則不易達發火點。何則。因火灼鍋底。所加之熱。盡為鍋內之水所攝取。而以之化水為蒸氣。非水化盡。紙不達於發火點。紙之可以作鍋煮物。其理由如此。



歷  
代  
白  
話  
詞  
選

冊一 角五

詞須譜入樂器。對於一音一韻。格律甚嚴。不能勉強。然其初皆作者之自度曲。並無所謂詞牌及規律也。故其自度或倚聲之白描者。實與今之白話詩。有絕相類似之處。如宋蔣捷倚調「霜天曉角」云。

人影窗紗。是誰來折花。折則從他折去。知折去向誰家。檐牙枝最佳。折時高折些。說與折花人道。須插向鬢邊斜。

本書所選。自唐迄清。凡得五百餘闕。皆明白如話。有志研究詩詞者。不可不入置一編。以爲揣摩及參考之資。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